

# 江南兒女

張十方著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 行刊店書新百海上 •

# 江蘇婦女

社租出說小 **平太** 著 十張

照價賠償  
過期一天  
一期計算  
中途退租  
租金不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0189B

『惠蘭，真是囉，看你把你爹給氣成個什麼樣子，』四十多歲的媽媽，微胖的軀體給母性的慈祥牽動了，在發着細抖；聲調更變為奶油般滑軟，而且是震盪着的：『女孩兒家，這麼一天到晚在外頭串，也真是不成體統呢，唉……』

被叫做惠蘭的，為母親底柔和的慈愛與房間裏嫩沃沃的燈光所籠罩，顯出十二分馴服與愛嬌。她坐在黑桑枝木鑲花雲石的老式闊靠背椅，默然微低着頭，黑油油的短髮披覆在額際。間或也驚感地用滾圓的黑眼珠，朝媽媽身上，臉上疾迅一掠；她在觀測着媽媽表露在臉上的感情呢。預備到適當的時候，好立刻編排一段動聽的話，暫時討得媽媽的寬慰。

惠蘭是非常愛媽媽的。要是認為世界上有毫無缺憾的人物，她覺得那就是她的媽媽。從少，她感到媽媽身上蘊蓄着一種奇異的氣味。母親原是特別勤謹的一個人，更癖好整潔。從惠蘭有記憶的時候起，媽媽的衣裳總帶有種柏櫟香般氣味。惠蘭初時嗅到這陣氣息，感到很舒齊。十幾年的長遠時光，一直籠披在它的佈網中。於是孩子的心，就形成了習慣，把這種氣味，幻化為母親慈愛性格底具現了。不管遭逢若何巨大的煩惱，苦悶，悲痛，惠蘭一旦接觸到這種似香非香的氣氛，就什麼都感到滿足，什麼都感到無

所畏懼了。

依照老習慣，惠蘭這時又在媽媽的數說前沉默着。仍然和往常一般，她不禁感到媽媽所說的，並非怨懟，無甯是向自己懇求的語句。不同於往常的，乃是她此時內心不光只感到媽媽的憐愛，同時，她還想到另外一些事。

「我仍然得瞞住她，」惠蘭在向自己說：「甚且更編造一些謊話也必要，反正這說謊的動機是正確的。」

於是惠蘭翹起嘴兒，裝着撒嬌撒癡的模樣，悶着語音向媽媽說話：「還不是到月芬她家裏，幾個兒在一淘看看書都不好？悶在這間小房裏一個暑假，非悶死不可……」

「聽爹爹說，你是到什麼傷兵院裏去的，」母親還是很慈和地說着：「是穆鴻生告訴你爹的，說他家的瑞華也和你們一夥，常常一塊兒去給那些傷兵們寫信啦，唱歌啦，我一聽到就嚇軟着。」

「你聽爹爹說！」惠蘭只能夠這麼簡截地回上一句就頓住。這些天來，總以為瞞得神不知鬼不覺地，在祕密做着的工作，一下給所要瞞住的人知道，惠蘭感到又羞又急。

「爹爹是不會冤你的，我也早聽到一些風聲喲，初時還不大敢相信。想起那些兵大爺，我就怕得手腳發軟呢。」

看到女兒沒回答什麼，以為受到自己的說動。媽媽總是帶着輕易相信的習慣，於是口氣變為更和婉：

『做媽的總爲着你的好處打算呀。又不是兩三歲，自己也要處處當心！女孩兒家，夾在一夥子男人裏面，不害臊的？而且……』一時接不攏來，停住一會：『而且那又是什麼傷兵院，多醜醜的地方……』

眼光凝視住惠蘭的臉上，不禁又生出一種恨不得將女兒永遠摟在懷裏的愛憐感。

母親的娘家姓任，世代居住於這昇平的縣城裏。提起來，她有一個光榮的世系。遠的可不必要去說它，就數她的父親任平瀾三爺，也是一名出色的舉爺。有學問，有身份，光復以後，一直安居家裏，是早就淡薄仕途了。然而，用他底書香世代的資格和雄厚的資財，任三爺自必然是一位名有的紳士。這位紳士以慈善著名，啓建道場，修橋補路，捐款的前五名內，總免不了有他底大名。可是家教却極嚴，把兩位少爺管束得老鼠見了貓，在父親面前只有發抖的份，他對女兒輩却特別寬容。尤其對頂末尾的那位四小姐任俞珍，寬容竟擴大爲放縱的溺愛。

任俞珍在全家的奉承裏長大，她接受母親最後擠出來的全盤母愛，更從母親把一份仁慈的心腸也移植過來。後來她與惠蘭的父親譚雲軒結婚了——其實說是被遣嫁要更貼切——她種仁慈的心地，也是全家老少如實地體味得出來的。

老爺譚雲軒，此時依然在被稱爲小上海的無錫原籍，支撐起一引不大不小的紗廠。雖然現在算是這地方工業界裏的一名風雲兒，手裏也略有積蓄。但他那種從祖父和父親遺傳下來的讀書人氣質，還沒曾給足夠的長遠時間，從骨髓裏沖洗乾淨。逢到偶然的機

會，仍會間或顯露一下。有時碰到攪翻了，他會發一陣大少爺式的脾氣，向底下人大聲喝罵一頓。

可是，譚雲軒並不會以他的高聲喝罵，使闔家人——尤其是譚家的底下人，生出衷心的敬畏。正相反，每逢老爺發一陣雷霆，在老爺跟前的底下人以及成爲雷霆的直接對象的人物，表面上確然裝做誠惶誠恐，像腿踝骨軟到馬上就要抖着跪下去的樣子。別轉一個身，在廚房裏，在下方，底下人便立刻以老爺的雷霆，作爲談笑的資料了。

兩位少爺與三位小姐，從小就給這種氣氛所薰淘，他們也只是表面上向爹爹的怒火裝扮畏懼的人物。

然而，太太所引起的情形，却恰恰反過來。太太難得用重一點的語氣，向底下人說話，更不必說罵人了。她總是以很冷靜的態度，對付着不愉快的事情。她對下人們說話，像說教，又像低聲下氣在請求。她柔聲反覆着她的述說，聽的人，便感到這種柔聲刺入自己的骨髓，覺到比挨老爺罵一千句還要難受，於是從心底生出後悔與痛楚，當時就叮囑自己不要再犯第二回了。至於在兒女方面，那就覺到這種柔音裏，揉蘷有至大的愛撫，自己只能在這種語句前面低頭靜默。

母親已是快近五十的人了，可是表面看起來，還只像四十零。人們都將這點歸功於「保養」。大女兒惠菁，已出閣好幾年，並且養了一男一女。二少爺惠甫，負擔紗廠一部份直接的責任，作爲爹的左右手。三小姐惠珠也是有丈夫的人，四少爺惠文還在上海



一家大學的商學院，專攻銀行會計。經常在家的，就是頂末尾的女兒惠蘭。母親對末後的女兒的偏愛，養成惠蘭一種無形中超越於兄姊的優勢。

惠蘭帶着一副全家聞名的剛硬性格，幼孩時期，一個不如意就摔飯碗；拿起刀啦棒啦什麼的，去追着打家裏的女僕人的事，已然成爲親屬們對比較長大着的惠蘭取笑的資料。

她長上一雙特別圓大的眼珠子，一滾一轉地在濃黑的兩撇眉毛底下閃爍。從小人們看到那副模樣兒，就說她真像洋娃娃。長到十七八歲，惠蘭已經是一位異常標緻的姑娘了。個子長得雖然矮細點，蛋形的臉孔飛着嫩紅。微笑的時候，左頰有時會無意地露出淺淺的酒渦。而且很會笑，笑的樣子特別美。笑聲是清脆的，斷續地散發出，像角鈴在曉風裏震盪着一般。單祇用這副外形，惠蘭在整個家庭與整個學校裏，已取得無數的羨慕眼色。

在女高師，她剛讀完第三學年。這個暑假後，便跨入可以望得見畢業的影子的三年級。在學校裏，她並不怎麼得人和。她的驕傲，過份的自大與非凡的聰慧，都是引起同學妒忌的因子。只是先生對她好，說她聰明，前途有希望。

然而，她也有十分投契的同窗，那就是穆瑞華、過月芬、梅玉涵、尤靜她們。合起那譚惠蘭，她們在學校裏一向是被稱爲五才子的。

她們都聰明，也還用功；都迷着於文藝，喜歡弄新詩，壁報上每期大部是她們的作

品。除了被同學們目爲未來的作家外，她們自己也似乎在計劃着，將來要成爲名作家啦。

可是她們却各帶有不很相同的個性：譚惠蘭外柔內剛，性子執拗得要命，有着使性硬幹自己以爲不錯的事情的氣質，而且驕傲自大；穆瑞華却帶着非常柔和的性格，有點懦弱，非常拘謹，毫無主張；過月芬虛榮心最重，活潑刁皮，高興時大呼大叫，熱情易感。受一點細細的事情的激動便立刻興奮或頹喪起來；梅玉涵是沉着的，很工心計，有決斷，作事謹慎，手段圓滑；至於尤靜呢，是她們中頂富辯才的一個人，你真不容易說得過她，而且她頂勇敢，敢作敢爲，富於冒險的氣質與幻想，常常爲一種未來的偉大計劃而陶醉着。

她們中，總好像有點什麼給聯系着；她們雖也互相關心，彼此不滿，但也彼此合作。尤其碰到要對外應付什麼的時候，五個人便澈底合作，結成堅牢的團體。於是衝鋒的有，在背後妥籌大計的也有；搖旗吶喊的有，拿出真本領去拚的也有。

在學校裏是這樣。學校裏放暑假了，她們的團結並沒有因而鬆懈，且變得更緊密起來。他們既然住在同一個城市裏，再加上休假時間空閒，接觸的機會便更多起來。幾個人老是集在一淘，想着更精彩的花樣，來度過兩個可以自由支配的月份。

這假期剛開始的時候，五才子就有過集議，擬就很充實、很完善的度假計劃：讀幾本什麼書，寫幾回生，練幾支歌，到什麼地方去旅行幾番，集體或個別寫些什麼文章

等等。

她們的計劃剛要起頭執行，一件突發的事件，給她們的幽靜情緒以一大衝擊：「七七」在歷史的紀載上掀開新的一頁。

這對青年人的確是一樁大事，尤其對那輩熱情的青年人是一樣。要是在學校裏，王涵她們又可以很不寂寞地做一番煽動性的宣傳工作。然而此時，力量被分散了，她們首次感到缺乏附和者的孤單。不過她們並不就這麼放鬆下去，她們密切注意事件的發展。當天上午便運到的上海報紙，成爲最吸引她們的東西。每一條電訊都不肯被放鬆，像煞要從其中找出什麼令人滿意的紀錄。隨着報導底一張一弛，她們底感情的弦線，被振緊又被放鬆。有時她們興奮得跳起來，擺動着黑油油的長頭髮，自己也不知所以地大聲呼叫。可是一陣鬆散的消息一旦傳到，她們覺得恍如突然下過一場急雨，天還是陰沉沉的，空間甚且連風絲也沒有，死靜到了難堪的程度。

她們熱烈討論着，帶着出奇的幻想，把事情老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推測去。到後來甚且想像自己也是事情的裏中人物，於是快樂得銳聲地笑出了。

擬定一假期計劃，不能不大打折扣，被實行得很不滿意。一天天在情緒的緊張激動中過活，人變得很是慌亂困惑。雖然對計劃突然想起來，並且互相約束着要馬上實行的事也是有過，但一忽兒，或則因爲一張報紙的遞到，又或打從上海來的人口裏帶到一個好的或壞的消息，立刻就會成爲一種不可忽視的引力，夠她們五人一天半日的探討，與

奮、憂慮、傷心、喜悅、沉悶、推忖……

一個月，在紛亂無序中，是跑得特別快速的。八月初頭，天空遼闊地飄着仲夏的白雲，像炎熱的火焰燻出來的烟絮；熱浪帶扇無聲的暴威，肆虐地向京滬線一帶掃蕩。人們在呆板的酷熱中，感到深度的惱悶。楊樹枝梢的葉片，在刺眼的陽光底下停止擺動，知了密躲在棗樹葉罅間嘆怨出單調的聲息。棉田間棉苗已經長出尺把高，可也垂頭喪氣，靜立在田畦裏；甚且一個個滾圓的西瓜，似乎也很怕熱似的，躲向西瓜葉底下，兀自納悶……。

比較鶯飛草長的暮春三月，初秋的江南景色，是要更爲濃烈的。暮春的江南，還是含苞待放地，像一位剛待成長的少女，於秀麗中無論如何掩飾不了她的胆怯怯。嬌羞與稚弱；初秋却是位十足成熟的少婦，風韻豔冶，身格健美，是使人覺到不單祇宜於欣賞的一種姿色。

可是今年很不同，自從八月九日起，「虹橋事件」好像突然飛來的一隻巨力的手，緊緊捏住這城市裏的居民的咽喉。他們恍如乍等待一種能使人粉碎的暴力的降臨，屏息住呼吸，瞪大了眼珠；同時就特別感到天氣酷熱難耐，感到無法排遣的困惑與悶鬱。

惠爾她們所感覺着的，是一種不能安心做任何事情的極度混亂。要她們中的任何一位，說出自己心頭的情愫，那是絕對不可能。她們給一種極大的興奮所佔有，盲目的、衝動的感情完全駕馭住五位少女底易感的心。她們安靜地坐一下兒的耐力也被剝削了。

而更使她們感到難堪的，是不知道自己應當怎麼辦才好。

八月十五日的早朝，太陽照例自東邊出來，表面一切沒有什麼變遷。大多數的人安詳地在家裏喫早餐的稀飯，鄉下人仍舊挑着蔬菜進城；白雲在飄呀飄的，麻雀在簷頭很勇敢地翻跟斗打架。一切都循着老軌道行進，硬要說稍微有點不同的話，該是這天來得特別沉悶。清晨的爽快與輕鬆，也給人們緊振的心弦給忽略了。像煞從床上一張開眼，所有的空間便立刻盪漾滿急促與繃緊的個體。

在人們感到將有什麼可怖的事件馬上會傾瀉下來的不平凡的肅穆景象中，可以看得過月芬正跑着急促的步武，通過晨早的嫩陽，帶着嘯嘯地喘氣，跨上譚家的紅石階臺，直衝進門裏去了。

在臥室裏碰着剛起床的惠蘭，過月芬像一頭受鶴鷹趕急了的小鳥兒，張開小嘴儘在吐氣。眼珠鼓得圓圓地，頭髮披着像煞零亂的鳥羽，她一時回不過氣來說話呢。可把惠蘭嚇了一跳，以爲不知出了什麼天大亂子。

『月芬，你說啦，』惠蘭急得在跳腳；『什麼事叫你急得像一頭小狗樣，快說呀！』

『打起來啦，昨晚打起來啦，在上海，爸爸說的，爸爸這會兒回來了。』月芬在急匆匆說話。

聽到這串斷續的話的惠蘭，當時的思想正如一片悠悠變幻多端的雲彩，是難於摸捉

與描畫的，她一時找不出要說的話。

還是月芬比較和緩的腔調，接着說起話來：『爸爸一聽到打起來的消息，便立刻想辦法趕回囉。詳細的情形還沒曉得，不過雙方的確真的打起來啦。我等不及爸爸再說下文，趕忙飛跑過來告訴你……』

『哪，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吃過稀飯，找她們去討論討論。』

約莫十一時頃，五才子在梅玉涵家裏集議，月芬搶着報告一通，還添油加醋地；梅玉涵只是噙住一個冷笑在嘴角，坐在旁邊注意地聽；尤靜不時想插入一兩句話，覺得這消息給月芬搶了先，自己很不值得；瑞華面容緊張到帶上蒼白，像還有點發顫；惠蘭握緊住小拳頭，要拚命槌什麼人兩拳才好。

『我們怎麼辦呢？非參加不可。』月芬是這麼結束着談話的。

『是，是的，馬上就參加，我第一個先去，去當學生軍。』尤靜搶着急促地說出口。

『我才不會比你去遲些，第一個去的怕還是我，不歸你月芬。』惠蘭很驕傲地大聲說着。

『哼，哼，看哪個先參加，事實勝於雄辯，我月芬要比你胆小些不姓過。』

『光跑去有什麼屁用，我要第一個衝鋒給你們瞧，割顆東洋鬼子的腦袋回來給你們當矮板凳坐吧。』尤靜不甘落後，一口氣飛快地說完，急得月芬直蹀脚，想插嘴也無從

插起。

「噢呵，吹牛皮。還沒瞧着東洋鬼子的模樣兒，你尤靜怕就給嚇破胆，不望回跑脫鞋子才怪！」惠蘭直對住尤靜把話擲過去。

一逕靜默着的梅玉涵，這時才用平常一般緩慢的語調，冷冷地說：「我看你們先沒有打東洋鬼，倒要自家火拚起來哇。你們三個先到外頭決鬥一番看。」

受了這一瓢冷水，三個人雖則沒真的到外頭決鬥，可馬上啞起嘴來了。轉着眼珠子互相瞧瞧，然後一齊把眼光集中到梅玉涵身上。

她們平素對梅玉涵的鎮定謹慎，工於心計的優點，是早已很傾服的，有什麼事發生了，總由梅玉涵出主意，作結論。像接受指揮一般，她們大都找不到什麼更高明的計策來反對。

「先別忙，把事情的真象拜清爽再說，」玉涵的語調仍是慢條斯理地：「究竟怎麼打起的，到了什麼樣程度，將來怎樣發展下去，首先得弄個清爽，再來想進一步的辦法，不要盲人瞎馬，亂衝一泡。」

其後，果然打得一天比一天激烈，甚至無錫上空也有機會看到塗臭鴨蛋黃徽的飛機。月芬，尤靜，惠蘭三人天天在討論着，激動着，爭吵着，以至什麼事情也做不出來。一直到無錫成立臨時野戰醫院，運來一批批負傷的榮譽戰士。這才由梅玉涵出的主

意，她們都到醫院裏去服務。雖然每天抽出不過一小部份時間，而且所做也僅只限於替戰士們寫寫家書，捲捲繃帶等類的輕易事，但必須嚴密地瞞住家裏人的警戒心，無形中將這些輕易事在她們心頭增添了斤兩。

她們開始服務後還不到三個星期，事情便有點兒不妙。首先，不知到底怎麼攪的，給穆瑞華的父親穆鴻生知道，他告訴給譚雲軒。做媽媽的聽到，當天晚上乘爹爹還沒從廠裏回來，便把小女兒叫到房裏，想好好地勸說一番。

及至看到女兒加一臉稚氣的可憐相，默默地眨着眼皮像快要掉出眼淚來的樣子，做母親的心頭也覺得怪疼，倒怪自己的話說得太重了。

『其實你比媽還能幹，既是讀書明理人，自己處處當心着點兒，媽又不能老跟你住的，』母親企圖把話轉到更和婉的情調上：『這時要是真想給國家做點事情，倒也沒有什麼。我只怕你們在外面胡鬧，做出什麼事給別人笑話，你媽是担着更大的心事呀。』

女兒知道媽媽心腸軟，話到轉機時候，便趕忙以撒嬌的，帶着鼻音與喉音的語調說：『我們有玉涵她們在一淘，也不過偶爾去去，還有別的同学，還有別個學校的女學生。而且這一次是打東洋人，大家蠻義氣的。負傷的給扶下來，還想衝上前去再打。前線兵士們的舉動才真夠人感動，媽什麼時候有空閑，到傷兵醫院去看看就曉得啲。』

『我才不去，』母親不禁嗤地笑出了：『早點去開去啦，以後要當心點！』



塗着臭鴨蛋黃徽的飛機，在無錫上空出現了，並且還在車站左近投過炸彈。人們給轟轟的發動機底暴音與隆隆的炸彈聲牽動得心頭有如夜晚的燭焰，儘在跳躍。謠言像春風中的柳絮，飄滿一城。胆子小的人收拾細軟，老太婆小孩子在做着下鄉的準備了。只有一班青年人，尤其一班在家裏度暑假期的青年學生們，像服了什麼興奮劑，都激動起來，興奮起來。他們有些整天忙的忙碌着。向東開的，載滿上前線的將士的列車，若然爲着交車稍稍一車站停一忽兒，便立刻吸引來一批青年男女，立刻有熱的開水，麵包，糖果乃至毛巾等等，打從車窗遞了上去。雙方都像熟識的老朋友般，爽朗地笑了。

車站變得更熱鬧，除了開赴前線的列車不斷通過，還常常開回一些載着負傷戰士的卡車。這類卡車一開到站，立刻被守候在站旁的青年人蜂湧上前包圍住。他們中有各種自動的組合，來送着吃的東西或尋覓自己獻身幫忙的機會；也有由傷兵醫院派來，負責候接負傷戰士的。梅玉涵與譚惠蘭她們，就不時可能在這一羣隊伍裏出現。

八月二十二日敵軍在吳淞及羅店登陸的消息，初時也曾給這古城一下有點兒份量的打擊。敏感的、缺乏自信的人們，瞎猜一番，忖測着敵人會在其他沿江的口岸登陸，像煞一步就可能跨到無錫一樣。用這類毫無依據的猜度，給自己的精神以一種虐待。於

是像病菌一般，它一下散播着色色角度的恐慌與紛擾。及後看到我軍還是很有把握，將敵人咬住了；在糾纏着，展開難解難分的苦戰，敵人並不一步就跨得到身邊。大家便又大大鬆口氣，變得意外地安心。

其後是我軍退出大場與閘北，敵人在金山衛登陸，包抄上海後路。這些或大或小的事件，都無例外地在這個戰線後方的古城裏，製造一張一弛的氛氣。在這氛氣中，展開人們的色色活動。直到十一月八日，我軍退出滬西，浦東，放棄大上海，這才是一個確定的打擊。它掀起顛簸的浪頭，向這古老的小城傾過去。

譚雲軒的工廠開始停工了。這以後的問題呢，譚雲軒跟他的老朋友穆鴻生討論過的。參加這次討論，還有少爺譚惠甫，大姑爺江元麟律師以及鴻生的大少爺等。他們根據「大亂避鄉」的原則，擬就一個疏散計劃。這於穆鴻生是頂方便不過的，他大部份的田產在河埭口那一帶，城裏廂一些細軟，捆束一下豈不容易？可是譚雲軒方面，却不能不很需要花費點兒準備工夫。雖則他也不是沒有一小部份田產在鄉間，但大部份的財富是放在紗廠裏。小山一般堆積着的紗、棉花、還有機器，頗要一點搬運的時間。於是從決定疏散的時候起，他就動手實行起來。

譚雲軒參照着過去的經驗，心裏總在想，這是「一二八」的擴大吧。大不了鄉裏躲些時，回頭來再開他的工廠，所以心裏是滿鎮定從容的。

過不了三天，家裏的動靜漏不脫惠蘭的眼，一下子，她看破父親的打算。「可是，

這一次是大的戰爭呀，「根據所接觸的人得來的消息，惠蘭立刻就這麼想：『怎樣能做這糊塗打算，獸在家裏等死。』於是一眨眼，她去找她們商量去。

在梅玉涵的臥室裏，五人會齊了。

『他們決定留着，必要時望鄉下躲去哇，這真叫急得死人！』惠蘭作一番報告後，鼓紅着臉，急匆匆地搶出這一句。

『我爸爸也這末打算呀，家裏都贊成，只有我心裏不願意，』穆瑞華說到這兒，頓住一息，眼睛望向尤靜她們，喘喘着問：『你們呢？』

過月芬搶着回答：『爸爸托人帶了信來，要我趕快想辦法到上海去。他說上海有租界，頂頂安全。可是鬼才願意悶死在租界裏，喂！』

『三十六着，我決定走，反正媽管我不着，一溜溜跑了她拎起燈籠也找我不到。醫院裏這兩天正打算搬，陸主任說：』

尤靜的話只說到大半截，給月芬插斷了：『嗨嗨，又是走，又是陸主任，說得倒乾脆得很呀！』

尤靜臉孔一下潮紅，眼珠子一楞，頭壳一擺，馬上要發作起來的樣子。梅玉涵鎮靜地微笑着，緩慢而堅定地吐出的語句，又使大家很注意聽她去了：

『瞧你們真是，這時還要吵一架收場吶，』以稍稍的一頓轉過了話頭：『醫院要撤退的消息，我也早聽到了，照情形來看，大概非撤退不可。而且還有消息，說這一帶都』

得撤退。至於我們哪能辦呢？」

她望一眼其餘的四位，看樣子知道不會得着回答的，於是接續下去：「至於我們哪能辦呢，這兩三天我一直就想這個問題。留下是不成的，最後我們的決定也是走。我們要借戰爭的烽火磨練自己，也好把握住這個機會，給國家民族出一份力氣……」

尤靜搶着插上來：「我第一個贊成走，走！我說頂好上前線去，跟東洋鬼子碰命去。」

「事情倒不是說來這般容易地。我們不會得放鎗，到前線送死，也沒得什麼意思。還是在後方找點適當的事情做做。這點我已想過來。照目前的情形，要跑嘛，唯有跟着團體走。不過這事可要絕對秘密進行，萬一走漏風聲，怕就得有人跑不成。」

玉涵末後一句話，倒不一定指誰說，可是它立刻在四個躍動的活潑的少女的心裏，引起色色的憂念，她們四人都感到那句話指的正是自己。

尤靜馬上想起自己那守寡母親的可憐相。自己誠然一點兒也不怕她，可有時是很可憐她的。想到愛女跑走後的母親的惶急與悲傷，便不禁「哦」地叫出聲來了。

瑞華所感到的，就一味是怕。嚴厲的父親，連叔父叔母也算在一淘，似乎自己即使跑離得遠遠地，仍將每時受到種種約束的威脅。怎能有勇氣逃跑呢，這點她簡直不敢多想。她只能悲悽地吐着一縷幽怨的思緒：若然媽媽還活着，那該多好啊，一切就不愁沒有辦法。

至於譚惠蘭的感情上的反應，却是很複雜微的，那是一種懼怖、悲傷、惶惑、猶豫的混合體。她怕她的爹爹，但更主要的，是她捨不得離開可愛的媽媽，尤其捨不得離開像至寶一般地疼愛着自己的那位年老的祖母。與十幾年生活着的環境別離，對她簡直一樁殘酷的事。

玉涵那種鎮靜的，像說着與自身毫不相關的別人閑事的語調，又緩慢地說道：

『自然，要跑嘛，各人都有自己的難處。不過到這時，是更需要鼓起更大的勇氣，突破這重難關。這時正需要我們勇敢地與感情搏鬥，克服它，』很自然地她重複着往日在學校裏聽丁先生經常說起的一些話：『我們要做感情的主人，把理智請出來判決一切。我們要出力擺脫家庭的鎖鍊，不要永遠變成它的奴隸才好。』

看到別人都在聽自己的說教，玉涵又繼續說下去：『目前形勢很明顯的，這回是打的一場大仗。這一帶遲早會守不住，我個人絕對不願意留在這兒當亡國奴。有誰願意啦？我們要將來打回家來，這時就只好決然離開家囉。自然啦，誰願意離開自己溫暖的家？我知道惠蘭就第一個捨不得……』

『我沒有……』突然覺到有種迷迷糊糊的感念泛上心頭，以至使她不知要怎麼說下去。

梅玉涵底緩慢而清晰的語句，將惠蘭說不出來的話給擋了回去：『現在大家都同意跑嗎？』

『同意！』尤靜第一個叫起來。

『同意！』

『同意！』

『贊成！』

『對這件事，我和月芬的情形是比較好點。反正姑媽奈何我不得，將來爹曉得了，說不定還贊成我，所以我可以放胆的啓去。月芬她爹媽在上海，要瞞過孀娘豈非容易？尤靜能夠硬起心腸，也可以不管三七念一。唯獨惠蘭與瑞華你們，』玉涵把臉轉向惠蘭她倆所在的方向。『萬一家裏就要搬下鄉去，你們跟着去是不成的。所以我們不單要祕索從事，還要先發制人，你們家裏哪天搬？曉得嘛？』

『定期是沒有聽到說，不過看樣子總有個七八大吧。』

『你呢，瑞華？』

瑞華給玉涵的一問，從一種迷惘的眩惑中拉醒轉，瞪着那雙怔怔的眼珠。愣了好一會，才像方始記起被問的是自己，又約章想得到被問的是什麼，於是擠出一句答話來；『大概也差不多吧。』

『哪，事情還來得及，還好辦吶。我剛上午聽到醫院裏廂的人說，五天之內是無論如何得向後移動的，而且據說上頭的命令也下啦。還聽陳醫官說，院長將個別通知參加過工作的人，醫院方面歡迎他們隨院後退，想來我們參加是不成問題的。這點由我和月

芬負責向院方接洽吧。」

人們好像全失去自己的主意，聽到玉涵這麼鋪排，其餘的四人只是機械地點着腦壳，事情便如此地決定下來。

臨到快要分散的時候，玉涵不放心，還把她們四人再多留下一息，表情放特別嚴肅，一股正經地用關切的語調向她們再叮囑一番：

『至緊，至緊，要不露聲息，要祕祕密密的暗中準備好，說不定一下說起就跑的。這在我們是一件交關重要的事情，馬馬虎虎是弗成功的。既然決定走，就要走得好，勇敢地朝前面衝，將來打了勝仗再回轉！』

從玉涵叔叔家散出來，已經是初秋黃昏時份了。一抹斜暉，黃澄澄瀉在街頭，把四人的影兒長長地拉印在石板路。兩三頭初從北方遷來的烏鴉，掠過頭頂，辛酸地擠出了流浪者的嘆息般悽咽而單調的嗚叫。

到十字街口，四人一下又分開，陡然變得孤單了。每人那時像剛回復了知覺，感到的一種揉雜著興奮與惶惑的意念，以至每人霎時無暇去領會自己的感情。尤靜與月芬無甯感着比較興奮點，嘗味於新鮮的冒險計劃的陶醉裏。瑞華迷感到簡直喪失了意識，穿着白帆布馬強膠鞋的雙腳，本能地移動自己的軀體。瘦削的臉孔給塗上一層迷惑的色素，稀疏的眉毛下是一雙投向於冥想的眼睛。她未能很有系統地想起剛才的事，又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竟然贊成了那個計劃的。於是不安，困惑，惶亂，恐懼，便向心頭紛至

查來。惠蘭呢，因為住得近，用不到一忽兒就快到家。而當她遠遠望見那兩扇大熟悉的朱色大門，突然鼻頭一陣酸，兩鬢濃眉底下的大眼珠，迸出兩顆淚水。

第二天下午她們再集攏的時候，玉涵宣佈的消息，說是後天早上一準走。過份短促的時間，使聽到的都不禁一怔，幾乎希望那只是一個玩笑。然而，梅玉涵緩慢而堅定的語句又響開來：

『一切都接頭好啲，不生問題。我們要在下午五點以前到車站會齊，車子晚上開的，選也選不着這麼好的時間了，有一個大白天，我們正好從容安排脫身的辦法。不過要記住，東西是要少帶，頂好只帶點兒現款子，聽說車上擠呢。帶多東西，什麼都不方便。』

曾經一同去接頭這件事情的過月芬，帶着要給人們報告一樁重要新聞那樣的緊張表情，乘玉涵的話暫時停止住的瞬間，趕忙插入一段：『聽說將來用的東西都由上頭發，男的女的都穿軍服。還聽說參加的學生和青年人很有幾個。在醫院門口碰到尤靜的表哥施甫和，他也參加呢。』稍爲頓一下，月芬把話頭轉向別一方面：『這幾天前方的消息不大好，昨天我軍退出滬西，浦東，大場方面此時吃緊得很。又傳聞大隊敵人在瀏河方面登陸，所以醫院奉令早日搬家。』

大家都沉默着。

『你們還有什麼意見嗎？』



『我是決定跑的，愈快愈好，』尤靜第一個叫出來。知道表哥施甫和也在一淘，她簡直希望馬上就動身吧。

『我也決定！』

『我也決定！』

『東西要越少帶，』玉涵還叮囑一番：『行動要不動聲色，我們採散兵線的辦法，各跑各，四點半鐘一準到車站對過那家小茶館裏會齊。』

x

x

x

x

時序雖然剛恰算是跨入初冬，但在江南，這時可仍會很清晰地聽出冬的跫音呢。原野鍍染着一抹淡黃色，棉田裏的棉枝綻出的朵朵白絮，遠遠也可能看得出，使人疑心是草叢中一匹匹野兔的耳片呢。敏感的楊樹已經給自身剝脫光光，一簇簇綠竹搖曳於沙黃的背景上特別觸目。它們大都四下圍攏着，作成村舍底雅麗的鑲飾。也就靠了這點兒綠氣，使人不致對周遭感到太寥落的氣氛。江南的初冬原就是一位半老徐娘，還拋下若干殘餘的風韻。

冬日沒有落雨，蒼穹顯得很是清明，氣候他未曾冷到叫人們縮緊頸子袖上手，使瘦楞楞的老黃狗拖着尾巴躲到灶房裏的程度。按照往年習慣，這時恰是喝四兩鬱金香，鬥半晚紙牌的理想季節。然而這年，無錫城裏的居民，像從心底湧上一股冷意。雖然也有喝酒打牌的，但總感到點兒不對勁。滬西我軍撤退的消息，隨同微風散播着的油菜花

香，已經遍佈每一角落。

正當玉涵她們決定走的那天，早晨人們還睡在床上，睜開睡眼，要從窗紙探測外面的表情，於是馬上意識到一種迷惘的灰黯，情感不禁墜向沉默的愁悶裏面去了。凝神地聽周遭私語般軟幽幽的簷滴，是在下着冷毛毛的初冬的細雨呢。

惠蘭在鷄啼了好一陣以後，纔稍爲瞓着一下，此時又帶着倦乏醒轉來。昨晚從上床起，她便翻來覆去，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思緒非常零亂，不絕向腦門中躡進躡出。那是一種把回憶、幻想、離愁、懷戀揉在一團的東西，它或緩或急地向她槌擊。使她生不知是興奮呢還是悲哀的難解難分的感覺。

她覺着媽媽這三兩天來是變了，變得怪。媽一直沒和她說點什麼，可是時常用一種慈和的眼神，向她探着，好像早已看穿她心底每一點隱秘般。每番接觸到這種眼神，她總會不自覺地微微一抖。母親太是可愛，太使她不願意離開。奶奶這些天來也似乎對她特別撫愛，每當她從外面回來，就纏着她問東問西，生怕她又溜出去似的……

「我不能丟下她們，不能，」他這麼向自己肯定着，乃至不敢涉想離開她們以後是一種怎樣的情景。

平素有時甚且會討厭着的這個家，此時却以特別美麗的姿態向她顯現了。十幾年生活着的地方，是多麼地熟悉啊！一張老式的太師椅，一個發生枸櫞香的衣櫥，朝東的小窗，院子裏的紫籐架，一軸唐伯虎的山水，一隻喝茶的淺紅色玻璃杯……平日毫不注意

的事物，也帶上深濃的可愛的氣息，在向她招手。

「我不能跑，我不能，」她不禁再一次向自己叫出了。

可是，跟着，更大的興奮隨同種種幻想掩上來啦。同時，爲民族，爲國家的熱情，更有力地向她盪激，內心起一陣子矛盾的感覺以後，終於對家的戀念被壓下去了。想到寬闊的大地可供任性飛翔，衆多的工作可供自由選挑，大家都很熱情很興奮地工作，都爲着打垮共同的敵人努力，沒有自私，沒有卑劣……她恍惚已經置身於一種幸福而快愉的光亮場合，自己就是那其中的一份子，是多麼值得驕傲的事。禁不住飄飄然起來，自己的軀體一下子增高了好幾十倍似的。再一回瞥齷齪，瑣碎，陰黯，沉悶的家，便不期然萌生卑視的意念。

「我什麼不去呢，」她又一次肯定地向自己說：「我非去。這樣子，斷斷乎不要留在家裏做亡國奴，打跑東洋鬼子再回來吧，嗯！」

一種新鮮的意境引誘着她。她迅速爬起床來，再一次檢點昨兒大致收拾好的物色。那就是用她平素慣於提着上課的小籐篋，裝上幾件頂簡單的用品：一件陰丹士林布罩袍，兩套內衣，一件紅毛線背心，襪子，紙張，鉛筆，牛骨梳子，小鏡子……給一個小籐篋給填得滿滿了。

喫中飯的時候，她簡直不敢朝奶奶和媽媽認真瞧一瞧。每當偶爾向她們閃一眼，幾乎無例外地會恰巧碰到對方朝自己望過來的眼色。那眼神，恍惚把她看透了，因而無例

外地送給她一個暗地裏的塞噤。於是她只好儘量埋低腦袋，快速把飯扒進口裏。心頭感到一陣酸楚，強忍住又一次幾乎掉下了的淚水。

爸爸這些天都不在家裏喫午飯，忙向遷移工廠的事情上頭，這使惠蘭減少一層威脅。媽媽這些時是表面不動聲色地注視她；在喫午飯的時候，就不絕拿探索的目光向她瞟，可並沒說什麼。可是奶奶却已經向她嚙嚙了兩番，說她喫飯不像樣，想什麼心事去啦。

惠蘭離開家的時候，約莫是下午三時頃。一種不知從哪兒來的勇氣，使她跨着大步邁出中門。她除了碰到李嫂外，再沒曾遇着其他的任何人。灰濛的天還在淒幽地撒下雨的粉末，微微蕩漾初冬的冷風。惠蘭腳跨出大門，心頭禁不住陡然軟下去了。望向行人稀疏的街路的前頭，給淒迷的風雨塗成一片黯澹的光景。像是祇要你一旦躡進去，就馬上會滾墜向冷酷的，陰森的，黑暗的深淵裏。一種近乎懼怖的感念，留住她的脚步。回轉頭，向那大嘴巴樣張開着的中門裏廂擲過一瞥。恍惚無數副熟稔而溫慈的臉龐在那兒出現，向她點頭，向她招喚。一陣溫煖的氣氛迸發出來，使她幾幾乎可能接觸得到。然而，就在這時，長的黑眉毛作一下牽拉，強毅的眉斷跳上眉梢；上齦列碎玉般白瑩的牙齒，壓向下唇用力一咬，惠蘭底空出的右手，握緊成小巧的拳，向下一捶；非常敏捷地，她別轉頭，在同一個時候，兩隻穿平底力士膠鞋的健壯的細腳，向前踢出有力而肯定的步調。

昂起頭，齊頸額截斷的黑髮給風挑動得微微地飄呀擺的，有力的脚步搖動一段單薄的身影，沒向初冬風雨淒迷時節的，冷落的，灰濛的街角去。

爲了避免夜巡的敵機跟蹤掃射或轟炸，自無錫站向西開的夜行列車，每列車廂裏僅扭燃一盞泡兒罩上黑布套的車燈，遼遠地綴在車廂頂棚中央，像寬闊的沙漠當中一點鬼火射出免強可以照及大約的輪廓的弱光，使得本來人多的車廂裏顯得特別擁擠。惠蘭她們五個人一起擠向一隻角落。要在平時，那該是非常侷促的環境，可是在這個特別的時候，一種能夠佔用這角落兩邊座椅便是無上享受的幸運感，使她們絲毫也沒曾意識到自己的尷尬。不是還有很多人坐在地板上度這特殊的旅途嗎？

沉浸於車廂裏色的鬧聲中，她們一直興奮地談着話，着種種回憶，幻想，以及未來的計劃。

火車拖着連串的呆板的撞擊聲，像一頭被餵飽的牲口，毫不曉得什麼叫做疲乏，朝前面邁開大步，向粉一般迷糊的風雨的原野的冥黑裏奔竄。是永無止境的驅馳啊！機關車的巨喉管，不絕粗厲發喘，噴濺沫般的點點煤星，飛擲向列車的軀體。風的細片和雨的點滴，不知足地朝這個怪物進攻，可是它毫不畏縮，毫不遲滯，掙扎着，猛力朝軟膩的黑暗裏衝，而向着不移的目的地。

車子在夜明前可以開抵下關的計劃，給兩次中途不意的停車所阻礙，乃不能不在東

方泛上魚肚白的情景下，焦急地趕鎮江以上的一程。

朝曦給車窗的玻璃染上一抹淡黃，人們逐漸醒轉來。都長久跛跛於懼怖的黑暗裏，紛紛眨動不習慣的疲憊的忪睡眼，以一種望祈中夾雜着畏怯的表情，迎接前頭光明的景象。是初冬的明快的晴天。

玉涵她們也醒轉，不知爲什麼，都感到一種說不明白的漠然的困惑。瞧向車窗外，低矮的平房與樹叢，靜穆的棉田與小溪，在乳粉般的晨霧裏緩慢地打圈兒，繞呀轉的，更把初離家的少女底心懷中的愁煩苦悶牽拉起來。這麼容易就跑出來，她們自己此竟至有點兒不相信。而孤獨的，渺茫的遙遠旅途的冷酷與困難的預覺，引起她們不很明顯的後悔的意念。

大家都沉默着，沒誰說話。在這種場合，啞着嘴不聲不響，心緒的難堪使成功無法排遣的東西，它隱隱啃痛着一顆顆幼弱的心。此時惠蘭正陷入這種情景裏，濃厚的無聊使她很想找點事兒消遣消遣。她毫無目的亂翻一陣，翻動攔在她身畔的小籐篋裏的東西。突然，一件意外的事引起她巨大的訝異。從篋底，她抽出一塊摺疊整齊的紙張，那是紅條格的老式信箋紙，從背面滲透出毛筆小字的暗影。被寫在上頭的字，是摺向內裏去了。

她禁不住馬上在心頭發問：「這是什麼呀？」

來不及再考慮別的，好奇的本能，使她底貪婪的視線，立刻凝注於被攤開的箋紙

上。她的表情，在用非常的速度變幻。最後，兩顆晶瑩的液體綴上她眼角。陡地，轉過臉，歪向坐椅的木靠背，埋頭於屈曲的臂膀子裏，雙肩作出細微的抽搐，她幽怨地低泣了。

月芬首先注意到這事，她從惠蘭下垂着靠近大腿部的顫動的左手，輕輕把那幾頁紅條格老式箋紙拾過來，上頭是用娟秀筆跡寫出的信。

那是惠蘭姆媽寫給惠蘭的信，短短的然而很堅決。讀了它，使人會立刻想起一幅畫着一位母親雙手把幼兒獻出來的名畫。

做母親的，說是近來感覺到女兒行動有點變樣，於是認定女兒這一遭準在打算違反爹媽的主意，不願意隨同躲避下鄉，那自然要繼續留在城裏，繼續傷兵醫院的服務工作。這一番母親是下了決心的，勇敢地下了決心，打起頭讓女兒自由地飛翔，去做青年人高興做的事情去。

做母親的已感覺到青年是留不住的，她願意慷慨地把女兒獻給國家。可是在末尾她告訴女兒，說是奶奶頂愛那最幼少的孫女。那位執拗的老人家，必將伴着孫女兒留在城裏，用自己底年邁而剛強的生命，換取下一代的幼小者的安全。

母親正做着下鄉的準備，臨到要和女兒暫別的前夕，她叮囑着女兒，就是若然碰到什麼危險的時候，老奶奶準會把她帶回到姆媽身邊來的……。

梅花的殘朵拋下寂寞又孤傲的跫音離開後，是太陽帶同着熾熱回來了。

這兒是南昌附近一個古舊小鎮，照一般人習慣的說法，它與南昌間的距離，是四十五里。可是誰都沒去真正測量過，天知道這四十五里是怎麼計算的。

這種小鎮，在我國恁一個省份裏，都可以找出同樣的類型。在平整的田疇，偶或突起三五個饅頭般的小土丘。一簇簇挺起的楊樹，棗樹，綠竹叢的包圍中，是兩條石板街道，陰黯而狹窄。兩旁不整齊地列着鋸齒形的房子，有木蓋的，有磚牆的，甚至有純用竹蓋成的，但一色是陳舊素樸。白天，街道也總像溫漉漉地；矮房子的屋簷快壓到人的肩上，蜘蛛躲伏在屋簷角底網中，設好陷阱，靜待獵獲物來自投羅網。麻雀懶洋洋從這片屋頂飛過那片屋頂，發出無精打彩的鳴叫。

一個冬季，小鎮在嚴寒中入睡了，靜悄悄地，連腦壳也不願抬一抬。冷風，雨雪，毫不留情地不絕向它襲擊。把鎮裏廂的動物，都攆進家屋內去。除了中午有陽光那一忽，狗也是不大作興在街頭露臉的。

夜晚，整伊鎮，乎落地獄底深淵，外表一片漆黑，一片死一般的沉靜，只讓風雨在耀武威。遂使人甚至不覺得有這個小鎮的存在，更不會理會到其中可有沒有生物這



點。

雖然留着的當口恍惚要永亘在這塊留下來的冬天，到底並沒有真個永遠霸下去。開初發出怒吼，接着是呻吟與掙扎，而終於，冷酷兇殘的冬，遂給溫柔斯文的春底觸手所攆跑，在人們衷心歡迎下，春來接位了冬。

慢慢地，陽光有了明亮與溫暖，風改變它的姿態，不再無意識亂喊，楊樹的嫩芽像小黃豆般茁出，麻雀兒又在屋頂翻起跟斗來。

春天來了，春天帶給這小鎮以活氣。它恍惚睡了一覺醒轉來搓搓眼皮，勁兒給漸漸給恢復。其間有一點突出的異彩，該是今年這小鎮的復蘇，比往年要更快速，也要更活潑。

跟隨着戰爭地區的日益擴大，人與孕育着人的機構，不絕自東向西移徙。移到這個小鎮裏來的，除出一些住家與經商的以外，最主要的個體，是那所前身屬於野戰病院的後方傷兵醫院。傷兵醫院帶來一批外地的年青人，像給這小鎮注上了新的血輪呢。

經過一個寒冬的寂靜與休憩，甚且老年人也像添了新的力氣。在春天的煖微微的陽光底下，他們出現於街頭，屋角和庭院階級邊，拖着四五歲的娃兒，向住陽光微笑。灰白的鬚鬚迎風跳躍，包頭的厚布巾子被取下來，頭髮一根根也像在躍動呢。青年人像迎接愛人一般迎接這春天，用跳步的姿態走他們的路。戰爭帶着人們的，竟然是刺激劑所能激起的興奮與激動。

在鎮的東南面，那兒通過一條小溪上底木橋，溪水是淺淺的，却澄清到可以數出溪底小石的顆數。斯文的春風吹過，溪水泛起了笑紋。溪邊潔白的石塊上，兩位穿紅夾襖的小婦人凍紅着手，就着溪水浣衣。

通過小板橋，那兒有一座小土山，山上一株光着枝幹的小棗樹，這時一對青灰色的小蝴蝶，在樹頂上繞圈兒，追逐着，嬉戲着。

小山東南面山脚下，延展開約莫五方丈寬的一片平地。地面現出微黃色，乾燥的土壤在明亮的陽光下，像一片黃色的毯子。在這毯子靠近山腳邊的地位，這時正盤坐着幾個人，給地面圍成一個小圓圈，最早的陽光洒滿了他們一頭一身。

梅玉涵背朝小土山坐着，瘦削的臉面給陽光渲染得射放光彩，使周圍的人不禁覺得她比平時來得特別莊嚴。她似乎坐得比他人高昂些，顯然是處在這小組會中的主席地位，順着她底右手數去，是程瑞華，尤靜，施甫和，過月芬，譚惠蘭。這時梅玉涵在說話，短頭髮給風挑逗得微妙抖動，其他的人，很注意的諦聽着。

『……就說這個冬大吧，我們實在過得太不緊張，太不夠嚴肅嘍。不管在個人的修養上或在為抗戰服務上說，都是百分之百的不夠。我們祇要自我批判一下，誰都會覺得很慚愧地。我們為的具抗戰工作才出來，這末下去對不住自己也對不住國家民族。』

她停頓一下，拿銳利的眼光迅速在各人臉上打個轉兒，見大家都很注意諦聽，乃將表情顯得更莊重，繼續她的話：

『不過，對過去後悔是無用的。我們得重新開始，重新把握現實，我以為，』說到這，她爲了加重語氣，把右手也開去，然後將指頭一個個屈起來：『今後我們第一要重新燃起工作的熱情，第二要嚴格充實自己。』

『我絕對同意這個意見，』尤靜首先不能忍耐地這麼叫出來。

其他的人，也都默默點頭，作着同意的表示。

她們除同機構一夥兒，遷到這個小鎮來足足是四個月。恰巧那段時間是冬天，寒冷似乎也不能不算是一個因子，但最主要的還是一來機關經過一次長途的播遷和整個兒底改組，簡直被像一團亂麻般搗亂着，要一絲一縷清理起來。在這段時間內，每個成員的心緒也都是被搗亂得頗不安定的，常常感覺到很多事要做又似乎不知做點什麼事才好。其次是野戰醫院一下子改成後方傷兵醫院，又離前線遠了，除出本來一道退下來的一批輕傷同志大多傷癒出院，新的住院者還沒有接得上大量進來。於是工作顯得非常清閒。梅玉涵她們一下從緊張迷惑的戰區落入這種境界，心緒陡然鬆弛，便陷入空虛困惑裏，讓時光恍恍惚惚的流過去。

她們濃重地切身感到冬天的無聊，簡直想不起自己究竟怎麼樣打發去一天復一天的日子。她們甚至打不起拿書本的精力，撩撩天，想想家，很呆板的做一點醫院中所規定的輕微工作，二十四小時就這麼給溜跑了。

惠蘭是她們中想念家最想得狠的一個，想到那古舊而溫馨的家，想到奶奶與姆媽每

一個表情與每一句話。執拗的性情也經不住這種磨折，她破例有過幾番晚上躺在床上靜悄悄流淚。

春天帶給青年人一種不平常的新的力量，她們這才一下子醒轉過來一般，痛感到非集體來一次重新振作不可，便挑了陽光特別暖和平亮的這一天上午，在小土山底下開起小組會議。

在大家發揮一番或長或短的對現實生活的不滿以後，她們於興奮中擬定一個半年計劃。規定在未來的半年，每人至少要讀十二冊有份量的好書，讀後還要交筆記出來讓大家批評。每人要進修一種外國文，這些都是利用公餘時間從事的。書的來源方面，除國醫院同事間可能借到的一部份外，她們決定按月集攏一筆錢，向漢口去購買。施甫和一位朋友是在漢口一個話劇團體裏工作的，這點可以幫忙。

她們的半年計劃還沒給跨上起步，三天後，一件突發事件幾幾乎把她們的計劃給撕得粉碎。

也不知從那個角落飄出來的，醫院裏忽地盪漾開一片更換院長的傳言，這傳言正像投入於池塘中的一塊巨石，生起滿池漣漪，把每一個人的心情都攪得亂紛紛，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憂念。

現時的院長羅慶培博士，是一位熱心腸的老醫生。戰事發生前，他原在上海一家醫院裏當外科主任。「八一三」後，他毅然拋棄個人舒適生活，繞道到無錫，參加抗戰工

作，担任野戰病院的主任。跟着戰局轉移，他一手把醫院遷到後方，改組成爲後方傷兵醫院後仍舊由他充任院長。

羅博士是五十以上年紀的人，但具有一個青年的心。一頭灰白的疏朗朗的硬髮下，有一張發射紅光的臉。闊嘴巴，大鼻梁，並不常發笑，但濃密眉毛底下的眼睛，却總充溢慈祥和關切。每一個病人都分受了他的關切，他一旦踏入病房，立刻集中所有人的注意，都把他看作了救星般。而他也總是經常親自很細心，很耐性去察看每一個病人的患處。那種認真的程度，恍惚傷口是在自己身上的一般。每一個曾經入過他主持的醫院的病人，就能夠在記憶裏一生留下他的影子。有些鄉土氣濃厚的質樸的傷兵同志，竟然背地給他一個綽號，叫做「老神仙」。

醫院裏大部工作人員，是自動參加的青年人。他們都抱了一個獻身抗戰的決心，跟隨醫院流亡了一段很艱苦的旅程，一點也沒有抱怨。他們唯一抱怨的事，是自己貢獻給抗戰的力量太過微薄。對這一班青年人，一直羅博士除了指導他們的工作，甚且關心他們的每一細節的生活。天寒的時候叮嚀他們多穿點衣服；吃得不够好，他把自己應得的一份微薄薪俸，全給墊到他們的伙食費裏，而且還不讓別人知道。

雖則只有這麼半年，羅博士與那班青年人中，被萌生一種堅牢的感情的連繫。他們看成自己底子弟，他們也不自覺地把他看像自己的父親。一旦這個更換院長的消息傳播出來，立刻引起普遍的不安與恐怖。他們幾乎一致地發生一種感覺，恍惚在患難中一位

最可倚靠的親屬將要被暴力搶走。他們唯一希望這傳言，猶如以往大部份傳言一般，結果與事實恰恰相反。

然而，要來的事終於要來，第二天喫過早飯不久，有發現佈告處貼出一張便條箋紙的佈告，是院長親筆寫的。意思簡單得很。甚且寥寥的字數還不滿五十個，祇說下午二時在禮堂召開談話會。立刻圍攏密。層層的一道人壁，都呆在那裏看這張短佈告。他們癡癡的盯住那條窄紙片，凝視着；有些簡直忘却一切找地站上半個鐘頭，也想不到要離開。他們恍惚想從那片薄紙下挖掘出來一點甚麼，而失望却續漸爬上他們的眉梢。

那張小便條暗示給他們一個最大的不幸，每個人心裏都像喫進一塊大鉛塊，感到的一份無助的悲哀。他們每個人心裏都曉得一樁可怕的事將要實現，但沒有一個人願意把來說出口。比窒息還難過的一種沉寂，一下子溜出來統治整個醫院的空間。每一個人甚且不敢把絕望的眼光觸着別人絕望的眼光，有人倒上床舖去把臉朝住牆壁。麻雀在簷頭發出吱喳噪雜的鳴叫，令人感到特別厭煩。

時間還沒到，禮堂裏已然坐滿人。所有的職員都到齊了。留在醫院裏的幾位創傷快要告痊的同志，也聽到風聲，擠在後排的椅上坐着，眼光盯住低矮的講壇出神。有人咬耳根子說話，聲音低到怕那個把耳朵湊過去的人也未必聽得清爽，可是大家似乎都曉得他們在說些什麼。

白頭髮的院長一旦踏入禮堂，最大的沉寂統治一切。每一人都聽清楚自己心的躍

動，每個人都望住那頭花白的稀疏頭髮發顫。羅院長開始用很低腔的語調發言，抱愧自己的能力不夠，說自己毫無成績。末後他宣佈更換院長的消息，說那是上頭的命令。他補充地說，他要負責把全院的工作人員介紹給新院長，希望大家能夠在新院長領導下，更努力工作。

有人在用手背擦眼眶，低微的唏噓聲自四角落盪漾開，竟然好如利刺一般，刺進每個人的心底。

院長向大家告別，出去了。可是坐着的人動一動的事情，是一個也沒有的。

會後，穆瑞華她們五個開了一次小組會議，推出梅玉涵和譚惠爾當代表，往見羅院長。她們要求跟老院長一塊跑，不管到哪兒去也不管做什麼工作，絕對願意。老院長的見地與她們却不同，他勸她們繼續留下去，他說祇要自己努力，任何地方工作都一樣沒有分別的。新的工作環境不見得一定比熟習的地方好，而且一下子出去怕也不容易找到合式的工作崗位。年青人經這麼一勸解，意思便暫時鬆軟下來。

新院長黃仲予上任，帶來一批親戚幹部，男的有院長底姪兒，堂弟，舅子，乾姪兒；女的有院長的情婦，乾女兒等等。他們一下子把庶務主任，會計主任，副院長，出納主任等職位佔領，作爲他們肆意馳騁的獵場。

新院長把醫院看成一座衙門，以他過去十幾年底一貫的作風，來從事他底治理工作。於是醫藥設備費，員工伙食費，雜費以及辦公費，便成爲他所注意的目標。

消息慢慢洩漏出來，說是庶務主任奉了院長底指示，院裏的經費暫時挪去另有用途。在附近鄉間租用着好幾幢民房，裏面囤積了不少的棉花，米，菜油，布疋……。

伙食一天壞似一天，成爲正比例的，是工作一天鬆懈似一天。因爲過份空閒，種種意想不到的事，乃以色色的角度萌生出來。

有的人整天價在院長和院長底臨時太太身邊打轉，說好話說壞話；有的人因爲很微小的細故，整日價爭吵起來；有的人忙着寫情書，向法院裏的女同事展開攻勢。……過月芬和穆瑞華都曾經幾番地收到這種不意的來信，是發自院長底姪兒，堂弟手上的。這可把她們激怒了，恍惚自尊心受了最大的侮辱一般。

關於尤靜與施甫和的關係，也於這時被添油加醋地不斷傳播出來。甚且說他們某晚某晚睡在一淘，說他們從家裏逃出來就是爲得可以在外頭爲所欲爲的話，也是有的。

無法再忍受這樣污濁的氛氣，年青人決然離開這個場合的事，是接二連三地發生。這一個月，梅玉涵她們恍惚挨過比一年還要蔓長的時辰。大的痛苦與困惑感不斷窘迫她們，她們不明白爲什麼在國家民族如此其危難的緊急關頭，還有人完全是沒有心肝。她們有一種感覺，覺得自己是在漆黑的崎嶇路上跋涉，並且一點兒也看不到目的地。年青人底投向光明的自覺慫恿着，她們決定走。不管走往哪兒，又不管做些什麼，大概總比目前的現實強的吧。

那時的抗戰中心點武漢，正是對青年人發出燈塔般光芒，伸張着光芒的觸手向青年



人招喚的所在。他們以行脚使徒憧憬於耶路撒冷的心情，憧憬着它。

恰巧這時，施甫和一位朋友從漢口來信，把那兒煊染得五光十色，成爲一個任何願意工作的青年人的理想樂園。

經過六個人一番討論，最後的決議是由施甫和前往漢口打頭陣，其餘五人暫時等着，等待一封充滿熱烈的歡迎語句的信函。

臨別的當口，尤靜她們叮囑再叮囑，要施甫和盡可能將來信迅速發出，一刻也是難以忍受的煎熬。

在火一般灼炙着底焦急期待中過了一個禮拜，施甫和的信來了。雖則信裏說的並沒有如她們所預料般熱烈與煽動，他的主要意思，是說漢口底表面確然相當緊張，可是幾個人要找到適當的工作，還得有一下等待。

在梅玉涵她們看來，那所謂一下的等待，簡直是她們的催命符。只要知道施甫和已然抵達，還有什麼需要等待的呢？在接到施甫和的信以後第三天，她們五個人帶同五件簡單的行李，自九江坐乘上溯揚子江底濁流西駛的汽輪。

#### 四

一千九百三十八年四月初頭的一天，漢口被捲入一陣驟然突發的狂歡激流裏。爆竹

的綿密連響聲，以一陣暴雨猛襲的姿勢，霎時將整個漢口包裹住。人羣像喝醉酒一般興奮熱烈，毫無目的在街上亂闖，表情是激動的、恍惚的。

「號外」在街頭飛躍，給整個接近黃昏的都市，散播一連串煽動的種子。台兒莊殲敵的捷音，一個比一個響亮，集中向這個都市傾瀉過來，使整個地面沸騰了，像地下火煮着地面上的沸水，一切在躍動。在撒野的巨流中躍動。

可是，在整個兒騷動着的城市的內中，也還存在一些沉鬱的個體，正如光輝熱鬧的反面，總會有點兒陰暗與悲傷。

這時，梅玉涵她們五個人，逃脫那發霉的後方傷兵醫院的環境，從南昌經過九江投奔到這個都市來，帶着滿胸的期望與幻想，急切地追求明朗的前途，已然經過漫長的五個晝夜了！

顯然，五個晝夜，對他們實在是一段不算短的歷程。猶如幾位夜行人。在風雨交加的夜黯裏，摸索着跋涉了好一段不熟識的崎嶇的山路。四週是難堪的深沉的漆黑，她們支撐着朝前而行進，睜大貪婪的眼色瞻望遠方。焦急地憧憬着的未來的光亮坦途，是離自己愈過愈遠啦！

她們擠住到大智門附近一家叫做「盛昌」的小客棧，付出在她們也是一個巨大數目的一元半的日租。五個人統統擠到那丈把寬的小房間裏。小房僅只朝西北向開了一扇小窗，窗的玻璃片給年代塗上一層深黃色，再加上一堵更高的牆壁迎面擋住，把要闖進房

間裏的光亮，大半截捉去了。即使把窗門推開，除了偶爾飄漾進一絲羸雜污濁的臭味的氣流外，企求着的光亮，是不會有多少被引進來的。晚夜裏，電燈泡的弱光雖則黃黢黢，倒好像比白天要令人舒齊些。行李，被蓋與什物，把床與地板都滿了。房間裏的面積本來太狹小，而且地板上還攤開被蓋倦要睡人的，所以一瞧看上去，房間裏像再沒有剩出什麼空隙。

她們五個人，住到這樣的房間裏，已然整整五個晝夜了。她們靜靜地期待過五個失望的白天與夜晚。她們需要工作，需要爲抗戰服役的工作，她們期待着將自己的全部力量貢獻給工作。然而，工作似乎不需要她們，不需要她們的力量。

她們在漢口的唯一熟人，便是尤靜那位表哥施甫和，她們忍受不住原先工作着的那所後方醫院的室人的氣息，毅然脫離了跑到這兒來。她們跨上這熱鬧的都市，馬上就找到他了。那位也從她們同一個地方來了不久，在一個劇團裏工作着的青年人，用盡所有可能的方法奔走過，却只能奔走來一個失望帶給她們。在述說了自己奔走懇求的經過，看到那五個全部希望托在自己身上的年青人失望的表情，他比自己切身遭受着更大的不幸還要覺得痛苦。但是，有什麼辦法呢。臨末，只好算是安慰的話，憂鬱地加添了毫無把握的一句：「耐心地等一下，我想總有辦法的。」

聽的人，說不出半句話，甚且不願意抬頭瞧別人失望的眼神。

就這麼着，她們在失望的原野，又勉強拖着困乏的蹣跚，踱過沉悶的兩天。

另一種恐怖的陰影，已躡着脚跟，一下竄到她們面前：她們所有的錢快要用罄，而錢的新來源，她們簡直還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方式去想望呢。當漢口整個兒被包裹在狂熱的氛氣裏，正值她們沉落在失望的深淵。

經過初到時的兩天的閒逛，這個都市對她們所引起的反應，已是從新奇轉變為平凡。她們那種跨進希望的都城的熱情，已給事實沖激到瀕於破滅。原先在他們想像中，這兒該是光亮的、熱鬧的、理想的、興奮的；許多人在努力為抗戰工作，同時也有更多的抗戰工作伸着雙手歡迎她們。可是，僅只五天的經歷，她們已覺得自己給幻想所哄騙，她們在想像中建築的樓閣傾頹了，五天的時日，使她們從表面看到裏面，並且發現裏面的真實却是恰恰與表面相反的。到後來，這個都市表面的熱鬧浮華，奢侈淫靡，對她們更成為深重而殘酷的嘲諷。最初一剎那，她們是以年青人純潔的眼睛，好奇地看着江漢路的商店底華麗的窗櫺，看着電影院與大餐館底擁擠景色，看着璇宮飯店門前衆多出賣肉體的女人，聽着淫靡的歌樂與歡笑，聽着法租界每家旅館裏飄出的竹牌聲……可是，很快的，她們的感官感到窒息的壓迫，她們的靈魂受到難堪的侮辱。她們為這種情景所憤激，她們生出極大的憎惡，她們恍惚還很清晰地聽到前方血肉搏戰的呼喚和敵人兇狠的鎗炮聲，於是對這個都市感到極大的失望。她們起初以沉痛的語句互相述說相同的感喟與慨嘆，其後她們簡直不願意再談這種現實。她們已然整整兩天默在狹小的房間裏，鬆懶地閒談一些無內容的談話。

到下午，四週圍綿密的爆竹聲使她們喫了一驚。沸水樣的人聲正從四面八方向這個小房間匯聚奔騰。悶鬱了大半天的年青人的心，又一下被勾引得活躍了。尤靜與過月芬，首先從坐着的地舖上跳起來，訝異把眼珠撐得圓鼓鼓的：譚惠蘭這時也從坐着的床沿站起，都有着出去看看究竟的企圖。

這時，房門「咳」一聲，被從外面推開，施甫和衝進來，臉孔漲得紅旭旭。顯然是很急促地趕來，還喘着氣，長的頭髮從右額角披拂下來，髮的末梢似乎也在顫動着呢。

「好消息，好消息……台兒莊打了大勝仗哇，」衝出了興奮爽朗的聲音，頓一下：「外面都在放爆竹，在慶祝吶！」

不等聽的人回答些什麼，留不住的語句又噴射出來：「殲滅幾萬敵人，把板垣師團打得落花流水了！」

「我們出去看看熱鬧？」

「好，我們去瞧瞧。」過月芬對尤靜底詢問意味的語句，立刻贊同。

她們六個人走出陰暗的旅館，混進激湧的人流。被四週狂熱的氛氣與歡欣的喧嚷所包圍，自身便不自覺地融化到這支激流裏，忘去自己的存在了。

七點鐘左右她們回到旅棧，還沒踏進陰黝的小房間的門檻，一種苦悶的、無聊的、懊惱的感念，又陰影一般躡進她們的心頭；同時，她們方始發現到丟脫掉一位同伴這件事。平日沉靜憂鬱，拘謹怯弱的穆瑞華，却沒有和她們一塊兒回來。起初街頭的過份擁

擠使她們分不出注意於這一點上，如今，從誰吼吼的漩渦返回單純的，比較靜穆的氣氛中，像一下回復感覺到自己與外圍事物的存在，於是不約而同地，一齊發現程瑞華丟脫掉的這回事。

「呀，瑞華呢？」

「瑞華那兒去囉？」

這幾乎是同一個時間從四張嘴裏說出來的問語。

「這位好好先生，該不會迷了路嘛？」譚惠蘭稍為有點着急地這麼說。

「迷了路，那才真叫做不得了哎，我看她準會嚇得半死的。」尤靜也搶着插過來。

梅玉涵擺出很鎮定的腔調，很自然地笑着瞧了她們一眼，像在向她們安慰一般說：

「不要緊，不要緊的，衝散了她也會得自己回來。你們不要看她胆怯怯，她的認路，認甚麼事情，比你們都靈光。」

「哦，我想起來囉，」尤靜突然像發現什麼奇蹟一樣高興，眉毛一揚，揮動右手：

「在交通路口，我看到好像她在和一個着蹩腳西裝的打招呼，後來一擠，就擠不見……」

「你們聽，你們聽，瑞華回來啦，」梅玉涵截斷尤靜的話，用食指向房門外點了兩點。

一種細碎的聲音移近房外，停住，似乎鼻脚步声把門輕輕盪開的，穆瑞華微暈着白

蒼蒼的瘦削臉龐，笑出一個腼腆的笑，向她們。

「快點從實招來，是會什麼人去的？」過月芬開始是板起表情，盡力模仿着審問者的語氣說着，說過後，就不禁笑出來。

「別這麼窮開心吧，」譚惠蘭出來解圍，一邊也打趣的加上一句：「你瞧，別人羞得快要哭出來吶。」

「誰羞？誰羞？我才不哭，」事實上，瑞華的臉色是急紅的。鬆一口氣，她趕忙將談話拉到別的路向去：「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我碰到是一位堂兄的好朋友叫歐陽文非的，你們一定聽到過這個名字，他常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他說他可以替我們找到工作呢。」

聽到最後那句話，房間裏四個人，注意力立刻被提高，都變得一本正經起來。

瑞華給自己的語句所生出來的效果興奮着，興沖沖地繼續說開去：「他是詩人，寫詩寫得好極啦，還出過詩集，現在幹着救亡工作，他說他那兒的宣傳隊正需要補充新隊員，問我們可願意去？」

「哪你怎麼回答？」尤靜搶着說。

「我可沒怎麼回答他，我說明天去看他的時候再答覆呢。」

「明兒你趕快去和他說說看。」

「總得大家商量定了，再向他說去，」瑞華回復了緩慢的習慣：「不過他還說，他

那兒待遇不好，過團體生活勉強維持下去。工作還輕鬆，宣傳宣傳，寫些標語啦，到附近的鄉鎮演演街市劇啦。空閒的時候倒很多。」

「待遇好壞倒是其次問題，我們又不跑來圖福享，」梅玉涵說：「要注意到他那個團體，是很靠得住嘛？」

「我想應該沒什麼問題。他告訴說，他那兒都是青年人，工作很熱情，經濟的來源也有點辦法。說到他這個人，我也是很明白的。往日常常到我家裏去耍，和堂哥是好朋友，愛好文藝，文章寫得……」

性子急燥的過月芬，再也忍不住不插斷穆瑞華這種慢吞吞的數說：「呀，得啦，得啦，又不是相親家，管他這許多！有工作，我們就幹。」

第二天，她們便正式參加歐陽文非所領導的宣傳隊，成爲正式的隊員。

同樣的宣傳隊，在那時的武漢三鎮，像肥沃的土壤陡長起的野生草莓一般普遍與衆多，舊日的日本租界若干空房子，竟是儲滿了蜜汁的蜂房，它們盡量將這些宣傳隊收容起來，讓一大羣被敵人炮火所欺凌，拋開蒙蓋在受辱的家園的烽火，帶着憤恨與創痛，飄泊過異鄉的土地到這兒來的年青人，得到暫時的駐脚地。

每一個宣傳隊，組員可說百分之百是青年人。他們中間，除出極少數的領導者，具有三十歲以上的年紀，其他都是二十歲上下的小伙子了。甚且還有着更多的隊伍，領導者也是十幾歲到廿歲的。他們穿了寬闊而破濫的衣衫，蓄着長長的頭髮，拖着有洞的皮



鞋，但都是神彩洋溢着興奮，樂觀與幻想，要說是一種技能吧，那他們大都具有一張會說的嘴，它可以連珠般傾瀉出成串的最新術語，來從事理論的辯駁或解說；它能夠很流利而又熟練地用男低音或女高音，高吼出流行的抗戰歌曲；它有些能夠唸話劇的台詞，甚且因為較長時期的唸台詞的習慣，即在平常和別人談話，也不自覺地使用出唸話劇台詞的腔調。他們大都是從淪入戰爭圈內的若干學校裏出來的學生，但也有不少原先是小職員或失學青年，敵人的炮火使他們激怒，興奮，煩燥，躍動。像一種火熱的動力在體內奔騰膨脹，他們再也按捺不住了，再也無法忍受家庭與教室的桎梏，再給一種迷離的憧憬誘惑着，於是鼓起滿腔的勇敢，投身到大時代熔爐裏。

他們除去具備超量的勇敢，也或多或少具備着生活的經驗，却大都缺少生活的技能。到底是衆多的宣傳隊由他們的存在而產生的呢？抑或是爲着羅致他們而產生衆多的宣傳隊？又或者是兩方面都有點兒吧？或者是時代的確需要那麼衆多的宣傳隊吧？這是很難說準的。

這許多宣傳隊，經費來源雖則是多方面，但內容與工作大都差不多，人數廿一到卅餘，碰到特殊的日子，就匯成一支大流，高呼口號，揮動臂膀或手上的旗幟通過熱鬧的街道，或則分散成若干枝小流，灌注向市郊的若干鄉鎮去，去貼標語，漫畫，壁報；向微張嘴巴呆圍着的老百姓演講，演街頭劇，爲都市及鄉村增添不少戰時特色。

梅玉涵她們五人所參加的宣傳隊，全體隊員是二十三個，領導人除下歐陽文非以

外，還有一位會指揮合唱及導演簡單話劇的青年人。那時恰逢台兒莊大捷之後，隊裏的工作顯得緊張，大家分頭忙着寫標語，寫壁報或出發宣傳，她們參加進去就立刻被分配到一些事體，這新鮮的工作使她們興奮，刺激，感到趣味。便恍惚覺得生活也充實了。一種滿足的意念在她們心頭泛泛起來。

x  
x  
x  
x  
暮春殘陽的餘暉觸手，撫上揚子江黃濁的江面，水是流着的，溶在黃晃晃夕照裏打滾。稍微夾帶煖意的微風，給江心牽動一閃一伏的皺紋。江岸邊的楊樹，已然笑開綠色的嫩芽，驕傲而嫵媚地向行人拋擲青春的眼波，偶爾一雙新長豐羽毛的乳燕，受了誘惑，背着人的注視，迅速而羞澀的向楊樹偷去一兩吻，便一下溜開。青年人倚向江岸邊的鐵欄杆，向春波或幼燕投去貪婪的，妒忌的眼色。

「你真的非走不可嗎？」尤靜緊緊靠向施甫和的左臂，癡癡地盯住躍動的江流，用一種充溢着難堪的微顫的聲調，低訴着。

「團裏面的命令，非走不可。」

「你，你要走，你願意離開我……」

「靜，不要說啦，我不願意離開，可是我非走不可。」一種青年人執拗的音節，還繼續在空氣中振盪。

「唔，……」

「要不了好久，我就回來的，」施甫和在極力想辦法安慰對方：「我們很快就可以再見到。再 幾回大勝仗，戰局的形勢就會大好轉，我們那時……那時，哦，乘這個機會，到前線去看看也很不錯哩。」

「我也去，我也要去。」尤靜用肩頭靠她的表哥推了一下。

「將來等着有機會，你也去好啦，」施甫和頓了一息，還激動的往下說：「從家裏老遠逃出來，我們就非要工作，要爲抗戰工作。不死不活躲在後方，倒不如不出來拉倒。而且大隊人到那邊去，也不是捨了槍上火線，只是演演話劇，有什麼要緊呢。」

「你去吧。」尤靜無可奈何地說着：「只是離開你呀，我就很難過地。」

當台兒莊大捷後一個禮拜，施甫和參加的那個話劇團，奉到上頭的命令，要馬上出發到徐州那一帶去，給作戰的弟兄們演劇。全體的工作人員，以最熱忱的心情歡迎這個消息，但是知道第二天清早就得要動身，大家又覺得走的太倉猝太迅速，竟像對於這住了一個時期的都市生出離愁，而感到一種莫名的困惑。

施甫和便是帶着很濃重的這種困惑感，與他的表妹話別的，第二天絕早，他隨着他的團體踏上征途，不知怎麼一來，心頭的困惑與煩惱，竟至無法排遣地伴送他好一段路。

徐州失陷的消息是 盤冷水，陡然向這個抗戰重心的武漢三鎮迎頭潑下來，初夏的

x

x

x

x

風物蒙上冬色，人們的心頭登時給黯鬱抹上了。沉悶管制住，們的情感，都好像突地喪失去一件已然握到手上的心愛物，他們閃動着探詢的、關切的眼神，想從別人那兒得到點兒特殊的訊息，他們將巨大的憂慮遙擲向徐州城垣內的相識的人：被敵人的鐵騎困圍在那其中，他們將會接受一種怎樣的命運呢！

居留在給這種氛氣籠罩住的漢口，其時梅玉涵她們五個人的感情，也開始給空虛與懊悶所侵襲了！宣傳隊裏的工作，原是帶上週期性的：一度緊張就有一度鬆弛。此時大家又覺得倦怠了，覺得缺乏什麼有意義的事情，足以引起自己很興頭，很熱心去起勁地做它。尤其是梅玉涵他們，已逐漸對原先感到很新鮮的事情生不出興趣：因而好像從充實的生活境界裏一下翻落到空虛的幻滅的海，又開始被捲入失望的波濤。

她們曾經參加過寫標語，貼標語的工作，標語的句子，老是那一套；叫口號，老是那一套；向羣衆發表激昂的演說。聽衆只管張大着嘴巴對自己默笑，對自己的語句顯然沒曾生出一點反應；她們也參加過演出街頭短劇，觀衆是好奇的發出傻笑，像煞一點也不了解。她們開始接近更廣遍，更複雜的羣衆，便感到那些人實在太愚笨，太沒有智識。另一方面，她們自己的工作便不禁生出失望感，認定那不會收穫甚麼效果。無法尋出更有效的方法而不能不硬着頭皮照老套翻來覆去地去做的事，便漸漸成爲她們精神上的磨折。

徐州失陷的消息的傳達，碰巧在這時候，除了引起一陣淒痛的沉寂以外，是不能很

明顯地發見她們有甚麼更突出的反應的。甚且在她們自己，也有時對這種麻木感到陌生的訝異。

惟獨在尤靜一人，那却是一枚沉重的錘子，一下正中她的心窩，咬住牙，忍住痛，不願意在衆人面前現出自己的脆弱。

一切的消息雖然很為迷亂，然而有一部份人還被困在徐州的事，却是非常真確的，至少，尤靜是這麼肯定地相信着，給魔鬼一般的日本兵包圍在城內，那事情的結果，尤靜是不敢更清晰地想下去，在沒有辦法的境界中，她只能夠用一個近於幻想的希企，給自己的惶急以拯救。她喃喃自語着，她念念不忘的，就只有一點：施甫和可能於事前就退了出來的。

她不願意把自己的弱點在同伴面前暴露，她咬緊牙關正期待更好的命運的來臨。內心的痛楚在煎熬着，使平素頂愛說話的人，也變得沉默憂鬱。苦悶的表情爬上她的臉面，對喫飯，睡覺等類本能的事情，她也完全喪失了注意力與興趣。這些情形，自然逃不脫梅玉涵的銳利的觀察。曾經兩次三番，她試探着想向尤靜送過一份安慰，但每次一旦提到施甫和的名字，尤靜那種痛苦失神的表情，使她的安慰的語句，只能變得非常空虛與遲鈍。到後來，爲了減輕尤靜的因提起來而引致的痛楚，梅玉涵索性也避開談話的觸手觸及這事情。

長久的，空虛的，急切的期望的毒螫，夾緊着尤靜整個心靈，而且一天比一天沉重

，過一天像過一年，尤靜不能不懼怖於時間的步伐跨出太遲緩。她希望快，希望快點兒過完生命的全部日子。

常徐州失陷後恰恰兩個禮拜，與施甫和參加的劇團隸屬於同一個指揮機構的，留駐在漢口的另一個宣傳隊裏一位年青的男隊員找到尤靜的住處。他告訴尤靜一個很簡單的消息。說是施甫和那劇團，已然撤退到豫皖邊境的小村鎮裏，不過施甫和受了傷。

「受了傷，」這個巨響，真地把尤靜震撼到失去了知覺有好一會。

末後，那位青年還告訴一件事，說總部決定派員前往，對那被衝散的劇團，給予必需的援助。被派的人，第二天就動身。這消息引起一個堅強的決定在尤靜的意識裏一閃。

感情的酵母，給尤靜一種超乎她所能計量的勇氣。

在尤靜失蹤後第三週，梅玉涵她們接獲一封沒有書寫發信地址的簡短的來信：

「涵、蘭、華、芬：

我從漢口匆匆趕來，是來看護甫和的創傷的。誰知我却恰恰趕到給他收屍，

唉！

我沒有眼淚，天大的仇恨燒焦我的心，我要討還這筆血債去，我和他們一淘參加這兒的游擊隊，我是再不會回來了！

祝福你們！

靜一

失落伴侶的悲哀所造成的難堪的沉寂，向她們濃濁地掩蓋上來。那被梅玉涵的兩手攤開的箋紙，在微微抖動。圍攏來的四顆披上黑髮的腦袋，都給那簡短的語句愣住了。沒有人能清晰意識到自己此時的感念，沒有人想得到自己此時應當說一句什麼；只直覺地覺得四週是在搗動着，旋轉着濃黑的東西。

## 五

七八月的天氣，漢口依然是一味地燠熱的。整個天而沒點兒雲翳，太陽是綴在一塊碧藍板上的火盤。它散發着有刺的觸手，向一切物體投刺。

中午時份，江漢路中心人影稀疏。雖則兩旁人行道上也是有太陽光的，散落的行人仍然盡可能向人行道邊的店鋪簷下挨靠。逢到店家門前伸出短窄的遮陽帆布篷，給他們以非常短霎的一點陰影，心理上也就恍惚獲得蘇息了。

陽光又如一隻巨大無朋的高熱熨斗，它在馬路上不絕地熨燙，把柏油路面給炙溶了。一輛黃包車揮着汗喘氣噓噓地拖過，也會在路面給拖一條淺痕的。

太陽下山了，空氣裏却仍然瀰漫着滾沸的水粒，凝結住無論如何也不肯分散。直到夜深，氣壓却反而顯得更得勁，乘着別人的疲憊，用生刺一般的巨掌，向睡倒在眠床底

一些赤裸的軀體，出力地拍打。一選要遷延到上午三四時頃，陽光的威風算給深濃的黑黯稍爲削弱下去，人們略微閉上一忽兒倦眼。可是用不到一翻身，又是火一般的朝曦把你從床上拖下來。

人們的心頭，也是悶熱而膩脹的。那時正有一種野蠻的迫害向這個都市進襲，從東方一步一步迫攏來，敏感的人們甚且似乎已然聽得出那野獸一般的拖達拖達的聲音。而且這個都市的命運已然是很顯明的，遲早它會陷落入野獸底魔掌裏，像成爲一件絕對不可避免的事了。

一切的人與物，洶湧出波浪般的簸動。列成一條巨大的洪流，它們循着揚子江向西，沿着粵漢路向南，奔騰澎湃地，爲了避逃一種不幸的追逐而脫逃。

留着的人們，大部份也是計劃要離開這個都市的。當他們要離去而不能立即離去的當口，感到的便成爲一種不知如何好的心理的悶惱，恍惚軀體裏的每一個細胞都給堵塞起來一般。在他們認爲唯一解救的方法，便是找尋肉體或物質上的享樂。

新蘇酒家和什麼四五六酒家等等，滿座是一手擰住女招待屁股肉，一手擎起注滿紹興老酒的玻璃杯子的人；電影院照樣擠得一塌糊塗。「美的」底冰淇淋簡直成爲一些人必不可少的糧食，他們是在企圖用冰涼把自己心頭的悶熱沖淡點；明星球場，幾乎通宵在「篷拆篷拆」，「池子裏是足以令人忘懷於現實的所在吧……」。

都市的表層顯出份外瘋狂。



自然，也有一些地方，那時是變得特殊空虛，冷落與沉寂的。

在舊日本租界一家木板屋裏，作爲一隊宣傳隊隊員宿舍的小房間中，那時梅玉涵和譚惠蘭，幾乎以差不多相同的姿態，手裏各人擎着一本篇幅不很厚重的冊子，斜倚向床欄。還有一點相同的，她們對住書頁上印的黑鉛字，却都一個也沒有看入眼睛裏。

「呀，這些日腳是好難打發囉！」終於是譚惠蘭，把書本向床心輕輕一拋，這麼微喞地嘆着。

梅玉涵沒答腔，僅僅把眼珠滑過書頁，斜睨對方一眼。

惠蘭恍惚一個天真的孩子，逢到困惑的當口是非向大人們追根出一句解答一般，帶同輕微的腴腆，她把臉朝着玉涵：「這些時來，不知爲的什麼，我老覺悶得慌，總定不下心來，什麼也做不成呢。」

「誰又能夠定下心來呢？」

「我看這麼下去是不成的，我總想能夠來一下改變才好。」

「是的，我早這麼想着來，」梅玉涵把書本放下了，語調變得有點嚴肅味：「我早就在考慮這個問題，不過，唉……」

她頓住一忽兒，看到惠蘭沒有作聲，便又接下去說：「先就說我們自己，自從尤靜跑了以後，我們這一隊恍惚被帶走了不少的勇敢。現刻瑞華是和歐陽先生攪一淘，這且不去管它。惟有月芬的事情，最令人就心。隊裏早已對她傳出來種種離奇的傳言，初時

我還不敢相信。現在看看月芬的生活，幾乎連晚也有不回來的事。我追問過她兩三回，她總是躲躲閃閃地，連我們也給瞞起來呢！」

「現在就只剩了我們兩個人咯，」惠蘭說過這一句，眼睜有點兒潮紅。

「最近戰局那麼樣，却是最令人憂心，」玉涵把話題移轉向別方面去：「昨兒聽瑞華從歐陽先生那兒得來的消息，說我們的宣傳隊怕要解散。我計劃着我們四個人能夠一塊走，到別的地方再來重新做起吧。」

「那，到哪兒……」

譚惠蘭的語句，給同宿舍住的另一位女隊員的進入給截斷了。

近些時，這個宣傳隊的工作早已陷於停頓狀態了。時局的緊張，似乎使人們反而愈益忘記了一向沒會收到什麼明顯效果的宣傳工作。而作爲宣傳隊隊員的人們，也早已對那種呼口號，刻板的演說，貼五顏六色而詞句差不多的標語的工作，感到枯燥，乏味與無意義了。

那一批青年人，爲了生活中底無聊與空虛，便各人循着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方向找求着消磨自己苦悶的辦法。最主要的——種現象，是戀愛的氣氛瀰漫於每一個角落。

那時穆瑞華和歐陽文非已然變得很接近，甚至接近到使人們公認那已經是一不成問題了。照梅玉涵的分析，瑞華本來是她們五個人中間頂拘謹與懦弱的一人。也就因爲這點，一旦離開家庭的庇蔭一段時間，便深切痛感自己的孤獨與無助。後來遇着堂兄的

朋友歐陽文非，便把來看作自己唯一的親屬一般。這麼慢慢發生感情上的聯結，自然是很可能的。梅玉涵對這件事情所發生的感情的波紋，則是稀微到連自己也難以清理。一方面覺得能夠有一個男的給穆瑞華一點照顧，也是好的吧；但同時也不免爲了一個老朋友精神上的離散，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哀愁。

出乎意料的事，是穆瑞華却變得勇敢起來了。她更大胆地和歐陽文非接近，却無視任何種類的流言。

在她們全隊隊員中，沒有被捲入這漩渦裏的，似乎只是梅玉涵與譚惠蘭兩個。

梅玉涵變得更加沉默了，她形成超乎一般的孤高；有些人把她看成大姐姐，但也有不少人背地裏罵她驕傲自大。在她自己，她是一個具有特別堅強克制力的人，她喜歡多用思考，於是她客觀地否定了這時談戀愛的舉動。

譚惠蘭則是真的驕傲而且執拗，她給自己底未來畫出一幅很偉大的遠景；她持強好勝，她決心要用自己的刻苦努力給自己將來創造出崇高的地位。她簡直瞧不起所有她認得的男人。平日她和誰都有說有笑，絲毫也沒點兒拘束的樣子。可是，有一點却馬虎不得。在這位大眼睛，漂亮而驕小的姐那兒碰過釘子的男隊員，起碼在一打以上。用幾句不妥當的話或一封自作多情的信把交往一刀兩段不算，甚且以後她是絕不會再和他們說一句話的。

成爲問題人物的是過月芬，在隊裏她雖然沒有愛人，這是大家公認的。可是她確乎

很活動，又確乎很忙碌。在隊員們的眼中，她漸漸闊綽起來，到小館子裏掏錢出來請客的事，也常常會有。於是色的流言，便以這些作爲酵母，不絕發生。

說是過月芬結識一位很有錢的生意人哇；有人看見他們一淘扣着手在馬路上走；有的說那一天看見他們進「中央」，有的說那一天看見他們喫西餐。說是男的三十多，穿着畢挺西裝，鼻架克羅米，有時會拿一根司的克一點一撇，神氣活現。一位以演「放下你的鞭子」中底賣解老頭出名的男隊員，就曾經在飯堂裏模仿這個生意人的步伐而博個滿堂彩。

末後，開房間的話，也給傳開了。說得有聲有色地，恍惚說的人曾經躲在床底下親眼看過來的。於是這以後，常常有尖尖的手指，指向過月芬的背影……。

武漢三鎮跨上了九月，氣溫不單沒有降低，反而像更加昇高了一點；緊張的氣氛已續步接近於混亂的地步。歐陽文非爲了解決整個隊的問題，大部份的時辰在外頭奔跑。缺乏直接主持者的這個青年人的組合，更像亂麻般攪得茫無頭緒。大家都爲着未來的行程焦慮與忙碌，倒反而注意於過月芬的事上頭去的人，是日見其多了。

待到歐陽文非正式宣佈宣傳隊的解體，並且每人分發了一點遣散費以後，第二天，隊裏的人一下子跑散一大半。

其間有一件事情，是別人也許不大注意（或者他們早已認爲那是當然的），但却爲梅玉涵和譚惠蘭所特別注意的，那就是自從那一天起，她們再也看不到過月芬了！

她們兩人都不自爲了這件事情感到很大的傷痛，可是同樣地，她們都極力避免使談話的觸手觸及這件事上。甚且爲了它，她們竟有意識地互相避免將眼光觸及對方的眼光。

到了第三天，難以下雨的漢口的初秋，却忽然降落起迷迷而怪奇的細雨了，從上午三時頃，雨的粉末開始向大地篩下，一逕沒有停片刻。天快亮了，譚惠蘭於細碎的簷滴聲中睜開眼，睜眼一睜，木窗楞外，一面是沉悶的，悽而幽黯的。簷滴聲敲入她的心底，一向不曾有過底一種迷離的悲痛，被勾引起來。她想起離家時，也是有這種細碎的簷滴聲。如今，自己的家呢？她熱切地想起媽媽和奶奶，兩行熱的淚水沿着面頰爬向枕頭。

起來以後，梅玉涵似乎注意到惠蘭那對有點兒紅腫的大眼，嘴裏嚙嚙，兩下恍惚想說什麼，可終於噙住了，沒有出聲，把眼睛望向窗外。

上午十時頃，宿舍裏只剩下玉涵和惠蘭兩個了，難堪的沉寂統治房裏的整個空間。有人在敲門，輕輕的兩聲得得聲，在空虛的房間裏變成巨響，把沉寂打破。隨着敲門聲後，房門被呀地一聲推開。出現於門底裂罅中的，是宣傳隊中年紀頂小的一位被叫作小李的隊員。他手裏拿着一封西式白信壳的信，就近遞給惠蘭。他說是歐陽先生留下叫他送來的，他說歐陽先生和穆瑞華，大清早走了。說過後管自退出去，隨手把宿舍的木房門帶上。

惠蘭趕忙把信撕開，一頁寫上簡短字句的信頁，在她底手中沙沙發出顫抖的震音。玉涵却沒有擠過來看信，她從床邊站起，別轉臉，朝敞開着的窗口走去。靠住窗楞，臉孔朝向外，望向淒迷的初秋風雨的一雙深窪的眼，給盈眶的熱淚障蓋住了。

## 六

烟一般的晨霧，濃霧霧覆住揚子江的水流，雖然是仲夏天，絕早的晨風也還刮給人一陣涼愜愜的感覺。江對岸的山巒，挺立着像一堵高牆，在從深灰逐漸轉成淡白色的畫面上，構成很觸目的陰影。白天此時正跨大步趕來，要揮動巨大無朋底巨手驅走夜黯。周遭是一場大血戰後的古戰場般寂靜，用鼻孔也嗅着一陣陣清新的氣息。遙遠的地平面上偶爾有兩三種動物作着鬼鬼祟祟的移動，使人會疑心那是古戰場上的戰傷者呢。

民本輪蹲在宜昌底江心，蹲在灰濛濛的黎明的一匹大爬蟲，負了傷在那兒喘氣。

在那艘二千多噸的內河輪船上，正展開另一個世界。那兒是嘈雜的，混亂的，擁擠的。活像一個小城市裏所有的人口，爲一種強大的力量驅集於一座窄狹的山岡，讓他們重重疊疊，互相踐踏，互相推擠。

梆子鐺鐺響出清脆的鳴叫，已然兩遍，汽笛也迸發全身的力氣銳叫了一次。一夜未

會好好入睡的乘客們，直接給這種嗚叫，或間接給乘客的擾攘從朦朧的昏睡中喚醒，用衣衫擦着眼屎膠牢的眼角，喀喀喀清掃咽喉間的宿痰，噴出呵欠伸着懶腰，或則舒徐被壓擠到發酸的臂膀大腿。藉着類聲響與移動，便可以看出那兒正展開一幅流亡圖。到處都是人，甚且想像中以為無法容留下人類的軀體的處所，也給人佔塞了去。船廊旁早已沒有伸下一隻脚去的空隙，且靠船欄那面，也給人巧妙地鋪排上可以勉強斜躺下去的鋪位。有的竟把身體躺得和船欄等高，僅能用幾條綜繩將旁側網圍起來，以免滾向江心去。寬度不及四市尺的走道，是面對面地躺上兩個人。無論如何也會令人擔憂：只要船體輕微搖動兩下就準會人落水。在大餐間的頭，靠近船首那兒，原是堆放起重機底鍊條的所在，是露天的，還堆放一些七零八亂的遷川機器。現在，不管是鍊條上，大木箱上，粗笨的鐵筒上，都給人體給完全淹沒了。統艙裏面，更是罐頭沙丁魚的表現，那兒是連到空氣也被壓縮了一般。從外面剛一踏進去，那種被壓縮的空氣會得硬楞楞地向呼吸器官進攻。

人類的伸縮性是巨大得可驚的，平常估計以為僅可容納一百五十人的空間，到必要時也許容納到三百以上。奇蹟就這樣被創造出來：甚宜昌底馬路邊屋簷下也躺滿的流亡者，便以簡陋的運輸工具，在比較一般常識估計還要短上相當數目的日子，給運送到他們的目的地。他們以焦灼的，嚮往的心情，像朝拜耶路撒冷的使徒般瞻仰着雄踞揚子江上游的那片聖地。似乎只以能夠達到，沿路即令經歷更大的困苦，也是不計的。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條心，一個意念，一個希望。於是溯揚子江的濁流向宜昌以西逆開上去的內河輪船，便載上甚且比科學所額定的數量更繁多的人數，以生命的冒險作筆墨，為科學史上書寫奇蹟般的新頁。

民本輪的汽笛又張開喉嚨尖叫兩聲。蒸汽機因為擱了過份的負擔，並且預料前途底險惡，不免裝腔作勢，吭哨一番。懶在江底的鐵錨，給絞上；輪船下攪起黃濁的江流的波紋。輪體衝開濃膩的晨霧，向前移動。

船過了巴東，流水給兩岸高聳的石山削窄，去路給前頭的石壁切斷，船是朝石山直面衝過去的。到臨近石壁的時候，又給衝開一條水路來。景色是奇偉的，雄壯的，它吸引去全部乘客底注意。乃至根本不曉得所謂景色這個名堂的小孩子和婆婆，也睜大眼睛，微微嘴巴，出神於這種奇異的觀景目前。

一種輕鬆的，快適的調兒流佈全船，它把乘客們繃緊着兩個星期或兩個月的神經給振鬆了。他們憂愁的情愫，給明朗的感念所沖淡，他們像忽然從危難跨到了安全。他們忘記過去跋涉荆棘途程受到的創傷，雖則那創口還閃映出紅血，發着隱痛。光明的，安全的，有希望的，前途的引誘，使他們臨時拋開創痛，憧憬於未來。

他們有憑着船欄眺望的，有分喫着行囊中的糕點的，更多的人在談論着各種各樣的話題。斜靠在右船舷的木船欄臉孔朝向外面，髮絲給江風吹拂得斯文地擺動，短短的



藍布大褂也給江風偶爾掀起一角衣裾的那個瘦長個兒的年青女乘客，正在以緩慢的有條有理的腔調，向着斜靠在她旁邊的，個兒較矮的旅伴談着。她倆是親密的好友，是給同樣的命運所捉弄與欺凌，而正努力追求同樣的理想青年人。自一經過時光的淘汰，把一淘從家鄉逃亡出來的五個人沖去了三個，她倆的凝結力，就顯得更牢固。她們立誓再不分開，而且也都有這種決心與自信。她們帶了原身服務着的機關發給着一點遣散費再加上自己的寒愴的積蓄，帶着辛酸的經歷與創痕，踏上入川的途程。像兩隻被暴風雨衝失羣的海燕，孤單地趕路。然而，她們是勇敢的，樂觀的，不顧的，朝前面跑的旅人，旅途上的磨難誠然會損破她們的翅羽，但是將她們的精神磨練為更堅毅。她們仍是帶同着滿腔希望，奔向那燈塔般閃射光芒的抗戰司令臺。她們祈望替熱愛着的祖國服更艱苦的勞役。

『我們一定要認真做點兒事情，給他們瞧瞧，』個兒比較矮的那名譚惠蘭的，用充滿幻想與逞強的調兒說：『讓她們跑吧，跑去當她們的太太去，享她們的福去。我們要好好地幹一番，幹一點成績出來。』

那位瘦削身材，面兒朝向船欄外的梅玉涵，正在沉思一些什麼，只低微的唔了一聲。

『過月芬跑了倒早預料得到的，想不到穆瑞華那怕事鬼，也離了羣。我想她們總有一天要後悔的，可是？』

『跑也算了，讓她們去吧。說實在，瑞華倒是情有可原。她懦弱，她總感到孤單，早就需要那麼一位照顧的人。既然跟着歐陽先生，也總算有了護持者了。祇是月芬那傢伙，一直把我們蒙在鼓裏，倒不管它可不可惡，我老擔心她碰巧不妥當的人，單鎗匹馬的，將來恐怕要喫苦頭。』

『不過我看，歐陽先生脾氣也不怎麼好，你可記得上次他和唐承德吵起來那回事？』

『那倒其次，男人發點兒脾氣也難免，我怕他們將來攪不好，主要還是因為錢。』

『啊？』譚惠蘭給對方那麼一說，禁不住困惑的感念而訝異起來。

『是的，看遠一點，都是一個錢字。你想，歐陽先生很窮，衣服也只好那麼一身寒暑通用的破西服，如今再拖上一個瑞華，我擔心他們會給生活壓死。至於月芬呢，對她的事，到現在我還後悔得很。』

『你？後悔？』

『後悔，是我在後悔，』梅玉涵的話給過去的追思牽拉得更為緩慢，一句一句像從回憶的苦痛中給濾出來的：『我們一塊兒出來，就應當一塊兒去應付生活。我們的關係是那麽深切，怎好把她的事情丟開不管呢！』

『是她硬瞞住我們不說，那有什麼辦法？』

『你知道她那個人是很感情用事的，一下衝動，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感情會把她』

的眼睛都給蒙起來。唉，我那時爲什麼不向她迫出她的行動真相，我可以給她貢獻點意見，大家討論一下也好得多。只怪我那一向心情太不好，簡直提不起勁兒注意到這一層。」

「哎，倒真是。要是當時勸她，也許她不會離開呢。」

「無論如何，總可以弄清楚點。不過此時後悔也晚啥用場。」

譚惠蘭一時想不出什麼回答，梅玉涵又繼續向船欄外那堵屹立的，慢慢兒打旋轉的石山，作着獨自般：「一個，兩個，三個！我們一塊兒五個出來的，散去了大半噢！本來嘛，世無不散的筵席，我只覺得我們散得太快了。現在我已經很清楚的覺到，是一種隱伏着的力量，將我們拆散呀！」

「唔！」

「尤靜的走，是勇敢的，拿起槍桿殺敵去，可惜我自己就缺乏這種勇氣。但是月芬和瑞華的走，我總覺得有點兒勉強，像是受一種殘酷的暴力所窘迫。她們被迫走了，走向更渺茫，更坎坷的旅程。也許她們都有一種感覺，自以爲走向幸福的樂土。每當夜晚我醒來躺在黑黯中，想到這點，便不禁發一陣寒顫！」

雙方不語一息。平日慣於沉默的梅玉涵，却像有一種白熱所灼灸，此時忍不住又迸發出訴述：「社會留給女人們的路是非常非常窄。而且在這段路程中，上面咆哮着暴風雨，底下是泥濘與陷阱，四週更漆黑一團。一個不小心，便有滑倒的危險。可憐我們五

個毫無經驗，離開家就像被挖了眼睛的瞎子，起初是手拉手合力向前摸索，終於便被衝散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但我想不到它會來得那麼快。我們一天不跌倒，我們總還是摸索着向前行。究竟摸到那兒，就得瞧各人的力量。」

『要是五個都在一塊兒，豈不更好一點？』

『那自然是，不過此刻也沒得好說的。做一步，瞧一步。原先我以為抗戰時期，集中人力打鬼子，一切也許要不同點。這年把得到的經歷告訴我，一切仍舊差不多。婦女解放開了許多年，結果是空空如也。我們女的要在抗戰中翻身，還得用相當大的努力。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打出來，』稍微的停頓緩回了因興奮的刺激造成的急促，梅玉涵以比較平靜的語調接下去：『這些時，我愈覺得自己的能力太差。也不能單祇埋怨客觀環境，更要緊的，還得責備自己太沒本領。說來說去，那是個社會問題，也是個個人問題。』

『對嘛，我們要充實自己，首先還是充實自己。我們來計劃好好讀點書，好好學習。』

突然，船上陡地生出一陣驚惶的擾亂，那是一種表示危險來臨的信號。這陣子騷動截斷所有乘客們底悠閒的眺望與輕快的對話，人們的注意集中於這艘船的安全上。

船在開倒車，向後退。

兩岸壁立的石山，硬將水流夾成線樣。被擠迫的黃濁江流，遭受欺凌，憤怒着，咆

哮着；從江底下，跳躍着，掙扎着，活像受激怒的劣馬。它要是再給江底下突出的石筍所挑逗，便瘋了一般，噴濺水星，捲起丈把高的浪舌。

馱載過度重担的老牛般的民本輪，勇敢地不管前頭的險阻，硬撐着向前行進。這麼着，它渡過一灘再一灘，呻喘着。船體因力而震顫，它拚命抗拒猛烈傾瀉而來的浪頭底搏打。終於，因為長的旅途與重的負擔的磨折，它疲乏了吧，與兇狠狠衝過來的敵人。經過數番拉鋸戰，它這回竟然只好宣告敗北，向後退。洶湧的江波合攏包圍，乘勢施展暴威，集中實力向退敵繼續掙擊。民本輪憤怒着，抖戰着，掙扎着；倒退的雄雞般昂起頭頂，披發開頸毛，銳眼窺盼着反攻的機會。但所有的努力終歸徒然，顯然它有點慌亂了；它被迫繼續倒退，亂了步伐，岔了航路，一個觸碎船體的命運正待在潰退的後梢。大部份乘客，給一種險難的預感所擾亂。

正當恐怖的霧迷漫着，加深着，膨脹着的當口，一個突發的轉變來臨：民本輪就在那時，鼓足最後的死力，一下扎穩了倒退的陣腳。它開始立住敗退的步調，『哼哼』地在怒吼，在使勁。像一輪巨大無朋的坦克車，以壓倒的姿勢，緩吞吞地，然而威武地回復前進的雄姿。把小醜般跳躍着的濁浪，壓垮在輪底。險灘被拋向船尾巴去，民本輪又一次戰勝它底頑強的敵手。

事後傳出的『據說』，說是艙底下一名燒火夫底臨機應變，傾入火爐裏的兩桶煤油，救了一艘船和搭乘在船上的人物。

民本輪與一隻民什麼輪載來一船船的乘客，給踞在嘉陵江與揚子江交叉點底三角洲上的山城，帶來了色色的變動。

當一千九百三十八年深秋的霧，塗上重慶的時候，這個都市開始跨上種種繁榮的途徑。許許多從下江來的人與物，給它添上更綺麗的裝飾。黑壓壓的人羣，將古舊的街道煊染上熱鬧。穿着時髦的新式服裝的青年男女，因為人數底衆多，以至連這個都市原本的氛氣也給改變。

隱匿在霧的幕底下，都市的浪費與都市的罪惡，一簇簇繁殖。都郵街的十字口，較場口底夜的黯蔭裏，『待士』以更活躍的身姿向行人進攻；『新川』『國泰』等玄關前，擁滿着外形更現代化的青年購券者，和貝甘香水底奇特的香味，從他們底新型的衣衫上飄散開；咖啡館裏滿座是說着下江話的紳士淑女；峨帽彈子房，候空檯者的擁擠和候職的一般……

說到候職的人，在那時候的重慶，是任一個角落都遇得到的。一個新的機構底成立容納下一批。但跟蹤，又由民什麼輪載來更多的數目。他們從烽火底混亂中帶着投奔安全地的心情湧向這裏，滿胸裝塞了幻想和希望。

梅玉涵與譚惠蘭，到這兒快一個禮拜了。都市對她們是完全陌生的，她們更深體味到一種孤獨感。可是她們却沒有失望，求生的慾望給她們增添了自已所預想不到的勇

敢。在這幾乎一個禮拜的時期中，她們向唯一的一個目標努力，他們要找尋工作。她們用盡可能的辦法尋求，她們快要臨近失望邊沿底當口，得救了。

是前天下午的事情，在牛角沱馬路邊。梅玉涵意外的遇到一位熟人——她的父執史耀軒先生。這位史先生是在機關裏做事的，談起找工作，他滿口答應幫忙。說是他底機關裏組有一隊婦女工作隊，大概可以想辦法安置她們兩個人吧，過了兩天，她們果然接獲通知，第二天上午，她們便正式報到了。

在那個工作隊的宿舍裏住不上兩個星期，一種生活的空洞與無聊，使她們又一次感到無法排遣的悶惱。她們不僅僅需要生活。她們更迫切需要工作。她們不禁痛感到：社會上養活女人的地方也許還多，但，給女人們做做的工作似乎太少了，少到近於沒有。

正好這時，同隊的兩位年青隊員，給空虛與無聊的窘迫趕走了（這樣的事情幾乎是每半個月都有的）。那兩人戰前在南京當小學教師，戰爭期中流亡到戰時首都，爲了暫時解決生活，她們參加到這個工作隊裏。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增加她們底回憶的美麗性，她們憧憬於攙和着小天使一哭一笑的教師生涯。當她們一旦發現那個登記流亡小學教師的機構，便立刻將自己登記上去。兩個月後，她們接獲分派工作的通知。她們高興到以踴躍的姿態跑路，嘴裏不絕哼着「同學們大家起來」的歌曲；愉快地收拾自己的行裝，以愉快的步調踏上熟悉的，充滿着趣意的，舊的然而也是新的生活境地。

這情景，給梅玉涵和譚惠蘭一種引誘，一種刺激，也一種啓示，那是展開新鮮的生

活的一種啓示。像多年尋求着的祕密一下給找出了一般，她們這才發現一種爲她們所追求的生活方式。

記起在學校裏，也曾以實習而在學校附設的小學每星期輪值上幾個鐘頭的課，第二天，她們便以這樣的資格，向那登記機構寫上自己的姓名。

## 七

五月的重慶，早晨還有霧，白濛濛咬住山城的腳跟。祇是這稀淡的霧的圍裙，經不住陽光底巨掌的搗擊，不用多少時候，就被驅趕得僅僅留下一痕淡淡的足印。

黃澄澄的陽光，到中午過後，已經可以很親切地撫摩着嘉陵江清澈的水流，鋪塗上一級級連綿的石階，照亮着結了小個兒青桐子的桐樹，溫暖了包纏在若干市民腦壳上的白帕子，勾起輕微的黃塵在路上飛揚，祇是它如今却不能像往昔一般，給這個都市的居民以相同的溫暖與爽朗，他們正關心一點什麼，但是要他們具體地說出所關切着，所憂慮着的事物也是不可能。

因爲這個都市，昨天受過一點災難。日本飛機在昨天瘋狂濫炸這個遠離前線不設防的都市，下新豐街一帶舞起一簇簇罪惡的火焰。從空中闖來了強盜，投下來火種焚燒民房，在抗戰後的這個山城，還算第一次，使大地戰慄的爆裂聲，使長空憤怒的烟與火，



使數十萬市民的心激怒，擾亂。他們被一種暴力一下子從霧一般迷離的生活裏拖出來，開始睜着恐怖的眼注視當前的現實。習慣於霧的黯澹裏的眠球，給劇烈的火焰所刺激，必然生出恍惚的現像，也帶給人的心頭以困惑感。

甚至還有人希望那是夢幻，可惜它已牢牢印上這都市的土地，無論如何無法輕易被拂開。

第二天，是一個青年人大都記牢的日子，它以『五四』兩個筆劃簡潔的數字，在中國史上寫下輝煌燦爛的一頁。

陽光一樣黃，嘉陵江的水流一樣低吟着奔馳自己的歲月；市街一樣被揚起微塵，天空一樣微笑出一副活潑的臉孔。但是人們總發現一點異樣：下午二時以前的街頭，比較先前的熱鬧情形，恍惚倒退了半世紀，竟成爲山鎮一般冷落的。

時間出人意外迅速地帶來變動，一點鐘過去了，兩點鐘過去了，奇蹟在都市裏出現了。夜色快要降臨的安全感，驅使住在郊外的大量市民，從四面八方的道路，形成一條條人的巨流匯聚到這個人海來。他們帶有各色的不同目的：有親友住在城裏的，趕來問訊昨天的驚惶；上半年就需要到城裏購買什麼東西的，被強留下，待到這時才會合更大的人數一淘來；慣於在都市的馬路上消磨多餘歲月的，被拘束了半天更非出來走走不可；還有更多的青年人，帶了憧憬的興奮的心情，趕來參加夫子池中舉行的擴大紀念會；……這麼着，給街頭造出更繁華的情景。

梅玉涵和她的朋友譚惠蘭，這時也從彈子石乘洋划子渡過江來。碰巧這天兩點鐘以後，她們都沒有要授的課。在小朋友還像麻雀一般吱吱喳喳背誦課本的喧聲裏，她們跨動輕快的脚步，喜滋滋地趕赴難得的佳宴般趕到碼頭。

這一晌，她們是難得過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忙，她們除出每天平均幾乎要教五個鐘點的課，每人還担任級任，整堆整堆的算術習本，作文習本等着要改好。忙，她們並不怕，使她們感到困惱的，僅是因爲忙以至不能抽出更多的時間來讀書。由於這點，使她們按捺住種種不必要的衝動，盡量把時間累積成一塊一團，使它的寬闊像一塊大地氈，足以包裹起更數多的黑字。

然而，那到底是不平凡的一天，下午六點鐘，市中心廣場的夫子池裏，爲了紀念這個青年的節日將舉行盛大的集會，上萬的青年要利用這一天，更雄壯地顯示出他們對敵人的憤激與仇恨，顯示他們於精神上包涵有不可輕視的團結力量。這消息被傳開去，飛過了嘉陵江與揚子江的水流，傳佈入整個重慶，整個江北，整個南岸每一角落每一智識青年的聽。他們爲這個偉大的號召所鼓舞，他們從不同的路上向這一號召投奔。

長久地處忙碌的，但有秩序的生活裏的梅玉涵與譚惠蘭，熾熱的心給這個召喚點燃着，她們決定渡江，她們要投身到那時代的洪流，融化在裏頭，以獲得陶醉般的滿足。

還有一種少女的好奇心挑逗她們呢。自從昨天下午一點鐘左右，重慶的繁華街道從

天空降落上百枚的炸彈，誤投在嘉陵江流中的，撩起兩丈多高的雪白的水柱的觀景印到南岸一部份胆大的人底視線以後，當天晚上，整個彈子石便傳遍色色的消息了。由重慶過江回家來的人，像背誦三字經一般唸着衆多的街名，說是蒼坪街，大樑子至誠巷，左營街，打鐵街，西四號，陝西街，餅子巷，新豐街，東華觀，神仙口，白象街……等等都落了爆炸彈，落了燃燒彈，已經被炸或被燒得七零八落，走了樣啦；還有什麼楊慶和大銀樓被炸垮了，闔家同歸於盡啦；左營街一顆白楊樹上掛了兩隻人腿啦；蒼坪街樹德小學的學生像瘟死鴨子般排着喲，又似乎說的人確曾經動手點數過屍體，說是被炸死的至少有三千或二千啦。僅僅唸出這篇賬，就足夠使胆子小的發抖，爽直的人冒火，但也使一些老於世故又善於懷疑的人說它也許被傳述得過甚一點。

玉涵她們要去看真相，要用殘酷的現實把自己磨練得更堅實一點。

四點鐘以前她們已到達嘉陵碼頭，五點左右她們在夫子池的人流中出現。

那兒的人成流，成浪，成堆，成團。她們兩人成爲江流裏面的水點，粉團裏面的一片，旋轉着，推擠着，向着池的中心雁流。

警報是五點十五分頃發出的，淒厲的聲響號叫於接近蒂昏的夕照裏。西沉的太陽，給山城投擲一陣燥熱，也給低窪的處所勾起一層淡烟般霧影。人的心從這情景得到安慰：夜晚將要來臨，黑暗的巨掌會阻礙空中強盜的闖入。他們從經驗得到這樣並不科學的判斷：下午三點鐘過後敵機是不會來的。及至那魔鬼的吼叫一般的聲響劃破長空，穿

刺入所有的空間，意外的事態底來臨，是招致更甚的紛亂。

東面的人朝西跑去，西邊的人反而跑向東；街頭路心的人跑近屋簷，要覓取掩護，但也有張大驚惶的眼珠從家屋跑出來的。人們在惶亂地奔竄！昨天的記憶一下子鮮明湧現，血淋淋的教訓，增加他們的驚惕和悚懼。一陣紛亂以後，雖然確有一部份人，從都市的表面消匿到地底的隧道和若干就着地面的石丘鑿成的防空洞裏，但更大部份的人則是從街頭消失於屋簷下或種種簡陋的建築物中。而馬路心，也少了着稀落的人影。祇是週遭不像原先那麼鬧哄哄，人們似乎爲着等待一個謎的解答，變得沉默與嚴肅。

梅玉涵和譚惠蘭，隨着人流，半被推迫着朝臨江門方面流去；下一段石坡，她們便給人的浪潮的衝激，衝入隧道一般的岩洞裏。

洞裏是黑黢黢的，潮溼的。丈來高的石頂，不時滴下水點，它偶爾擲中人們敞着的頸子，冷清清的刺激便使被滴着的人，禁不住大聲罵上一句「個老子」，隨後就自己笑開去啦。脚下踏着常常是滑滑的泥漿，歪一下或側倒的事，接二連三的發生。一個不注意，踏上別人的脚背，於是一場小小的爭吵，便需要旁邊站着的好事的人出口說上一兩句「唉呀，大家都在避難嘛，馬馬虎虎嘛。」這麼照例的和解的話句。

十多分鐘，在悶悶的陰暗的氛氣中過去。活像被蒙在鼓裏，性急的人已然受不住；即使很有耐性的人，也會給一種不知要捱受到什麼時候的精神的禁閉所煩擾，都希望能夠馬上出去透透氣才好。小孩們叫着，喊着，哭着，掙扎着，要掙脫母底臂膀。於是

做母親的，在哄騙，在咒罵，在無可奈何地唱着歌。

二十多分鐘又過去了，人們像忘記自己是爲了那一種目的進洞裏的。有同伴的人，發現那是擺龍門陣的適宜場合，於是大談特談起來。甚至沒有同伴的，也因爲共同的需要，很容易拉上談話的對手。從打日本龜兒子的的大題目，一直到同居住的李娃兒的小手指給耗子咬了一口等等，都成爲極好的談話資料，像分巢的蜜蜂般嗡嗡嗡嗡，攪成一團語音的混雜體。

有人在擦洋火抽烟，隨即給四面八方自黑黯中擲過來的客氣的或粗野的叫喊所阻止；有人在清着喉嚨吐痰，還有小娃兒在向着石壁撒尿：

空氣裏攪雜了陰暗，鬧嚷，人體的酸素，炭酸氣的微粒，膠樣的水蒸氣，便成功一種磨折人底感官的東西。

具有寡言癖的，或則矜持到不願意隨便向不相識的人答腔而又沒隨身帶有同伴的，給難堪的無聊所驅使，與一部份愛好空氣又愛好活動的人，都向洞口擠去。甚且有些已跑出洞口，站立在深灰色的黃昏的天幕下，仰首觀望灰濛濛靜悠悠的天色。

靠住洞口外的石壁，譚惠蘭以無精打彩的氣派，懶洋洋向她的同伴說話：『唉嚨，真倒霉，曉得這麼，我們就不過江啦。』

『誰曉得，碰上這麼巧的事兒。看情形，敵機大約不會來的。』

『啊，哈！』出力地伸展右手，譚惠蘭打了一個呵欠，把眼眶也漲得紅潮潮的：

『真是鬼東西，會是開不成的咯，警報解除後開夜會，我們也嘸得辦法參加，遲了沒汽船過江，那才夠麻煩啦！』

『怕，倒不用怕，南岸來的又不只我們兩個，這麼多的人留在這邊，難道都游水過去？』

『總是跑的冤枉，快點解除也還可以瞧瞧熱鬧。還得找地方吃晚飯呢。』

『你就想吃，』梅玉涵像責罵頑皮的小妹妹一般說着，語音裏是充滿嬌的。

『呵呵，你不吃的嘿？』頓住一息，堵着嘴兒接下去：『不管這麼多，留在這兒活受罪，總不是好玩的。』

『警報解除後，我們還是到武庫街逛逛書店，買幾本雜誌……』

一陣突發的聲響，把梅玉涵的話的尾巴給截去了。這是一陣混雜多種多樣叫喚的聲響，引起它的，是那斷斷續續的尖銳的汽笛。

『解除啦』，『個老子，解除囉』，這樣的叫喚，麤雜在滾沸的人聲裏。它們造成一張綿密的網，張在腦殼頂，至使汽笛尖銳的吼叫，也只能穿過網的眼孔，零零碎碎篩落在人們的耳孔裏。

其實，叫着『解除啦』這種呼叫的人，究竟根據什麼啓示，那是連他們自己也說不出來，甚且壓根兒沒會思索到這一層的。祇是在這之前，他們心頭不自覺的存在一種希望，希望自己的被拘束，馬上就解除。同時，他們心頭還不覺的存在一種迷信，認定這

樣的時候，鬼子的飛機是不能來，來了它定然會瞧不見回去的歸路。於是祇要警報器發出響聲，用不到細聽那節奏，便可以斷定是解除警報的聲音。

也有一部份過份謹慎的人。側着頭把耳翼朝準風向，凝神努力作一番諦聽。但不知是警報器出了毛病呢？抑或是他們的聽覺沒有充足的經驗，足夠從那陣子嗚呀嗚的聲音裏判別那是安全或危險的信號？又或者二者都沾染了一點兒吧？他們扁了腦壳聽了好一陣子，顯然也聽不出一個所以然。

人的流又衝向街頭，翻滾着，前浪擁後浪，幾乎看得見被捲起的白色浪花。

有一小部份更小心的人，他們也許還留在岩洞裏待上好一會。生活積累起的教訓，使他們對一切都不敢完全相信，天下事統統要打折扣後再打折扣來看。他們的處世原則是小心再加倍小心。在他們聽來，警報器叫出的聲響，分明是一種危險的警號。那份兒悽愴的調兒，甚至使他們的肌肉表面還起小疙瘩呢。於是他們就仍留在洞中，至多踱到洞口，嘟囔着，考慮着，猶豫着，討論着。他們問雖然有一部份中年男女，但大都是強拖住他們的孫兒孫女的老年人。他們給洶湧的人流壓落在末尾。他們給淹沒了，給遺忘了，他們似乎只是那支滾滾的洪流的餘滓物。

譚惠蘭與梅玉涵，隨着人流捲上臨江門橫街，向夫子池方面行進。應該是電炬初明時節，但四下裏沒有燈，甚且沒有一點火星。然而，夜黯只逗留在這個都市的外圍，探頭探腦，考慮着要不要一下就闖進去。殘陽用迴曲折的方法，要在這個花花世界多留上

一步。這麼着，一切便依稀被描出輪廓。當走過的時候，梅玉涵還向右手邊高高兒掛起的，草書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木牌底，白而瘦削的姿影，投下無意的一瞥。

她倆底腦海裏，全然沒想些什麼。近於本能的动作，指揮她們的雙腿，再由那兩條腿搬遷了軀體，很自然地那麼行去了。這時什麼時候？所處的是什麼地方？向前面行進是企圖做些什麼的？這些，他們毫沒有裕餘想起，她們給當前的亂雜交錯的情景所佔有。

路的叉口。圍集一地人，像在看戲法。原來那兒的決口給堵塞起來了，站着的幾名憲警，不准人通過。有的站近去，問訊着不准通過的理由，回答是說：『緊急警報啦』。問的人，和站在旁邊的人，都齊聲以自語的方式提出抗議，七嘴八舌的有的說分明聽到放解除警報啦，有的說這麼晚咯，敵機是不能來的呀。沒有答腔，仍然硬是不准通過。被堵截的人流聚匯或一大堆。後來其中有的慢吞吞打回轉；有的想出巧妙的辦法抄了過去向他們的目的地前進；也有的根本就動，仍舊站在街口那兒，張望着一步步灰黯下去的天色，期待着，用說不出所以然的心緒，來消磨這段無可奈何的時光。

憲警與一些纏着黃色臂章的防護團，揮動臂膀，漲赤着面孔呼喊着，要聚集的人們趕快退去。但，他們的努力是徒然的。想向後打轉的人早已自動打轉，紛紛消匿到不知那個角落去了，不要打轉的人們。趕也是趕不走的。



梅玉涵和譚惠蘭，混在人叢裏站立好一會，無聊的觀念煩擾她們。爲了驅除這種煩擾，她們毫無目的，甚且不自覺地移動脚步，反轉身向來的方向踱回去。像是一天忙碌工作以後午溪邊散步的一雙密友。她們踱出慢悠悠的步律，用斷斷續續的，無意義的閒談，來填補這一段漫步的感情上的空隙。她們一下子談學校裏的瑣事，一下子談個人對某些身邊瑣事的感想。到達路的岔點，她們沒有向岩洞的來路走去，却向右倒拐，跑向鷄街那面去了。

快到達鷄街口的時候，一陣突發的，有點兒不平常的嘈鬧音響與波浪般顛簸的擾動，才把她倆從忘我的閒適境界喚醒轉來。像是一下被從斯文靜穆的夢境拋入混亂恐怖的妖魔世界。在迷濛的鬼域般的弱明中，閃躍着人影，衝來衝去，奔跑閃閃。發動機濃濁的暴音與高射砲炸裂的怒吼，綿密地攪成一團，傳到譚惠蘭與梅玉涵的聽覺，成爲有力的重擊。

緊接着，一陣強烈的爆炸聲，震動得空氣也勃勃作響：地面發生搖撼，屋宇給擺盪着。那可怖的巨音，像朝她們所在地狂奔而來的馬匹踏出的蹄聲，一步比一步攏近。『轟隆』的巨大無朋的巨響突然四下裏迸發着，立刻提高一簇簇的火柱和烟柱，把鷄街口那一帶映紅。於是，人的狂躍，地的掙扎，房屋的戰慄，烟灰的飛濺，幾乎是同一秒鐘在同一空間發生。它們匯合成一段疾速奔騰的瀑布，好如雪崩般的態勢，發生一種巨力，向梅玉涵所在地傾瀉過來。世界像木葉微塵樣被衝潰得支離滅裂，分散披飛。就在

這一瞬，一聲巨響所生的威力，使梅玉涵倒下去了。

她的意識是清明的，感覺一點也未嘗爲外來的暴力所褫奪。眼前一黑，她只覺得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從頭頂向自己直壓下來。『糟，糟，這次算是完了，』她心裏還能夠清晰地自語。而當她這麼想着，毫無辦法地躺倒在路邊較低窪的溝形處所，等待命運給自己以判決的俄頃，再也不容許她有發生另一種想頭的餘裕，立刻有無數的也不知是什麼樣東西，湊合成一種力量掩覆下來。她是被埋在一幢塌倒的屋子底零亂的破木板與磚瓦的碎屑底下。

她曾經覺得一件沉重的東西向自己的腦壳插了一拳，頓時失去知覺。但那過程非常短促，馬上，她像陡地從惡夢裏躍醒轉來，立刻明白自己的處境，心裏還很淡然地反覆想着『這一回可遭活埋了』這叫話，同時更感到四週圍底意外的靜穆。高空下一陣卜卜的機關槍聲，很清楚的投入她底耳鼓。

恰好自惡夢裏醒來那樣。她一時竟願意儘這麼懶着躺下去，還想不到要從躺着的地方爬起來的那回事。

但那情形也非常短霎，幾乎是緊跟着，一個活躍的想頭陡地跳入她的意識：『我沒有死。』試着搬動身軀，也並不難。因爲躺的地方是略微低下去的，壓下來的木柱與板條，都沒有直接壓緊她的身子。只是一些瓦片和泥塊，篩滿了一身；一塊約莫巴掌大小的灰板，敲準她的腦壳。這時，一陣赤紅色的亮光，從空隙直射到她的視線。隨着這亮

光，一片悽慘哭喊的叫嚷聲，像流水一般朝她這方向直衝過來。亮光漸漸變巨大，使她可以看清爽木柱木板縱橫支撐中的空隙。這時，她唯一的一個動作，便是朝那空隙處以最大的速率攀爬出去。她右腳的鞋子給丟脫了，這是她覺得着的事，可是她壓根兒沒有要把它找回來的意思。她唯一的希望是向外爬，她知道外頭在燒火呢。

一旦脫離木條的桎梏，一種悲慘的情景使梅玉涵昏亂到幾乎發狂。赤血紅的一般火舌，四面伸張着，貪婪地舐向黑黢黢的夜空；四週綿密地響起畢畢剝剝的爆裂聲，焦烙的氣味向她捲襲，她打起噎噎來。她發現自己被包裹在火的海裏。一大隊人，恐怖使臉皮打起皺結，眼珠失神地睜突着，衣衫蒙滿泥灰，背着箱子或包裹，硬拖住幼小的孩子或老年人，踉蹌踉蹌向火焰較弱的方面湧過去。甚至成年的女人，也在無助地，恐怖地尖號。梅玉涵近於被動地被捲入這支氾濫着的人流，被推擁來朝前滾。脫落了鞋子的右腳，踏着一件軟肉肉的東西，她尖叫一聲，趕快抽起脚步，躓了一下又向前跨過去，她的臉皮，給四週的火焰映得發紫，兩顆滾圓的眼珠像鬼火般閃爍着。頭髮像亂草般披散在額上，淡灰色的布旗袍的左肩部劃出一條血痕。當衝過一段右側的建築物正在撒野地燃燒着的街道，高熱的空向她的臉部，頸部，手部銳利地抓噬着，她幾乎暈眩過去。生的慾望，命令她不准停下來，猛推着她竭盡最後的氣力，猛衝過去。

脫離了火的包圍的威脅，梅玉涵軟弱地靠住一家茶葉店的牆角；支持不住身體的重量，她坐了下去，微悸地喘氣。

一下子，高的眼眶更高突了，顴骨方楞楞地挺了起來，嘴唇在嗚嚕地蠕動。兩顆眼珠深陷着，迷惘地掃射向跳動的火舌。

當她的意識逐漸回復原狀，一種焦躁的憂念跟隨着一個記憶襲了過來，她想起她底同伴。「惠蘭呢」這麼急匆匆地低聲叫了一句，她馬上像被彈簧彈起來，向着火燃燒的地方躡過去。可是，又突然站住了。她明白自己即使衝過火堆去，也是徒然的。她失望，她打回轉。看明白自己站立的處所是接近會仙橋的所在，一種新的希望引領她急速向前走，將火場拋向背後，也那麼向後拋下她底疲憊與飢渴。

她步行的速率一步比一步加快，心劇烈躍動，思想零亂到極點，恐怖以種種形式向她進襲。人到了這種境界，會想出辦法來安慰自己，會姑且向樂觀方面着想的。所以每逢一個不幸的預感飛過來的時候，她立刻找出一個希望來替代它。到後來，她幾乎肯定地這麼想：『我一定能夠在嘉陵碼頭碰着她，一定的。』也就是這個假定，給予她一種在中途倒了兩蹶，又能夠很迅速爬起來向前跑的力量。

恐怖感與新的希望不絕交替，感情的戲弄差一點使她哭出來。她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紫，夜風的觸手撥着她的頭髮麥苗樣起伏。警報還沒有解除，藉着空中強盜放起火焰的光，她下石坡兩級併成一級，幾乎沒有倒衝下去。她下了碼頭的石階，從跳板跳向閘船上。

閘船廬集大羣的人，都是爲警報留在這一岸，而現在急要等船渡江，回家去給家裏

人送回安慰與慶幸的。這情景給梅玉涵一陣喜悅，她在人堆裏亂鑽着，尋覓着，呼叫着。她底凄啞的悲聲，只引來一些人的注視，却叫得不到一聲回應。

她跌落到囤船底木板的一角，沉落於失望的谷底。她的知覺尚未爲深濃的失望完全抓跑，其時她還聽到旁邊的人在談，在互相猜測着渡江的問題。

『汽划子是沒得囉，要嘛這時他媽的一隻，那才要得。』是一個中年男性的爽朗的語氣。

『沒想望汽划，能多來兩隻木划子也是好。就這麼兩隻在爬，這一堆人怕要載到三更大。』

聽到這句話，梅玉涵陡然地添增了生氣，她趕忙插嘴向說這句的人問出去：『已然有兩艘划子過河啦嗎？』

『是嘛，搖過去兩遭了，人多得很。』

解除警報之後，人來得更多，冒着夜黯裏湍急水流的危險，前來接客過江的划子也更多。常梅玉涵雜在人堆中擠上一艘划子，沒入江面底黑幕裏去的時候，像狂風暴雨過後落出一陣平靜，她底情緒反而變得很是安穩。她祇在反覆地想着：『惠蘭是渡了過去的，我會在房間裏發現她躺在床上的。』恍如在外面丟失一件最寶貴的玩具的孩子，在歸途只希望那玩具原是攔在自己的臥床上。

然而，梅玉涵的這個希望，結局是一個永恆的失望。

青灰色的，巨型的校車，車肚子塞滿罐裝沙丁魚般的，令人不容易就數清數目那麼衆多的乘客，從沙坪壩開出。活像一隻大爬蟲，發出哼哼的喘息，蠕爬於延展向秋日的原野的黃土公路上。

時間雖則快跨上十一月初頭，論時序，那該是將要與初冬接壤的深秋季節。可是這一個雄踞在嘉陵江與揚子江交叉點的三角洲的石阜上的地帶，天氣還頗為燠焯燠的；黃桷樹底深綠色的闊葉，斯文地在枝頭搖擺着；只靠一片片收穫過後開始灌上淺水的稻田和早晨薄紗般披罩着的稀霧，才給它略為塗飾上寂寥的顏色。

廣柑樹綴着星星般淡黃色圓果實，以驕傲的身姿向注視的人們炫耀；起始發黃的野草，也因此裝扮得並不顯出很衰老。公路兩旁疏落栽植的楊樹或闊葉的桐樹，仍然披掛散碎的葉子，間或因汽車駛過所挑起的微風，被摘下幾片搖搖擺擺落向地面。

坐在車廂右側前端靠近駕駛間那兒的電機工程系二年生梅玉涵，斜側着身體，將右肩部靠向開敞着的車窗，臉兒側望向車子頭。帶有稀微薄霧的晨風，不時用手摩向她那瘦削而微泛紅潤的臉龐；長度恰恰披到頸頸子的那頭柔軟黑髮，不絕給撥弄得一盪一披。她的眼神，灌注向車的前方，可並不盯視住什麼觀景。那種矇矓着夢幻的色彩，使

人會認定它們在遙瞻渺茫迢遠的境界。那一境界的形象的變遷，便引動她臉面的表情，不絕交流着驕傲，憂鬱，欣悅，悲愴。

車子從原野駛入一個小場，是快接近小龍坎的所在了：嘈雜的市集的喧聲，一股股從車窗飛擲進來。這種外景的更換，顯然沒能給那位女乘客的意境攙入絲毫雜質。她是把自己整兒個沒浸入回憶的波濤，泅泳於忘我的海。

她已然連自己也記不清的那麼長久的時間，沒曾坐着校車進城。那的確大半是因為忙，她把自己的全個生活，都放到功課的忙碌上。她像長久飢渴的人一般，貪婪地吞嚥着每一冊課本。於是一分一秒的時間，也擴大成爲不能夠輕易放過的物品。這天她不能不趕早班校車進城去，完全是因爲一樁意外的事。

昨天下午，她正忙着在宿舍裏趕作習題，一位同班的女同學，在關緊着房門的宿舍裏找到她，說是報上有人登廣告尋她呢。平常看報總是匆匆翻看一下標題就算了事的，她自然不會看到經濟廣告欄上那塊豆腐干大小的尋人廣告。一旦聽到這個消息，便帶同驚喜飛奔向圖書館的閱報處，去看那則廣告去了。倒以爲是那一位親屬到來，要尋她相晤。及至看到那則廣告，要不是顧忌着時間太晚，沒辦法打來回，也許她昨天便進城去了。

廣告上登出找她和譚惠蘭，兩人的名字並排着。找尋她們的，是一位比親屬的引誘力還要強大的朋友，名字叫做穆瑞華。她們在抗戰前是同校同班的老朋友。抗戰後，一

道從家鄉流亡出來：家鄉不久即陷入敵人的鐵蹄下，和她們斷絕了關係。她們結牢着，在抗戰的洪流中翻湧，飄泊。終於，一起出來的，給一股摸捉不着的潛流，給衝激得七零八落地分散了。穆瑞華和她的分散，已然是兩年以前在漢口時的事。兩年的洪流，給動亂的時代增加了上百倍洶湧。使浮泛於那上頭的人，覺得恍如度過兩個世紀那般苦難與綿遠。一切的變動，巨大到令人不能不於現實之前感到困惑的惶亂。在這樣的兩年

中，她們完全隔斷了消息。一位特別被關懷着的老同伴兩年來變動的奇景，就將要多彩地在自己的視野前展開。這真比瀛海游者星柏達所憧憬的寶島的珍藏還要豐富，它以引誘採寶者一般的情況，引誘着梅玉涵。

此時，車窗外不絕奔流着的樹叢，田畦，歪斜的木板屋，給轎夫扛着的轎子與滑竿，疏落的路人，江流或小溪，都在她的眼裏變化成過去的一點一撇。車子旁嘉陵江邊行進的時候，她正想到坐着民本輪溯行長江的景象：而當她想到置身於「五四」大轟炸的險怖時，「轟隆」的聲響與震動，使得她突然從恐怖中被喚醒。車子已然停在李子壩底樹蔭披覆的馬路邊，正向外面吐出它的乘客。她也是應當下車的一個。

踏着秋日陽光塗黃的石子路，一陣輕鬆的颯爽襲上心頭。看着校車氣喘喘向前開走了，屁股後頭放出一陣黑烟。她從深藍色陰丹布的旗袍口袋，摸出一塊白帕子揩一把臉，順便將抄着地址的那紙片，掏了出來。

按照那紙片上寫的號碼，她向兩三個不相識的擺攤小販問訊。她從公路向左側下一



段斜坡，找到那家三十八號的磚房子。那是紅磚蓋造的矮小樓房，就那一帶的環境來說，它不能算是太簡陋的建築物了。比較前端那所驕傲地踞在半山朝脚下睥睨着的灰色的鋼骨水泥的別墅，它難免要自慚形穢。但比它底鄰居，那更多數目的板皮竹片構成的寒槍矮屋子，那它也算得是頗可自豪的了。

上面已就說過，它是紅磚給蓋成的。它雖是盡最大可能減省着工料，但到底也還有一個磚壳子呀。而且，它外面的衣衫，並沒給久遠的年代清蝕得太過隨舊，尚有半老徐娘的臉頰的淡紅色照映出來，給人們說出它底歷史。只因屋主過份貪婪，最大限度利用它內面的空間，把來分隔成一丈見方的房子十幾個。現時這一帶正踏上繁榮的跳板，故而這所紅磚的建物裏的每間小房，都住得有人。

駐足於這建物的玄關，梅玉涵向一位從裏面出來的中年人探問。聽的人初時是歪着臉，愛理不理地像聽不懂，也像根本沒曾理會這回事。接着，才恍如從深沉的思索裏醒轉來般，臉面刻板到壓根兒談不上那是人的臉孔那麼毫無表情，他指給梅玉涵右側的樓梯，說是在樓上。便生怕別人要揩他的油，管自踱了開去。

梅玉涵從樓梯登上二階，接住梯口的是一條窄狹的甬道，兩旁間隔相等的距離排列着四扇豬肝色的單扉，都嚴緊地扃起。這倒使得梅玉涵不能不一下子猶豫住啦。穆瑞華到底住在那一房呢？廣告上註明的只是這幢紅磚房的門牌，却沒有註明樓上或樓下的那一房間。略為遲疑一息，她擎起指頭去敲響甬道右排臨近梯口的那扇房門。隨着「的

的」的音響是她底心的跳動，生怕房門一開就是穆瑞華。

房裏一個女性的應聲，問是「誰」；跟着，樓板在脚步底下細碎地嘆怨着，門「呀」的向裏廂縮開去。一位裝束斯文的中年婦人的修長身姿，堵住房門所讓出的空隙。她以非常和藹的指點回答梅玉涵的問話，從表情及語氣看來，她和穆瑞華倒像是相識的。這番是再也不會錯了：當梅玉涵站到右排第三個門口，直面住闔緊的門板，一種難以描述的感念，隨着她底舉起來碰着板面的手，霎時流遍她全身。那是一種驚喜，惶惑，興奮，悲傷的混合體，它使她一時陷入忘「的」困感中。但，這種情緒沒維持多久，便被掩開的門口所吞沒。

突然的訝譁，使梅玉涵不禁意外地叫出來：

「啊呀，是你哩，歐陽先生！」

「哎呀，歡迎老朋友，」被叫做歐陽先生的，靦腆地一個羞澀的笑，仍然以朗誦詩句的抑揚聲調這麼回答。

這時，房門左側角落裏，叫出一聲梅玉涵所熟悉的叫聲：

「是玉涵呀？快進來，快來！」

梅玉涵一脚跨進房去，像跨進一個陌生的世界。

歐陽文非的出現，對梅玉涵也許不算一件挺意外的事。在漢口，穆瑞華原是跟他一塊走了的。報紙的廣告上雖沒會也刊出歐陽文非的名子，但至少，梅玉涵是曾經那麼

猜測過。一日門開後出現的是文非，雖然因為突然的見到，引起一下訝異也是難免。但立刻，便覺得這原是很自然的事。只是歐陽文非這個人的變，却馬上為她所注意。的確，他更為瘦削了，臉頰窪進去，眼眶也深凹着；顏已蒼黃到近於土紙色，頭髮披得更長，舉動與表情變得呆滯；藏在那件破嗶嘰西服裏廂的肩胛，更像刀削一樣整齊方楞。大致沒有變動的，似乎只是他那腔故作得近於女性的語調。

然而，房間裏的另些景象，因為大大超出了臆想而使她不能不暫時迷亂於現實之前。

房間的面積約莫一丈見方，靠裏牆正中間開了一扇窗，使房裏的光線還算得上充足。靠窗洞下——木板面的川產方竹桌，上面雜亂地擱滿東西，有醬油瓶，有方馬口鐵盒，有斜躺着的鏡子，有缺口的瓦茶杯，也有橫倒直豎的書本……它使人一眼只能得到一個雜亂的概括的印象。右牆立着兩隻竹書架，上頭滿擺書本。三張方形竹椅，沒次序地隨意亂置。在房門的右邊，是一張大竹床。就這麼一些傢具，已然把房間填到差不多再也喫不消了。竹床上的被褥並不華麗，甚且顯出寒愴，污垢與凌亂。房裏其他的擺設，也大都脫不出同樣的評語。它給說明着，這房間的主人，境况是並不怎麼寬裕的。

穆瑞華正盤腿坐在床上，解開的上衣的縫罅中，襯出一片少女的潔白的胸脯。膨脹的乳房的基層，在瘦條的胸膛上構出一道肌肉的軟溝。其中的一隻奶頭，正給一個長着

黑油油的髮絲的小腦壳障住。只這一太過意外的景象，就足夠使梅玉蘭站在那兒發默，一句話也無法說出來。這是她完全沒想到的，它簡直是那寶島上的奇蹟。這奇蹟一下躍進眼簾，使她倉猝間分辨不清感到是喜還是悲。同時，一種少女底特有羞婉感，竟使她底臉龐頓時泛起淺紅，甚至連歐陽文非的客氣的讓坐聲，也沒有在她底感官引起反應。但立刻，不使自己的慚愧相給別人看出的好勝心鎮靜住她，便強裝出沒事樣子，在床前一張竹方凳上坐落，同時以和緩的語調說：

『噯，你什麼時候生了孩子啦？』

一種母性的驕傲色浮現在穆瑞華黃瘦底臉上：『唔，是去年十一月在桂林生的，寶快妥週歲了。』

『你們到桂林夾着，什麼時候到重慶來的？』

『先莫談這些，要問你，惠蘭沒和你在一淘？』

『唉，惠蘭？她死了！』

『死哪？』坐在靠方竹桌那頭的竹凳上的歐陽文非，禁不住驚嘆地叫出。

『是的，她死了，』梅玉涵的語腔緩慢且低沉：『死了，死得好慘，連屍體也沒給找到！』

『哦，那是怎麼的？』穆瑞華的臉色似乎一下蒼白了一倍。

『被炸死的，被敵人的飛機，』一雙紅圈圍上梅玉涵的眼眶，她努力硬給忍住了：

「你們離開漢口之後，我和她一塊兒也離開那兒，我們一道到這裏。去年「五四」，我們在夫子池那邊給敵人的炸彈轟散，以後便再沒有見到。」

「也許她沒有死，不過大家給衝散就是啦。」

「哪，不會的，不會的。那時我和她都在彈子石一家小學裏教書。要是走散，她第二天就會回去，可是她以後就一直沒回去，唉！」

死一般的沉寂的氣氛，流佈到整個小房間裏。小娃兒似乎也感到懼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瑞華趕快用右手輕輕拍着小孩的臀部，口裏哼呀哼地唱起大刀進行曲，那樣兒滿像一位小媽媽。這一偶發事件，倒把房間裏繃得緊緊的空氣，給捩鬆了點。梅玉涵看着這情形，心頭不禁生出一陣奇異的滑稽感，同時也把話題轉到別方面去：

「小娃娃滿好玩的。」

「唉，真累死人！」做母親的雖是發着照例的嘆怨，但顯然，這句簡短答語裏，是包括着驕傲，欣快等種種複雜成份。

「我倒忘記問問你們的……」

「唉，快不要談起咯，」瑞華雖這麼搶着插斷玉涵的問話，但頓一頓還是繼續說：「一年到頭，總是喫不飽餓不煞，維持着。我們由桂林到這兒，一個多月啦。文非在編副刊，我也在那報館裏擔任點資料室的工作，就是登報找你的那家報館裏。才這麼勉強過下去嘛。東西又太貴囉，一天比一天貴。」

看到玉涵沉默着沒說什麼，瑞華頓住一下說開去，把嘴巴朝向歐陽文非坐着的方向一撇：『那一天，他忽然心血來潮，說是也許你們在重慶呢，就登出那塊小廣告。在桂林時，我們也曾經登過報，可沒有找着。』

『是的啦，我猜你們很有可能到重慶。在漢口時，你們一道不是還有一位姓過的嗎，可不知現時在哪兒？』一直只在聽着的歐陽文非，答腔出來。

『沒有消息。』

『唔，你近來在幹些什麼了？』

『我現下沒做什麼事，我讀書。去年「五四」以後，我變得單人獨馬留在這兒，那真寂寞得死。後來，裏一個叔叔把我的消息告訴父親，爹從上海來信勸我繼續學。庚午紀點兒，我——說——心——一——點——也——沒——真——實——本領，這麼亂亂，是付不出什麼結果的。祇會跑，失望的。確是這樣。他叫——還是繼續入學校，他這句話把我從失望中救轉來。去年暑假考入大學，特別選了電機工程這一科。』

像聽不同世界裏的說人動聽的故事，穆瑞華沉浸於一種遼遠的想象裏，沒有覺着自己應當回答什麼好。

『我是難得進城的，以後進城時也總算有可以找來談談的地方呢。什麼時候，你們有工夫，到沙坪壩耍去可好？』

『蜜絲梅早上還沒喫東西嘛？我去叫幾碗麵來。』

雖然梅玉涵站起來竭力阻止着，但歐文非終於着破布鞋，達達的下樓去了。

他們的這番動靜，像把穆瑞華從夢中喚回到現實。好如小孩子向大人要求一件過份的事般羞怯的。她向梅玉涵說：『嘻，我也想讀書喲，要不是小兒拖住，我真想馬上就跟你去。我近來感到非常空洞：感到一身空洞，也感到這種生靈空洞得很。進學校很要點錢？』

『要不了很多，我現在可以貸金了，這就相幫一大半。爹再寄給點錢來，自己省用點兒，也很容易解決。你沒給家裏寫過信來嗎？』

『沒，一直沒寫過。唉，作算找到這點錢，也是無法的，我現在像給什麼東西綁牽着一般。』穆瑞華說話的聲調，一下變得很是哀怨。其時她垂下頭去，目光立刻接觸那安詳地闔上稀眉黃毛底下小眼甜蜜蜜酣睡的幼孩的白白臉兒，小鼻孔微妙地抽動，呼吸出細細的氣息，緊偎在自己的胸脯，是多麼充滿信賴與純潔的幼弱靈魂啊！她感到一陣難堪的內疚和一種對自己自私的呵責，不禁在心頭反覆唸着：『我不能丟下他。』

『你們的生活過得很好的？』爲了打破沉悶被硬想出來的這句話一旦說出口，梅玉涵就感到自己的問話實在是愚蠢，於是趕忙補充一句，算作爲改正：『你覺得結婚這事怎麼樣？』

『唉，那是無聊，一天比一天無聊。要不是這小鬼出來，我可真不知怎麼過下去』

哦！」

「世間上的事，大都是這樣的。」

「真是一樁說不出道理的事：初時我感到很需要一個人照看似的，就馬馬虎虎跟他一道走了。現在回想，自然覺得後悔，但，有什麼用呢！所謂婚後的歡樂，是很短的。祇是兩個人一旦在一起，好像什麼都這麼決定下來啦。奔放的心給一下收束到窄狹的籠子裏，全部注意與關切都散到這上頭去了。生活的担子一天比一天壓緊，以後便忙着去應付。再加上文非的身體不好，一生病就發脾氣，真是……」

沒有完的話，不知怎麼一來給吞了回去。

「我覺得你還是寫信和家裏聯絡一下的好。毫不考慮便和家裏割斷了，我們是錯誤啦。我們要好去利用它，利用它幫助我們築路腳。」

「唔……」

「必要時我們可以得到幫助，爹媽總是愛兒女的。前些時父親有信來，也還說起家鄉的情形。他說家鄉和過去差不多，只是更加窮了。惠蘭父親那所紗廠，機器給東洋人搬走。有點錢的，都不願意留在鄉下，多向上海擠。」

「我倒有時想起家來，」穆瑞華的腔調給回憶的索子拉得緩慢而拖長：「要是再能夠過那時的生活，那纔……」

房門啾的一響，給從外面向裏廂推開，把她們的對答截斷。歐陽文非後面跟着的小



徒弟，用托盤送進三碗榨菜肉絲麵來。

臨到玉涵要走的當口，一陣失望在瑞華的表情上很清楚的畫出，那是屬於小孩被一下拋進陌生的孤寂境，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同伴跑入熱鬧快樂的樂園時所感到的。這點，梅玉涵自然很清楚覺着，心頭生出一陣同情的太息。只好一邊摸着小娃兒的臉，說是自己一定想辦法常常來看他們。

在紅磚建物的玄關，他們送走梅玉涵。穆瑞華抱着小孩子微顫着，蒼白的瘦臉上的  
一雙黑眼珠，已給潮膩膩的淡紅的暈影所圈套了。

## 九

凍桐花的季候剛剛跨過去，山城上罩着的天色，常常會比較爽朗，像是太陽馬上會跟着躍出來似的。蠶豆花在新市區的一些坡地上，也散描出點點紫彩，把隱約飄忽的清香送進細心人的鼻孔中。

可是這樣的天氣，易悲又易怒。一個刺激，一下轉變，它就淒淒怨怨落下牛毛雨來，稀一陣密一陣，給出門時偷懶不帶雨具的人受點委曲。梅玉涵便給這種雨水阻在上清寺一家雜貨店門前底遮篷下。

她早上就從沙坪壩趁校車進城來。爲了領取父親從上海寄來的一筆款子，她揀這功

課最少的一天，大清早趕到重慶市內。

此時是下午一點鐘左右，她已然把款領到，也已然到棗子嵐壩一位父執史耀軒家裏吃過午飯出來。依照她的計劃，剩着要做的事，便是去李子壩看她的舊同伴穆瑞華去。因為時間還不很短促，她便不顯得太匆忙。步行到上清寺向左手倒拐不很遠，陰暗下來的天色篩下一陣雨點，把梅玉涵迫上行人道的遮篷底下。站在那兒，無聊地望向雨中的街頭。馬路中，仍還有疏落的人在走動。有些大概是剛出門的，撐着油紙傘或者披了膠布雨衣。但也有少數心頭給要緊的事情所驅迫，顧不了水點向頭上及身上灑，急匆匆地向路上向雨的細線中穿過去。

雨點漸漸變為稀疏，梅玉涵仰頭瞧那現白的天面，心裏廂在想：雨是快停了，再落稀點兒，就可以走的。這麼着，眼光又擲向雨霧中的街頭，突然，從十字路口那兒，轉過來一個熟識的身姿，因為是朝向自己這方面跑來的，所以一眼便看得清晰。在雨點的交通織中，頭髮給雨點膠在一塊，舊的士林布大褂上頭也是溼漉漉的，穆瑞華兩手緊緊摟住用紅布小夾被裹着的小孩的身軀，不管雨的吹打，加速着步伐朝前面走。她像在逃避着什麼災殃的追趕，又像急迫追趕向什麼希望，正集中了注意趕路。臉色給雨水襯得加倍蒼白，全部面龐的表情，烘托在悲淒的氛氣中。他因為全然不曾提防會有人叫喚自己，梅玉涵的叫聲顯然使她神經質地愣住一下。晃着迷惑的眼光，向四下搜索。待到梅玉涵叫響第二聲，而且還自屋簷下，跨出一步，這才穆瑞華看清楚了，便蹣跚跑近玉涵的身

邊，喘息着。辛苦掙扎着要實現說話的企圖，但眼眶已先泛溼。湧出的過多的淚水，決開眼眶的堤，循着頰面向下滾下去。

玉涵給接過顫戰的雙手摟着的小娃，並且立刻注意到瑞華沒會隨身帶着手帕，於是隨手把一條淺藍色的方格子帕子交了過去。

穆瑞華一邊擦眼淚，同時鼻孔還在抽噎，這舉動已然引起也站在屋簷底下避雨的人底注意。玉涵此時發現四面隔三間鋪子是一家川式茶園，便低聲向瑞華說：

『我們到那邊坐坐去。』

穆瑞華默然跟了過去，一直到店鋪的內進。她們在方竹桌子旁邊坐下來，堂倌泡來了兩碗沱茶。

『喝口熱 再說罷，我看你這麼淋到溼漉漉的，怕會受涼哪。』

像在外面做錯事情回到母親旁邊的孩子，在慈愛的撫慰下感到無言的懺悔，一陣羞愧使穆瑞華低下頭去。

『我是要去看你們的，怎麼這大的雨還跑出來？』

快一歲的孩子，在受了驚恐後又逐漸回復常態，漸漸在梅玉涵的膝頭上活動起來。依呀的叫喊着，撐手伸脚的。瑞華把孩子一接過去，看着那副天真的小臉，幽怨地嘆口氣。

『唉，我們搬家咯，不住在李子壩。』

「啊，怎的你沒寫信告訴我？」

「搬過來還不久，現在住在曾家岩附近。」

「那，等會雨停了，我再到那邊看看歐陽先生去，你剛剛冒着雨到哪兒？」

穆瑞華的披着溼頭髮的腦壳，痛苦地搖擺兩下，一陣悲傷的陰霾又從她底臉部昇

上：「不，我不要回去。」

「唔，怎的？你們吵嘴？」

「他罵我，他打我呢，」穆瑞華的語音震顫而且低弱。可是這麼一說起，鬱在心頭的情感却得到盡情傾瀉出來的機會：「他不幹那報館的事咯，跟別人吵了一架就辭掉。差不多一個月囉，四處找事也找不到，他的脾氣是一天天變壞的。」

梅玉涵把茶碗拿起喝了一口，沉浸在悲苦的思索裏，沒說什麼。

「雖然我還是幹着那部份小事。他起初迫着要我也辭，後來也就不說什麼。可是收入微薄得很，怎麼支持三個人？開頭他還討到一點積欠的稿費，又借過好幾處債，後來路子挪斷了。房東迫着要房租，只好搬了出來。住到這邊來，他更是動不動就大發脾氣。唉，是完全變了，他完全變了一個人。我弄不明白，我怕他。」

一陣恐怖的回憶，把她的話堵住。

「一個人失意的辰光，總難免有點不痛快的。」

「不，他簡直完全變了一個人。在過去，我做夢也想不到他的嘴會說出那麼多那麼

粗野的話。那種罵人的下流話他也說得出嘴，他用那種話罵我。今兒早上，錢也沒有，米也沒有，他就儘躺在床上不起來。後來只好迫着問他怎麼辦，起初他理也不理，末後他突然把床邊那張破褥子團緊猛力向我擲過來，叫我拿去賣了喫……」

抽咽的濃濁的鼻音，和她的話的尾音攪作一餅，分辨不清。他把臉孔埋向曲着擱在桌子的臂膀上，又痛楚地哭起來，肩胛作着有序的抽搐。

梅玉涵給這情景弄到一時想不出要怎麼說。直面這麼殘酷的悲劇，僅僅同情兩個字已然不能恰當說出她的感念。倒有着恍惚自己也陷入這悲劇的內容裏那樣的直覺，她因而一時爲了想不出解救的辦法而苦惱。

「他還要打我呀！他用褥子把我擲倒，我坐在地下跌了一陣子，禁不住哭出聲來。他從床上跳起，用力毆響床面，叫我滾。後來說一手擦下那褂衣架子，說要打我呀。滿臉的兇狠，像要喫人。我怕他，我受不住，走出……」

梅玉涵在自言自語：「一個人變得真快！」

停一會兒，她憐惜地凝視住發散着水蒸汽的穆瑞華的頭髮，用柔和的語調說：「瑞華，你再不要哭了。他不過一時在氣頭上，過一會就好了。床頭架床尾講和，夫婦生活原免不了小風波。雨快停咯，我送你回去，再向歐陽先生勸解勸解。」

「我不打算再回去了，我怕，我怕他真會打我。」

「那，你打算怎麼辦呢，這麼下去？」

『我打算到蜜斯夏那裏暫住着，再想辦法。她是報館的同事，她同情我，願意幫助我。』

『你不可以到報館裏領點薪水回去，再維持一些時嗎？』

『早已透支一個月的錢。唉，我在那邊原是幫忙性質，算不了什麼職員，談不上薪水。幫忙整理資料，一個禮拜三幾天，拿它他幾十塊錢津貼。預支一個月，就算天大人情，唉！』

『上次我不是叫你給家裏寫信嗎？』

『信是寫過了，還沒回的來。總是遠水濟不了近火，也是一個空！』

此時雨點果真停煞。原先抱着避雨目的的茶客逐漸散去，使得茶館裏頗爲空虛。堂倌籠着手靠緊茶桌打瞌睡，涎水從嘴角向下直掛。一個剃頭師傅，鈴鈴地彈響鋼鉗子，經過人行道過去了。一輛卡車，嘟嘟叫嚷着朝這邊駛來……

穆瑞華洶湧的悲感的波濤，顯得已趨向於哀怨的沉靜。她止住哭，頭也抬起，木然睜開還綴着淚的紅腫的眼皮，一動不動的默睇着。摟在她懷裏的小娃，發着細碎的鼾音，早已睡去。

空氣像一條條帶子，在沉悶的空間飄遊，發出悉索的音韻。

梅玉涵突然想起一點什麼，全神貫注，右手從脅部插入藍布褂的口袋中，微細地在衣服底下蠕動了一會子，抽出來，從竹桌下面伸向穆瑞華那邊；

『你把這點錢拿去，維持些時再說。』

穆瑞華看到握在玉涵手裏的幾張鮮紅十元券，起初喫驚的樣子。這對她是有點出乎意表的事。接着，她禁不住低垂腦壳，臉龐泛起赧愧的微紅：

『那麼……你自己怎麼辦？』

『你莫要替我担心，我會想辦法的。』

穆瑞華雖則感到驕傲心受了創痛的難堪，但一種更大的意慾使她免強伸手去把幾張票子接過來。同時，幾乎只有她自己聽得出的那麼低弱地嘆了一口氣。

『你還是回去吧，我送你一道去。』梅玉涵不等對方回答，已先自站立起來，隨手把茶資掏出放在桌面。

穆瑞華默然跟着站起來，一道出去。

雨早就停了，太陽躲在雲片後面，祇羞怯怯給人一點兒摸不着的炫炫。

經過一家食品店，梅玉涵提議進去買點東西，穆瑞華沉默着跟進去，也沒說什麼。

當玉涵拎着紙裹着的麵包和一包糖，跑在前頭一手把房門推開，歐陽文非聽到房門聲響，心裏多半肯定是穆瑞華回來的，但躺在床上身軀，也免不了很自然地朝外面一轉。迎着柵簾從門的開張處跨進來的，出乎意外，却是梅玉涵。倒使躺着的歐陽文非不能不同時感到羞愧，紛亂。

他立刻想不到要怎麼才好。很不好意思地笑着向玉涵點頭打招呼，接着用不大清晰

的語調支吾着，說他自己有點小毛病。

『是啊，那就不起來，』梅玉涵揮出阻止的手勢說：『天氣不好，很容易感冒，該好好休息一下吶！』

『沒有什麼，稍爲一點不舒服，並沒什麼。』

穆瑞華堵着嘴，向一張矮竹櫈坐下，小娃兒還是很平穩，很甜蜜地酣睡在她底懷中。

雖則在白天，這房間的光線實在稱不上「可以。」作爲光亮唯一來源的那尺把寬的窗洞，外頭擋有一堵高聳的牆垣。光線不能不打幾個轉折，被剝剝再剝剝以後，才剩下一點滓餘拋進房來，立刻又給那黑黝黝的木板壁幾乎全部吞了去。房間是窄的而且矮，陳舊能夠發散一陣刺鼻氣味。蜘蛛很悠閒踞在牆角的網上，睜眼窺察房裏面人類的動態。老鼠經常開運動大會，比賽田徑，就以人們的脚當作高欄，一躍過去了。

這窠藏在小巷的叢屋中間的小木板房，空氣裏面似乎給攙有煤煙，老是濁油油。

『剛從上清寺那兒來，就碰到瑞華，順便買幾個麵包給小寶。』

『何必這客氣，又花錢做什麼的。』

『你們搬了，也沒有告訴我。要不半路遇着瑞華，我還摸到李子壩去呢。』

因爲要趕上校車，看到他們兩人再吵起來的意思已消失了，梅玉涵這才放心回去，四點多離開那顯得頗爲寥落的家。



在趕功課的忙迫中，梅玉涵接到瑞華的信，那是她底城裏回校來差不多一個月以後的事。信裏說歐陽文非已然找到職業，在當機關小職員，大概可以勉強維持生活。這自然給梅玉涵一點安慰。覺得只要是職務，不管怎麼小，總比無聊閒住着要好。也就慢慢地將對好友的焦急的關懷，放鬆弛下去。

暑假前的大考，是一場緊張的遭遇戰。大家流着汗，小心翼翼，但又勇敢地去應付它。這其間，梅玉涵又收到瑞華的信，說是歐陽文非病了，而且患的一種很令人寒心的病，她可沒有在信箋上明白寫出那病名。讀過信之後，心頭又是一陣憂慮。對那患着的病症，也猜得出幾分。但緊接着，她底全部注意力，又給厚的課本與難的課題所分佔，一時挪不出更進一步去思考那不幸的消息的餘裕。

放暑假的初幾天，在休歇一場激烈戰鬥過後的疲憊中，梅玉涵給忽然想起穆瑞華的思念所煩擾，從疲憊裏醒轉，便趕進城去專一爲了看望他們。

歐陽文非的病似乎是好些了，就是說，病已然潛伏下去。人瘦得像一條枯藤，臉面的顏色像紙，精神倒還不錯。夜晚與清晨的咳嗽則仍然留纏下來。說是前些時曾經吐過兩次血，躺了一些時候就止住。能夠跑動，就仍然繼續上辦公廳，這些時也一樣得爲了一點錢寫他的詩。

『唉，有什麼辦法呢！』歐陽文非的語腔越發悲顫到像演悲劇的主角所說的。

梅玉涵此時所能夠的，就是說上一陣不着邊際的空洞的慰安語。

## 10

一千九百四十一年九月下旬的一天，重慶一張報紙國際要聞版底下刊載本市新聞的窄狹地盤中，在不爲人注目的位置，用反線框着如下一段短消息：

### 歐陽文非病逝

【本報訊】文藝工作者歐陽文非，患肺結核，臥病日久，終至不起。於昨晚十一時許，病逝曾家岩寓次，遺弱妻幼子，身後異常蕭條。歐陽氏爲一新詩人，出版詩集多冊。前曾任本報副刊編輯。刻除由本報酌助治喪費外，各同人亦紛紛致賻，並前往弔唁云。

在這個山城。正忙於以勇敢的身姿迎接敵人奸狡的「疲勞轟炸」以及種種無稽的謠言的當口，這一段短消息，並沒會給引起多大注意。前些時，人們一天到晚忙着進防空洞，甚且有過連續七晝夜都向洞中進出，大家是難得好好兒休息一會。但，他們的精神，却不會絲毫爲敵人的詭計所挫折，倒反而顯得更加沉着堅硬，他們恍惚早就預料到在這一段生活是應當有這→着，一點也不感到驚異，唯一的辦法，就是以更勇敢，更鎮

靜，更愉快的心情去有計劃地應付它，他們絕對信賴陪都的地層，他們各自使用着最安全的方法。不過，那顯然對他們的生活是有影響的，他們的時間被割碎，被大部份佔據了去，故而在一旦有點餘罅可以利用的時候，便被他們利用着去做早就覺得非做不可的要緊事。

近幾天，敵機底擾亂性的行動是稍為間歇，人們的生活遂漸從緊張中回復了常態，似乎忽然記起有很多被擱下的要事，已然堆在那兒快發霉啦，非得趕快做不可，一下子又於工作與生活上變得忙碌起來。這時，謠言的散播也一樣不肯放鬆，一會兒說是聽到什麼廣播啦，說是敵人的下一着棋是什麼「惡性轟炸」啦；又說什麼怕要掛出「白球」或「花球」啦。這些，使人們於生活中還免不了隨時想起更巨大的艱險。此外，自然也有一部份人。乘着時機忙於享樂，忙於推進謀求更大財富的計劃，有誰能分出多少思維，注意於一個小人物的生與死呢！

於是，那張報紙上面刊出的那段加上粗黑線的短消息，在這個都市底市民眼前，便僅是疾馳的車輛窗外一方小黑田，一溜便毫無蹤影的過去。

說真正一完全不引起這都市所有的人的注意，那也是不確的。大部份的人，誠然不會給這段短消息引起多少感情上的漣漪；但也有一小部份人，在這一段短消息之前，發生出無言的但是沉重的哀感。他們中，甚且拿着報紙一看，就呆住，覺得不知怎麼變得很難過的人，也是有的。其中有一部份原就與歐陽文非相識，不過也有並不是相識的青

年人，他們平素常常讀着歐陽文非的詩，一看到那段框在黑線中的消息，便記起來那個熟識的名字，就恍惚給窮與病殺死的，正是一位自己的朋友般。

梅玉涵吃午飯以後的看報時間內，讀到這段消息。

學校的開課，還只有一短段的時日，就如同一列火車從又一個站上始動起來，一切的進行正跨出慢吞吞的起步呢。再加上，從這個學期，她是躋上三年生的境地，足兩年的努力，她們把基礎大致打下了一個模型，用不到像開初那樣，覺得一磚一石都要從頭鋪起。這些時，也總算能勻出一點時間，做功課以外的事或稍爲作一下休息。她每天就有時間多翻幾種報紙，多花點兒工夫在那上頭。

當她一口氣讀完歐陽文非病逝的消息，她毫不猶豫地生出唯一的一個決定，決定馬上趕到重慶去。每逢到了這類必要的時候，她的決定是勇敢的，她的行動是堅毅的。

死去的人，是她的好朋友穆瑞華的丈夫。不單只這樣，她所以決定去，還有更重要的理由，穆瑞華是怯弱的，是很缺乏應付任何意外事件底能力的；而且當時又孤伶伶地飄落在離家幾千里的地方，沒有多一個熟識的人與多餘的錢。友情與同情，使她決然馬上就動身。雖然對事情究竟有什麼辦法，她一點兒也沒得把握。但她可並沒想到這麼多，這件事情給她預備的唯一的路，就是進城去。

坐上校車，自沙坪壩奔馳向上清寺的幾十分鐘中，她的感覺始終與外界的景象隔

離。她整個兒沉落到雜亂的、多樣的思索裏，她想到過去與未來，想到一塊兒結伴跑出來的五個同伴，想到程瑞華的悲慘的處境……她的心頭反覆背出這句話：「唉，這樣的生活，這樣的結局。」

當她一脚踏進程瑞華住着的那條巷底巷口，在窄狹的小巷中佔據觸目的地位的那具緋色棺木，使她怔住像陡然喫一驚。一種很機微的意識向她襲擊；她覺感到鼻子一陣酸癢，幾乎沒有掉下淚水。

時候雖只下午兩點多，略爲偏西的夕陽，就已不在這巷子裏留下點兒足印。一眼望過去，剛剛習慣於光亮底的眼球，一陣昏黑，像是直面着一條通向幽靈境界的甬道。一陣冷風迎面刮來，梅玉涵的皮膚表層不禁馬上浮起小疙瘩。要不剛巧這時有一家人家的門呀地拉開，兩位中年男子朝巷口走出，梅玉涵準會駭怕得戰抖的。

她鼓起勇氣，罵了自己一句，向程瑞華的門前走去。接近了棺木，她向它投過愴然的一瞥。

舉起右手打算敲門，她發現門祇虛掩上，裏面靜悄悄像根本沒有人。她推開房門，一脚踏進黑黯的窠裏。突然，一聲清脆的調驚叫着自己的名子，同時，坐在小窗底下竹桌旁邊的一條身影，也陡地突立起。向自己這邊走，梅玉涵一下看不清那究竟是誰，迷惑而驚訝着，一雙手已然搭上自己的肩膀。

『呀，是你啦，玉涵，你不認得我咯！』

梅玉涵這才看清，貼得緊緊站在面目的，是過月芬。

是的，這個人叫過月芬，三年前她也叫做過月芬，這是一件奇怪的玩意：這三個字兒所代表的東西，三年前與三年後的今日，似乎是根本不同的兩種。

『啊！是月芬，你怎麼來的？』

『看到報上登出，我大早就趕來啦，我……』

躺在竹床上的穆瑞華，聽到聲響，把頭轉向外向，一下子又迸發悲淒的哭聲，把她們兩人的對談截斷。

梅玉涵甩開過月芬的手，跑到床跟前，在竹床上坐下，把手按在斜側着的穆瑞華的右肩，一時想不出說什麼話。

還是也跟着站到床邊的過月芬，先開腔：『瑞華，不要哭啦，哭也是哭不活的，自己身體也要緊。』

『是哩，不要哭，放勇敢一點……』而當玉涵一眼看到躺在瑞華懷裏的那個弱小的孩子，便忽然記起點什麼，一陣酸楚窘迫得她接不下去。

『哭了好半天啦，剛才昏睡過去的。唉！也是難怪！』月芬這麼慨嘆着。

『瑞華我來陪你住兩天，明天禮拜六我請了假，我們來好好的安排一下！』

『本來我今晚也打算陪伴她的，你來了正好，她打算明兒搬到李子壩那邊，和一位

單身的女同事合住。那也好，一個人住在這兒是不成的。」

『我想，我是到得太遲啦，想不到你會來的，事情大概給弄妥當吧？』

『弄是算弄妥當了。看到報上的消息，我問到報館去，趕到這兒來。歐陽先生的舊同事和朋友，也集攏好幾個。他們湊了點錢，再加上我給帶來的一千塊，辦一個後事也馬馬虎虎。真該死，我一直還不知道你們兩人在這兒啦。』

到這時。梅玉涵已然有餘裕對當前的舊同伴看一個十分清楚。過月芬的樣兒，竟然是摩登到近於浮奢的少奶奶：頭髮給電機的高熱燙得彎彎捲捲，一簇簇地盤掛在腦壳上，還塗了過多的油料，表面就看出它的滑膩膩臉面上，在粉的高頭更搽了黃色的胭脂；眉毛像是剪出來貼上去的，細而修長。一件點紅花的喬其紗無袖旗袍，把身段給描畫得凹凸分明，嵌空花的白皮高跟鞋，叫房間裏的泥地也給踏出迴響，要嗎在馬路上碰到，梅玉涵絕不容易認出那是自己的舊朋友。

一陣羈雜着悲憫，惡心，感慨，也許還有點妒羨的意識，強烈地向梅玉涵進襲，使她一時陷入困惑的境界。

『你是住哪兒？』

『我住在沙坪壩，又唸書。』

『啊』，過月芬不禁訝異地這麼叫着：『你又讀書？這點我真想不到。還有惠蘭呢，你知道她的消息嘛？』

「死了！」

「怎麼？呀，真的嗎？」

「誰來哄你。前年在夫子池給東洋飛機炸死的。」

「唉，炸死的？這小鬼可憐呀！」過月芬像在自言自語般。

一種滿不高興的感覺，使梅玉涵照着自己的習慣，陷入於沉悶中。但忽然，像想起

一件事，冷冷地問出：「你呢？」

「我結婚了，離開漢口就結婚，在衡陽住一個時候，到重慶來。唉，總覺得無聊。

他老在外面忙着生意，我可悶得發慌。近來學會搓麻將，消遣消遣，你們明兒到我家裏去要去，阿好？」

「好的」，是一種要看看究竟的好奇心的慫恿，使梅玉涵沒多思索就答應下來。

「這幾年，也真過得怪，倒像隔了十多年一般，死的死啦，跑的跑啦，想不到我們三個又聚攏來一塊。」

「而且，也都變啦！奇怪得很，我覺得瑞華是變勇敢了點，我自己的勇氣反一天不如一天。」

「玉涵，你的確變了點，比過去更健談。我呢，我也變了？」

玉涵點點頭，把探索的眼光，朝對方擲過一瞥。

快上燈時份，過月芬走了，把陪伴那位可憐的未亡人的責任，輕輕卸到梅玉涵的肩



上。

第二天整整半天，給殯葬和搬家的事情佔去。葬儀是再簡單也沒有：送殯的，除出她們三個女的，僅只有歐陽文非四個較好的朋友，一口寒愴的木棺，靜悄悄把一個人從這個世界載走。

到下午三點多鐘，穆瑞華已然給疲憊壓到躺在床上，動也動不得，梅玉涵由過月芬導着，懷了一種奇蹟般的心情，從新市區向中一路方面行進。

沿途，她們兩人只交換很簡短的語句。兩人給很不同的感情所支配着。

梅玉涵的感覺，於新鮮中無甯攪雜着輕視乃至憐憫。她很了解過月芬的個性。五個一同跑出來的人裏，過月芬是熱情易感的，但具有頂重的虛榮心。顯然是這點，把她領上如今這條爲梅玉涵所蔑視的路。要是在三年前，梅玉涵也許會很關切的給對方一陣忠告，不管對方是聽或不聽。但是，她現時變得更能夠忍耐了，更不願意多管別人的事了。說得更清爽，她是加倍的世故起來，再加上看見過月芬還與冲冲的，正處在頗覺自得的境界。便深深覺得何必給別人澆冷水呢。所以她雖則認定月芬是跑着一條爲自己所厭惡的路子，但她一直不想對月芬明說什麼。

至於過月芬底機微的，纖細的情緒，也是不能像一題方程式那般機械的，甚且過月芬本人，不能不也陷入一種自我的感情底變幻的眩亂裏。要她說出當領着這位希罕的客

人訪問自己的家時所感到的東西，那是非常困難的。

就某方面說，她的確曾經感着炫耀的驕傲，尤其當她在瑞華底陰黯的臥房裏，一眼看見跨進來的梅玉涵那副和過去完全沒有兩樣的樸素外表，乃不自禁的覺得他人也追不上自己。於是便以誇詡的口吻，向玉涵說出自己送來整千的錢那回事。及至她聽到玉涵還在唸書，不免驚訝的哦出聲來。緊接着，她在下意識裏生出一陣子羨慕。就感到玉涵有的，她自己可沒有，甚且穆瑞華有的，她也沒有。那就是說，玉涵在努力給自己開拓新的前途，而她月芬壓根兒看不出自己的前途：穆瑞華能夠接受到丈夫的愛，也能夠將愛寄托到孩子身上，可是她月芬竟不知道果會接受到什麼，也不知道自己將向什麼東西寄托上真愛，一種缺憾感，使她軟了半截。

她的感情像萬花筒，一搖一個花樣。而當她伴同玉涵跑向自己的住處的時候，她的感情便不絕給搖撼着：驕傲，失望，欣快，空虛，憂鬱，悲苦……走馬燈兒般悠悠轉換。

到達觀音岩向左邊下坡，踏着臨華街一級級石階。過月芬的心不禁在胸腔裏疾速的躍動。爲了鎮壓住這點，她極力想出話來：

『快到了，就住在那邊。』這麼着，她用食指並不正確地向下一指。

『哦！』

『我想，他這時是不在家的』，跨進那圍繞住一所紅磚半西式樓房的庭院底門檻

時，月芬這麼說。

房子建在斜坡上，似乎是曾經被改裝過的。底層的玄關很淺也很闊，張開大嘴巴朝向外。在玄關上頭，給一排木欄干給隔出一道窄走廊。人可以从廳經過一道小門，站到這兒朝院子眺望。這時，那兒正好站着一位四十歲上下的傭婦，獸頭獸腦地向下面瞧。及至看清楚是月芬她們，便呆板板地叫出一聲『太太』。

『老爺在家沒得？』

『不在嘛，太太。』

踏上玄關的石階的當口，劉嫂從高頭答腔下來的話，使梅玉涵與過月芬相同的感到一陣輕鬆。

『房子很好呢，很貴吧？』踏上樓梯，梅玉涵這麼問。

『不怎麼，二百多隻洋一月。』說到這兒，過月芬轉過臉去，吩咐迎出來的劉嫂端茶端烟招待客人的事。

房子的佈置，至少，在梅玉涵的眼光中是顯得很華麗，華麗之中不調和。正中長方形的樓廳，似乎可惜空隙太少了。中央給一張八仙桌子盤踞住，桌子上面吊下一盞戴了白帽的電燈。四面零亂地放置有笨頭笨腦的土製沙發。柚黃色的靠背椅，還有小茶几。四邊牆壁都掛上條幅中堂。臥房與樓廳平行，一般寬大。

劉嫂把兩杯茶端進來，就儘睜大疑惑的眼睛在呆呆向玉涵瞧。她弄不明白這位客人

的身份，太太從來沒招待過這麼寒愴的客人過，開初從樓上朝底下望去的當口，她可能會懷疑太太帶回來一個自己的替代者，及至看到那麼客氣的招待着，她才相信那也是太太的朋友。可是她心裏已然肯定的想：要好像平常來搓麻將的闊太太般給賞錢的事，這回顯然是絕望的了。

做主人的，給了她兩張十元券，吩咐去買點兒點心餅乾什麼的來喫。

劉嫂出去，房門給粗壯的身軀吸了過去一般，也掩上。過月芬禁不住打個呵欠，把疲累的軀體擲向『席夢思』上，微細的噓一口氣。

『我倒忘記問呢，你先生姓啥的？』坐在床邊圍圈于矮椅上的梅玉涵，才想起這句。

『他姓吳，口天吳，是甯波人。』

『你怎麼和他結婚的？』

『我也不知道哎。在漢口就認識的。他有錢，嘴又會說會道，總是說得甜甜的。後來不知怎的，便馬馬虎虎跟他走了，就住在一塊咯。想起來。真是奇怪。』

『這有什麼奇怪，不都要結婚的？』

『那麼，你有愛人末？』

梅玉涵淡然輕搖着腦壳。

『唉，其實還是不結婚好，我現在常覺得很後悔。常覺得一切都這麼完啦。我被關

在籠子裏，被象養得好好的。想起過去，假如我能夠再像你這麼，那多好！可是我就沒有勇氣衝出這個籠呀！」

「他對你是很好嘛？」

「好，好的」，月芬躺在床上，凝視住奶黃色的天花板，像想憶起遙遠的境界。隨後，不自覺地傾吐出來：「有些時是好，但有些時不好，我看穿啦，人的感情是不會經久不變的。」

「是啊，這倒是真地。記得歐陽先生對瑞華，有一個時期也很不好，那是因為窮……」

劉嫂乒一聲把房門撞開，用小白瓷碟子盛了幾碟花生糖，瓜子什麼的，放在玉涵右側小圓桌上，還貪婪地盯了梅玉涵幾眼，才肯出去。

「隨便喫幾顆好啦，我們自然用不到什麼客氣，」停一下，月芬把話頭轉向另一邊：「唉，我覺得他的變，倒是因為太有錢。記得舊時，在漢口，在衡陽咯，他還是很好的，到得重慶，生意做大啦，便不同起來，常常在外面胡鬧，花天酒地的過着，我簡直沒辦法說他。」

房間裏，給一陣空虛的沉寂統治着。淡黃色的斜暉。從前端玻璃窗探進來，窺察着。

「喏，我抱定過一天算一天的辦法，」說了一段自語的獨白，過月芬突然把頭轉向

玉涵：「涵，你說我怎麼辦呢，要是那有那麼一天。」

看到那一雙迫切求助的眼球似乎給一陣流質蒙障住，梅玉涵心頭已生出一陣沉重的哀愁。她似乎又一次看見一位同伴踏上濃黑的道路，她想不出自己有挽回的力量。

一一

接到穆瑞華第一次的來信，正是梅玉涵趕月考功課頂忙的當口，明知瑞華的小孩的病狀相當嚴重，而且又預料得到這對懦弱的瑞華，是一個多麼利害的打擊。可是她實在抽不出進城去一輪的餘暇。當時匆忙地寫了一封安慰瑞華的信，立刻發出了。心頭祇有不住地默禱，希望瑞華的孩子，能夠很快從病魔的手裏脫出來。

一個禮拜過去了，一封突然的來信使梅玉涵大大嚇了一跳。那是和穆瑞華住在一淘的那位夏輝小姐代寫的。她報告瑞華的孩子底死亡，並且說是瑞華病得很重呢，要梅玉涵無論如何進城看一次。

信收到的時候是下午，第二天大清早，梅玉涵向教務處請了一天假，趁着校車進城。自從上次爲了歐陽文非的死她進城去過一趟，有個把月她沒有踏出學校的區域。在這個開始籠罩上薄霧的山城裏，此時除了霧紗披得稍爲濃厚點兒以外，是看不出有什麼顯著底變易的。

在李子壩下車，她三步併作兩腳，趕向瑞華底住處去。

門是虛掩住的，輕輕敲了兩聲，房裏闖有人答應着。玉涵推開板門，正在織結一件深紅色毛線衣的夏輝，從坐着的竹床邊站起來：

『哦，是蜜司梅，你來真是好極啦，真好極啦。瑞華剛喫過兩粒藥片，睡去了。』玉涵望一眼側着身朝向板牆睡着的瑞華，露在外頭的半邊臉孔，深深窪進去，瘦得不成樣子，却發着不健康的紅色。頭髮像亂稻草一般，散滿一枕。

『唉，實在是太可憐啦，』夏輝不等玉涵開腔，管自說下去：『這麼一個好人，却受這樣的災難，老天硬是沒有眼睛的。連她唯一的一個小寶寶，也要給奪跑了。她四天四夜沒有合一息眼，可也終於留不住她的孩子。小孩下葬的那天，大人也倒下了，唉……』

『醫生看過了嗎？』

『看是看過了，報館替請的醫生，說是她受的刺戟太深，要好好兒休養一下，要緊是不要緊的。給了一些鎮靜劑一類的藥片藥粉，剛才喫了兩粒藥片呢。』

『呀，是的，她實在受不住這種煎熬的。在我們幾個人中，她是頂頂軟弱的一個，偏偏她受這麼大的苦難，世界事真是那麼不公平的呀，我怕她……』

『啊，呀，文非：文：呀，你怎麼……』

玉涵給瑞華的露語截斷自己的談話，她從竹櫬上站起，跑到瑞華床邊來。她不轉睛

地凝視住那位虛弱的病人。瑞華翻了一個臉面朝外，哼了二三聲，眼眶慢慢撐開來，光晃晃的眼珠盯住床邊的玉涵，立刻是泉水般湧出來眼淚，把睫毛全給膠結住。接着，她悲憤而低聲在哭泣，要想把臉孔埋向枕頭中。

玉涵坐下去，伸出右手來撫摩着瑞華的頭髮，像母親撫摩自己的孩子。她的眼眶潮紅，嬌柔聲叫了兩聲『瑞華』，可別的話一句也說不出。

還是夏輝在旁邊說開了：『不要傷心了，還是好好養息一下，醫生說是要好好靜養呢。』

『現在很要一點錢用吧？』玉涵把臉轉向夏輝問。

『正是這點呢。現時醫藥費由報館負擔一部份，可是病後還得好好調養一下才成。前些天我照瑞華的話，寫了一封信送到臨華街過月芬小姐那兒，希望也許能夠弄些款子來。可見送信的工友把信件帶回來啦，說是現在住在裏面的房客說的，那位姓過的兩個禮拜前搬走了，並且說好像已經離開了重慶到別的地方去囉。』

『哦，她又走啦！』玉涵禁不住失聲地叫了出來，一種說不出是感慨或是哀愁的機微的感覺，向她襲擊。

因為只誇了一天的假，梅玉涵匆忙跑到她的世叔那兒借來兩百塊錢，留給穆瑞華，並託夏輝照應的話，約定個把禮拜以後一定抽空再來看瑞華，當天便趕回學校去了。

一個禮拜過後她接到瑞華的親筆信，說是病已然大致好了，不過人稍為軟弱點。信



裏用最懇切的語氣，勸梅玉涵暫時無論如何不要再進城跑，以免得荒廢學業。

等到月考忙過，玉涵決定無論如何進城去看瑞華一次的時候，已然離她上一城的進城，有二十二三天的間隔了。

父親給她轉匯來一筆不大不小的款子，雖則等着這筆款子派用場的地方還多的是，梅玉涵也決定無論如何從其中抽出來一小部份，作為這次進城的費用。她帶同興奮的情緒擠上校車，心裏廂不住地盤算，她要好好講瑞華喫一頓館子，她要請瑞華看一回電影，她還要買點兒必要的東西送給瑞華。

山城的初冬多少帶有點蕭索味兒，桐樹已然搖落枝頭的葉片，剩下稀疏的枝幹在微風中抖顫。晨霧有一片片的濃度，山丘上的野草已然轉成黃色。梅玉涵對這些毫不關心，也許這時在她眼中，那一切都是美麗的吧。

在李子壩跳下車，踏出輕快的步伐，循着熟習的路徑，恍惚一下就跳到穆瑞華的房門口。

然而，房門是緊閉住的。

『這小鬼，大概還在睡懶覺吧？』心裏廂邊這麼說向自己，指頭在房門的木板上敲響。隨着達達的低音，心頭禁不住由於過份的歡喜而急速跳躍着。

可是，沒有一點回應。這一下，梅玉涵可急了，擎起小拳頭在門板上擂：冬冬，冬

……

房裏傳出細碎的聲息，有拖鞋擦着地板上的弱鳴，從裏中問出來一句話：『誰？』玉涵應了一個『我』字，她差異點兒沒搶口叫出『瑞華』的名字。

板門吱呀響了一息，向裏縮進去。出現在門底裂罅處的，却是蓬鬆頭髮，睡眼惺忪的夏輝的臉孔，它給玉涵一個失望。

夏輝看清楚是玉涵，趕忙把板門的缺口拉寬點，一面讓玉涵進去，一面把右手扣她披在身上的藍布棉長褂底鈕子，接連打兩個呵欠。

『密斯梅噯，真對不起，我最近是當夜班，累你打了好一陣子門呢。』  
『那裏說的，』玉涵一腳跨進房中。

房裏兩張竹床，一張上頭堆有零亂的被褥，棉被上還加了一件棉大衣。另一張竹床是光起肢體的，在竹床板上橫七豎八散放一些臉盤，報紙，舊雜誌，茶杯……。

『瑞華已經走了，她告訴你的吧？』看出來客的困惑與疑問的眼神，夏輝這麼說了出來。

『走了？到哪去的呀？』

『她，回家去了。』

『回家去？』

『是的，她回家去了。我以為她會先告訴你的。跑了四五天啦。她的一位舅舅，是經常來往上海重慶間做生意的吧。瑞華的父親最近託她舅舅來找她，要她跟舅舅一塊回

上海去，她就那麼回去啦。」

「她回去啦，她……」玉涵這麼喃喃自語般。

「是嘛，她去啦。她父親還寫了信來，她說她父親現在對她比以前好多了。臨跑前，她和我談了整一個晚上，她說這一生她大概算完啦，回家去也好。談到你，她說你跑的路是對的，她說你會得努力，給自己建築一個光明的前途。可是她，本來還有一個孩子繫住她的希望，現在什麼算完了，她的心也死了。唉，也真是作孽！」

「唉，什麼算完了？什麼……」

「是嘛，我送她上過江小輪渡的，踏上小汽船她還紅着眼流淚。我要送她過江，她無論如何不讓我過去。她好幾次提起你，提起你一回淚水就湧出來一次。」

梅玉涵是再也按捺不住了，把臂膊支到竹床上，讓淚水儘意淌瀉。」

「哦，我幾乎忘記啦」，夏輝轉過身，蹲低去，從床底下的箱子裏拿出報紙包的一小包東西：「這是她留給你的，她說給你留着，也許還有點用，她說你這幾天準會來的。」

玉涵把紙包兒拆開，裏面裹住兩雙八成新的長統線襪，襪裏面捲住兩張一百元的新鈔票。她想從裏面找出一張有字的紙條兒的企圖，是終歸失望了。

從夏輝那兒出來，梅玉涵的感情的絲緒，亂到無法收拾的境地。她的舉動是完全沒有自覺的，她一股腦兒忘記自己進城來還沒有什麼別的事要辦。她茫然向她來的路上

跑。突破了濃霧露出稀黃的淡影的冬日的陽光，把一個舉步向前的孤獨而挺起高高的身影，長長地印在迢遙延展着的黃土公路上。

## 一一一

『我要告訴你的，把事情經過統通告訴你的 我不會向你隱瞞什麼的，一點點兒也不。』躺在那所私立醫院二等病房病床上的過月芬，雖則身體還不見得十分復原，可是語調很清爽響亮。看她那副慢條斯理的樣兒，恍惚要把事情從頭到尾，說它一天兩天。

這家私人病院的營業，顯然不見得很興隆。樓上二排近十間的二等病房，大概還沒一半住得有病人的。病房面積照例不大寬敞，用皮尺去精細地測量，一丈見方景還有差額的。房門開在中間，與裏牆那窗洞正對住。房裏左右相對，擺了兩張油白漆的窄木床；臨窗放一張柚黃色分成上下兩格的小茶几，給兩張病床的病人公用。還有一張柚黃色的木圓檯，隨便給擱在小茶几的側旁。這麼着，房間裏的空隙，沒給剩下好多。

還算是靠了院方的慷慨，未曾將別的病房空着而把病人擠到一塊。所以近十間的二等病房，住着病人的一半又是每間只住着一個病人的。讓每間房裏的木床都空出一張，好使病人像付出一份的價錢而買到兩份東西那樣，感到精神上的愉快。

病房的門都關起，房間夾住的甬道，難得有人跑過，四下裏顯得非常靜寂。病房的窗大都是關起的。於是連病人的低微呻吟聲，也給關住在病房裏，偶或從門縫窗罅洩出點兒到外頭，立刻給初秋的風帶跑，影子也不讓留下。

第八號病房的兩張病床一張空出，另一張上面躺着過月芬，她頭髮零亂，曾經給脂粉很藝術地裝飾着的臉孔，此時一色是黃稀稀的。一圈黑影圍住眼眶，原日豐滿的臉頰像爛柿子般浮虛虛。但她的眼珠很活躍，精神還顯得充裕。不時微微閉一下眼皮，像回想一樁很具興趣的事。

她的朋友，二十五歲的大學女生梅玉涵，偏側的坐在床與床中間的小圓木櫬上，半邊身子靠住臨窗的小茶几，臉龐斜斜朝向病人那方面，很關切地注視着。

「唔」，她祇這麼發一聲，算是回答過月芬的話。是的，她自然對這事情半點也不曉得，她剛從二十餘里外趕了木炭汽車來。瞧她那神情，雖是對事件的經過感到興趣，可並沒有想一下子就把全盤枝節曉得清楚的那份焦急。

「我要統通告訴你，我想向你懺悔啦，」過月芬閉了一息眼皮又張開它們，接續下去：「記得我們是去年……」

「你這麼說話，沒關係嗎？」

「沒關係的。醫生叫我靜養，豪起嘴靜養，也得悶死。反正我知道，說說話也死不了。我說，我們從去年九月以後，就是歐陽文非死的時候見過，以後便再沒遇着啦。算

起來快十個月咯。』

月芬從白布的被單裏，伸出一隻光禿的右臂膀，微微掠動一下頭髮，繼續說下去：『那一次，我跑得太匆促，來不及告訴你。我是到昆明去的。那姓吳的啦，就是以前和我住在一塊的那傢伙，他頭一天告訴我，第二天就上飛機呢。他那時要到昆明做生意，說是到昆明去成立什麼運輸貿易公司的辦事處。我在重慶也住得膩了，反正不管許多，到昆明去耍耍也好。』

『到了那邊，起初倒想起給你們寫信。末後不知怎的，就忘啦。哦！穆瑞華留在重慶，後來怎的？』

『她回家去呀。她的孩子後來也死了。』

『哦，死了？回去也好，唉！還是說我的吧。在昆明住下去，昆明地方小，倒繁華得很，花錢的地方比這兒還多。那時他，我那時的丈夫，他那時，像水一般花錢，比在這兒還利害。……』

『後來他認識一個妖精般的女人……』她微微闔上眼皮在回味着苦痛的酒。

覺得房間裏的空氣沉滯得很，鬢角給汗水潮了。梅玉涵站起來，把嵌着玻璃片的窗門推開，朝灌進來的涼風深深吸入一口：『把窗打開，沒要緊的？』

『沒要緊，我早想把它衝開，吐口氣。唉，昆明的冬天真好，就像春天。其後真的春天來了，可是我一點也回想不起我是怎麼去享受那是春天的地方的春天，就在那時

節。我開始跨上一座恐怖的橋，打從那上面通向不幸的境界。我想，要來的事終於來啦

……

『你會悲傷的，還是等以後再說它吧。』

擺動擱在白軟枕上的腦壳，過月芬露出一陣執拗着非要完全說光不可的神氣；『不，悶在心裏才真難過，想了好些時要找個人說說痛快點。』

『我不是說，她認識一個妖精般的女人嗎？開頭他還瞞住我，自然我不久就曉得。他反而不掩飾了，公然和那女人到家裏來。我和他吵，他也罵我。後來他保起來啦，我怎也找他不着。他的朋友，有的說他和那個女人回重慶，也有人說他們到別的什麼什麼地方去了。總之，這以後我再沒看見他。我像受了一次欺騙，又像早就預料到這件事。難過當然難過，但更大的的是恐慌。那時昆明的生活程度多高，沒有大把大把的錢，就活不下去。你想，我一個人飄在那兒，怎樣辦呢？唉！』

說着的人，又閉上眼皮，梅玉涵也墜入一種思索中。沉靜踏進房來，一下子撒開一張無聲的幕。風推動一扇窗扉，砰地關上，倒給房裏的兩個人嚇了一跳。梅玉涵站起來，把碰上的那扇窗向外推，再抓起吊着的鐵鈎，把窗撐牢，過月芬睜開眼，靜靜的輪在那兒，看玉涵的每一個動作，一直到她再平落到圍欄上。

『事情就那麼奇怪，我懷疑有人張開獵狗一樣的眼色，在旁邊窺伺着機會。那時一個姓林的，原先本就有點認得，他還是吳的朋友，突然在我面前出現，大獻殷勤。我有

什麼辦法呢？那時我真地沒一點辦法，要活着，就只好任人擺佈，唉……

『玉涵，你是定然能夠了解我的，』過月芬的語調，從低幽突然變為無可奈何的自怨自艾：『你會罵我懦弱，罵我糊塗，罵過後，你會原諒我的。現在想起來，我自己也慚愧得要死。不過在當時，我發昏啦，我什麼也不去想到。就好像自己正掉到水裏，看見有人伸出手來。唉喲，生活的威脅真多麼……』

她把她底微微戰抖的雙手，掩上自己正在痙攣着的蒼白色的臉。

梅玉涵墜入精神的被迫虐的海裏。

時間在靜悄悄中溜過去一段，月芬從面上除下雙手，散擱在白被單上。一陣颭風過後回復平靜的海面般，她激動的情感的波濤低潮下去。眼光盯凝着白的天花板，緩吞吞的說故事般她又開始她的述說：

『自然囉，以後我便和那姓林的住在一起。過了也許還算舒服的兩個月。我奇怪，我自己是變麻木啦，簡直就覺不出那兩個月是在快樂或者痛苦中過了。祇是那麼在生活。現在能想出的，只記得那兩個月過得很平凡，一片田疇樣平貼，沒有突起一點丘陵。沒有大的悲、歡、愛、恨。要說是有點什麼，那就是我時時會哭出來，莫名其妙的哭出來。……』

『我不知道應該感謝他呢還是憎恨他。兩個月以後，他將我帶回重慶來了，他原是常常來來往往的，也像吳一樣，跑來跑去做生意，也一樣會賺錢會花錢。照他說，他過



去不是幹這一行的，抗戰後才做的哇。誰管他這許多。但是，談起來這個人給我的印象，也真平凡極了，一點特徵沒有。慚愧得很，到現在我有時會想不起，那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啦。」

停住的時候，一陣羞愧與自疚的輕烟，飄上她的臉，但一下子就消匿了：

『就那麼糊裏糊塗的過着，直到我們踏進重慶的那一天。』

『說起來，男人真是一個怪物。就在那一天，他倒突然變得太老實。他那才什麼都向我說了，我祇怪他說得太遲些。我們是暫時住到林森路一家旅館裏的，當天晚上，他告訴我，說是在重慶已經有妻子，他問我願不願和他的家主婆住在一起。願意的話，他還得先去徵求太太的同意呢。我當時氣極了，恨極了，我感到莫大的侮辱，我不願一切，出死力給他兩記耳括子。我哭了一陣就睡着啦。似乎不是爲了傷心，我祇是氣極憤極。第二天我醒轉來，他已經走了，留下一點錢也留下一封短短的信，他在信裏懇求我不要去找他。自然我不會去找他，就算他請我，我也不會去的，而且我還不知道他的住處。』

『當時我感到一陣輕鬆，像一場大病睡過一晚就完全好了，覺到輕飄飄的。過後我才知道，無論如何，那又在我的心坎裏留下一個創傷，它不時會發作，成爲一種永遠也磨不掉的東西。』

一位戴白色方帽的女看護，推開房門進來，給過日芬量溫度計，問過幾句病情，在

講義夾挾着的表格上寫些什麼，然後按住月芬的手腕，瞧在自己的腕時計上。過一會兒，從病人口裏抽出那枝玻璃管，朝着窗口亮處看一會，就睜大眼珠，很憐惜的口氣呵責着：

「唉，小姐，你怎麼的，又哭啦，叫你不要這樣！你瞧，溫度又增高，硬是要不得。」

月芬祇是很玩皮的笑着，活像給老年的祖母嘮叨一陣的孩子。

看護無可奈何的掉轉臉，盯了玉涵一眼，跑出去，把門帶上。

「管它呢，死了也就算，死不得的，還是來說我的呀。可不是，那姓林的也算老實，可惜到最後一天他才老實。以後我就再沒有見到他，然而，真正的悲劇還在後頭呢，你聽着吧。」

要了水瓶裏的冷開水，喝了一口，精神陡然被提高。輕輕的清了兩下喉頭，過月芬又以興奮的語腔說開去：

「玉涵，我相信自己無論如何，也還有點勇氣。那一次以後，我突然覺悟啦，我決定從新做起，用自己的手給自己開闢生路，不再倚賴別人。於是我決心再開始工作。果真，不久我就找到工作，從報紙看了廣告，我是去考上的。當圖書室的助理員，在一所中學校裏。你先莫問它的名稱，將來也許有一天會知道的。」

「我決心好好幹，從新幹起。從旅館出來搬進那學校去，我就像一名囚犯被赦了出

來，帶了悔悟與新的希望，踏進自由寬闊的新天地。當時我很想馬上寫信給你和瑞華，一種很機微的心情將我阻住了，你一定會了解：一個人自以為做了丟臉的事，是多麼希望一下在熟悉的人面前隱藏起來，悶幹着，努力給自己再塗上一層光彩，然後帶上榮耀的自傲與朋友見面。我幻想着總有一天，我很愉快地挺起胸脯站在你們面前，於是我只好硬將要寫信的衝動，給壓制下去。但是……唉，誰又料想得到，我却以更狼狽的身姿，再度在你眼前現呢，唉！」

病人的語腔又給悲哀的膜障塞住，變為低啞了，一種液體在眼眶裏反射出閃光。

怕她又傷心，玉涵想勸阻一下：「我想你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再說吧！」

「不，說開頭，還是說下去好，梗在心裏更難過些，」淚水沿住病人的臉壁爬向耳朵那面，她順手把白被單向它一抹：「開始工作以後，起初一兩個月是很愉快的，後來我認識那兒一個青年的男教員。連自己也是想不清的，不知怎麼，我對他那麼的傾倒。從那時候起，我開始嚐到真正的戀愛滋味，我發狂一般愛上他。除去對我母親，我從沒像愛他一樣愛過任何一個人，可是他欺騙了我呀。」

「當日的情景，回想起來是甜的，蜜一般甜。我們在柔情蜜意中過了三個月，我不願意在這兒去重複說它一遍了。」

默然闔上被淚水所濡濕的眼皮，靜悄悄地墜入回憶的無底的深淵裏，過了好一會。突然，她的眼眶給痛苦撐得滾圓，聲音像嘔出來樣沉重。

『他欺騙了我呵！』停頓了好一會，激動的感情波濤，又慢慢回復平穩：『後來他突然和一個姓鄒的女人宣佈訂婚。這是一個太意外的打擊，我曾經給一下子擊昏過去。先前兩回事件，我只感到喪失生活的寄托，這回我才痛感到喪失心靈的寄托的慘酷，是遠遠超過於生活上的。它的情形，我簡直沒辦法去形容啦。而且這件事，一下子什麼人都知道了，我便陷在冷酷的，嘲笑的，輕蔑的眼光的刺的包圍中，我真回想不起自己怎經過了那以後底兩天的。我企願躲起來，躲開這個世界，再也不看到一點生物。我不願再活下去了。在昏亂失神中，於是一下子把從校醫處一位熟悉的護士那兒要來的小包安眠藥片吞下去，後來我被送到這所醫院中……』

『呀……』梅玉涵大大地鬆一口氣。

一陣風把窗扉括得閣閣地響，一層烏雲把陽光擦去了。房間頓時一下黯淡。過一息，風把雲吹去。

『但現在，我像又不想死去了，覺得活着看看也好，人就是這麼奇怪的動物。』

過月芬從醫院出來，就離開這老被霧給迷住的山城，離開重慶市街的擁擠和喧嚷，住到那個小市鎮風的文化區沙坪壩去。她一切都聽從梅玉涵的安排，像初出家鄉的幼小孩子，由老於世故的親屬給自己安排未來的生活一樣。她覺得一切都是可以的，自己簡直一點意見也沒有。她便住到距玉涵校舍不遠的一所平房裏，買了簡單的用具自己作飯。

她開始拿起久別的書本。她找到一個模型，可以供自己努力去仿效。她決心從新做起，做第二個梅玉涵。

生活的節奏是平和的，像被夾在坦闊的田疇中的小溪，小漩渦也沒有地流過去。四週是無垠的靜穆：舊式的瓦屋裏孕著靜穆，心頭也孕著靜穆，像從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步跨過來，也像自從生下來就沒曾過着這樣的生活似的，月芬過得很滿意，她要用這平靜的藥醫治好自己的創傷，然後再舒展自己的翅膀，飛向自由遼闊的天空去。

一千九百四十三年隱着聲音跳了過來，像頑皮的孩子躲在黑黝黝的處所一下躍出來，給冷不防的大人一陣驚訝的喜悅。這是光亮的日子的開端呀，人們都這樣預感着，歡忭着。給生活壓得透不過氣來的，都趁着這機會，輕快的鬆一口氣。以沉悶的方式支付着日子的，也一下變得活潑點，人們不願意這時再去深一層思想些什麼，人們直覺到一切都變換了自己馬上可以翻身了。

甚至一向過慣了沉靜的、計劃的生活的梅玉涵，兩三天來也變一個樣。不像平日那麼一分一秒的吝惜，她特別提出假期的一半，準備做一次昂闊綽的豪爽者，把那兩三天奢侈地浪費一下。

經過幾乎三個月的時日的攙和，舊的記憶的濃度被削淡到看不出翳影，過月芬的那種本性上的活潑氣質，經過一度的按捺，又慢慢兒從心底抬起頭來。間或地會想起，到重慶去一趟看看才好。這麼着，離開還只兩個多月的地方，便幻變成爲有三兩年隔別的

一個誘人的所在。

她猶豫着，覺得要去呢，一定得告訴玉涵，這對她倒是一樁很困難的事。要問爲什麼，她是沒辦法給自己回答的。就像對一位萬分慈祥的媽媽，她不能不考慮復考慮，避忌向她提出一件足使她感到不痛快的事。

接着，一九四三年的元旦來了，第二天，玉涵突然要約她進城去。當她們擠上載人載得滿滿的校車的時候，她還疑慮這也許不是真的。

這以後，梅玉涵的日子又給忙碌佔據着。因爲還祇有不到半年頭，她就將將學校生活拋丟在後頭，跨入一種使她覺得是很嚴肅的社會生活去。她感覺時間太過短促，於是不能不像飢餓着而又預計得趕更長更荒蕪的途程的旅人，除了療治現刻的飢餓，還得給未來的日子預備最多的糧食般，拚命搶着學習。

她甚至有整三四天不去看月芬的事了。而月芬也將到宿舍去看她的次數，逐漸減少。雖然有時玉涵也會想起這點，但一下子又給別的事情把全部思考佔了去。

在這個山地一般的地區裏，春天不會穿起太光彩的衣衫來臨的。不過，到底是春天呀，敏感的人會覺着的，甚且會聽着的，觸着的。對這種人，春天也就毫不客氣地盡量施展它底誘惑。具着一顆容易感動的心兒的過月芬，在度過一段潛隱的，死寂的生活以後，便毫無辦法地成爲它底俘虜了。

月芬向重慶跑的次數加多，玉涵也覺着。曾經當她回來的時候，探問過兩三次。月

芬很不安地說出種種理由，有時說是去領取家裏寄來的匯款，但有時所說的理由甚且非常單薄，單薄到例如僅僅爲了購買一本沙坪壩買不到的書，也成爲她進城去的一個理由。

今年川中的春天來得特別早，還祇剛過了舊歷新年不久，就像夏天一般燠熱起來，一件夾衣也夠使渾身發燥。相識的人碰在一塊，總會拿出『今天天氣』做話題，都說是今年立春早，『百年難逢首日春啦』，季節是會跑得來特別快的。

天空竟像初夏樣飄着一朵朵高昂的白體體的雲花。太陽有時也會露一下臉，雖則很快又躲起來，但那模樣兒，很夠給人一種快要從霧的包圍中逃出來的愉快感。給課本和實習纏住，有三四天沒出校門的電機工程系四年級生梅玉涵，也變得活動起來了。乘着禮拜六，一週來的辛勞忙碌，被拋在後面，她決定挪出半天的空閑，出去走走。她要到她的朋友過月芬那兒，要乘這個機會，把好些天來重甸甸壓在心頭的一件事，向她痛痛快快說一陣。她要給月芬一個重要的警告，警告她不要又一次跨向深淵。她看出月芬這一晌是變了，變得很奇怪也很危險。

她不能眼睜睜看自己一位好朋友，又一次用心靈做痛苦的試驗品。她決定用自己努力，把這位朋友拉轉來。她心裏盤算着：就是把今天下午天和明天一天的時間來做好這件事情，也是值得的。

從兩旁種上桐樹的公路左側拐，再從一條鄉村小泥路跑到一排古老的鄉下小泥屋前

面，她跨進第三間泥屋的門階。在裏面，除了住着她的朋友過月芬，還住着一位中學教員的家屬們。

舊式房屋裏，必然具備着光線低弱的毛病。一脚踏到堂屋，梅玉涵底從光亮中移進去的眼睛，因為不習慣，簡直一點也看不清。但，對那兒的週遭，她很熟悉。用不到眼的引導，她已然馬上進到靠裏廂的右側，不加思索，擊起右手輕輕敲響月芬的房門。

可不像往常一樣，一敲響，房裏面立刻發出回應。這番回答着丁丁的敲門聲的，是無限的沉寂。斜對過廂房裏，那位近六十歲的，中學教員的母親，却給音響引出來啦。老人家原是有點兒認識玉涵的，她做着手勢，蠕動着乾癟的嘴，說是過月芬搬走啦。她還指點着房門上那把大銅鎖，給梅玉涵瞧。

同時，那位中學教員的太太，一位受過教育的，和善而客氣的中年婦人，恰巧從外面汰了衣服，提着盛滿濕漉漉衣物的篾籃子與洗衣棍進來，一眼看見自己的婆婆在指手劃腳跟梅玉涵談着，先自驚愕了一下，隨後便睜大眼睛叫出來：

『哦，呀，梅小姐呀，你還不知道過小姐搬跑吧？』

梅玉涵靜靜地搖搖腦壳，一陣說不出的，羸雜着惋惜，悲哀，寂寞，疑慮的感念，向他的心頭浮上了。

『唔，她是前天就搬了的，說是到重慶做事去呢。你不知道嘛？』

『不知道嘞，她沒留下什麼給我吧？』



「啊，對的，她留下幾本書，說是你圖書館借來的。她還說你知道了……」那位太太忙着去把書給找來了。擱在那幾冊書本頂上面的一本，是翻譯的屠格涅夫的「煙」。

活像給一陣濃黑的烟從眼前括過，在那裏，玉涵看到一些可怕的暗影。

帶着一夥沉甸的，悶騷的心，梅玉涵踏出那座古老的，寒愴的建築物，禁不住向自己反覆着：「也許是我來得太遲啊！」

### 三

學校裏，整個兒給紛亂的，緊張的場面所佔據。那兒似乎已不是充溢輕鬆愉快的青年人的樂園，却恍惚一下子變成將爆發巨大戰爭前夕的戰場，青年人在用謹慎的，最大可能的努力，向考試戰鬥着。

操場上，冬青飾邊的小徑中，再難得出現挪移悠閒步調底散策者，樹蔭下青草坪上，甚且當斜暉僅僅殘留得幾乎可以看清爽黑粒的鉛印字的時候，也還坐得有手擎書本，專心一意唸誦着的人。

天氣是酷熱。一片呆板板的酷熱，使人感到無可奈何的酷熱。空氣中的熱氣，給一味照炙着的太陽光煮開了樣，每時企圖向動物與植物縮窄着包圍圈。狗被迫得無法可想，張開嘴巴掛出舌頭淌涎，躲在陰溼的角落裏死也不肯跑出來。中等身段的桐葉和黃

橫葉，大塊頭的蕉葉，靜悄悄垂頭喪氣，活像遍體傷痕的俘虜，只好無言地等待戰勝者隨意處置……

屋子裏四壁好像裝滿燒着熊熊烈焰的火爐，把裏面的櫬呀桌呀什麼的，炙烤得燙手熱。可是，勇敢的年青人，坐在屋子裏的，蹲在樹蔭下的，他們無視這可怕的敵人，他們沒一分一秒停止自己的工作，即使他們底手停止住寫算，以來揩汗或搧扇的當口，他們的腦子還是在工作着的。

每間教室，整齊地列坐着人。他們集中全部思想在紙面上，抬頭的餘裕都沒有。一頭蒼蠅飛過，在空間劃出噏的一響。它停在窗楞上，搓它的手搓它的腳，四週車轉着小腦壳，窺察這緊張的場面，因了不爲人所理會而感到寂寞吧，停了一息，便又噏地一聲，飛向外面去了。

在課堂外，在小茶館裏，在飯桌邊，在眠床上，乃至登在毛坑上，都是噏噏的聲音在談論着考試的事情。至於畢業班，成爲話題底中心的，却是關於擇業的事。

早在一兩個月以前，學校當局就連續不斷收到定單。到這時止，外邊向學校所徵求的人數，已超過本屆畢業生的總數一倍以上。求人材的約函，還是不絕向學校當局飛來呢。

從預約的分類上，我們明顯地看出一個結論，去年被急切需要着的，是會計方面的人材，然而今年被大量需要着的，是工業技術人材，抗戰快踏入第七年，正跨上建設

的大道。

註冊處已然作過一次正式公佈，列舉出定單，任由本屆畢業同學自由選擇。在公佈的求人的名單中，電機工程與土木工程方面，佔着一個壓倒的數字。工廠需要他們，種種色色的建設機構需要他們，重慶需要他們，昆明、貴陽、曲江、贛州、西安、蘭州……也都需要他們。於是電機工程與土木工程兩系的畢業生，竟然平均有三個就業的機會等在每個人的前面。這就愈使他們感到困惑，像一個小孩在三件都是心愛的玩具面前，覺得無從下手，考慮再考慮，恨不得三件一把都拿過來。

覺得每一件都是好的，於是也覺得每一件都有缺點，本屆電機工程系畢業的女生梅玉涵，爲這件事苦思索整整兩天了，她的困難是雙重的，除出考慮工作的性質，所在地，直屬的機構的內容等等以外，她還不能不考慮到自己的性別這點。她是女性，她必得顧慮到還相當頑強地潛留在社會底層的種種對女性的掣肘力。她是一個對一切小事情也不放鬆盡可能鋪排得最週到的人。對於這一件關係着自己遙遠的前途的事，不肯輕率地下判斷，那是必然的。

有時，她想跑得遠遠吧，跑到荒漠的地域，去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無限美麗的前途，無限光輝的新天地。可是一下子，她會對自己的能力發生懷疑，於是自信心顯現出動搖。那荒漠的地區，物質條件是很差的，需要下雙倍的努力才能收一分效果的。何況自己又是女的呀！沒有豐富的實際工作的經驗，必然會碰到意外的困難，她缺乏以墾荒

者的姿態挺身屹立到最前哨的勇氣。於是便生出另一想頭，覺得還是進一所就近的工廠，幹它兩三年再說，可是那荒漠的地區，不是更需要自己這樣的人嗎？連青年人都只想留在安適的地方，讓什麼人去打頭陣呢？而且，她是女的。她又想到要是她選了附近的工作，一定會引起別人底輕蔑。的確，已然有好些男同學，很驕傲地選定遠遠的地區的工作，馬上就以勞動英雄的姿態出現，給人們讚頌着。難道她應當退縮嗎，她絕不能承認她的能力比任何一位男同學低弱哪。

『到西北去』這呼聲，早在幾個月以前，已然很響亮傳佈着。到這些日子，它更被熱烈地在學校散播。人們帶了憧憬的，羨慕的眼光，注視着它，談論着它，很快造成一種『西北熱』。

人們都知道，那邊的生活要比較苦。但是，說的人會緊接着補充一句，說是『要從困苦建設新中國哪』。金融界的目光注向西北，實業家的眼光投向西北。種種使人興奮的消息，二項緊跟着二項傳來，它們很猛力地引誘着具有濃重的嗜新鮮的感情的青年人。

人們還從理論上加以引證，說是戰後，蘭州必然成爲交通網的中心，成爲很重要的『陸都』。它控制住廣大無垠的西北高原，它的地位將會超越於沿海底都市的。那時，蘊藏着豐富寶藏的廣袤的西北大地，將成爲我國資源的倉庫。

把眼光放遠到戰後，要想給實業築起無限的發展的途徑與基礎，就是到西北去。像

一陣熱浪，這意識從社會飄進學府的大門，膨脹起來，擴大起來。

初從學校的窄隘圈子要跳出來的青年人，是都帶有黃金般閃耀的希望，圖畫般美麗的幻想。偉大的事業野心和一顆長了翅膀的心，一雙探照燈般射得遠遠的眼，一股什麼也不慌怖的勇氣。他們會毫不遲疑，挺起胸脯，昂着頭，踏出堅實的響亮的步伐，向遙遠的地方跑。

對這件事，梅玉涵倒確是經過考慮再考慮。早在兩個多月前，她已爲着未來的就業問題，寫了專函從上海返入內地，在福一家專科學校教書的父親，要有見識的，上了年紀的長輩，給自己一個指示。父親是開明人，回了一封很和婉的信，說是完全由女兒自己作決定。他說在這個時代裏，青年人的見地往往要勝過中年和老年人的，他不願讓自己的意見對青年人發生阻礙的作用。他重提起幾年以前，抗戰初期的舊事，於是極力誇獎女兒的離家出走，認爲那點是四十左右的中年人所不能毅然下的一着棋。

父親這封信，反而更增加玉涵精神上的負擔。她不願意爲了自己的冒失的決定，給那位慈祥的好爸爸一點失望。於是她不能不對就業這件事，放得更加仔細，更加慎重了。

時期在初成長的知了嗚叫聲中，一天一天過去，它將種種期限愈縮愈短，強制着人們去做應當做的事情。整個學校的場面，在這短促的時期裏作着急劇的轉變。

把自己的職業選在重慶附近的畢業班同學，已有不少帶同尚遺燼染濃郁的書本氣味

的行裝，懷着一顆塗漆上悲，喜，憂慮，緊張，新鮮，恐懼等龐雜色彩的怔忡的心，對學校生活拋下熱烈的留戀眼色，真實地踏入社會的門檻，爬上非常耽心自己會栽下來的職業的階梯。

對這點，梅玉涵到這時還在猶豫着。甚且她自己覺得出乎意料：這件事情竟會那麼傷腦筋，那麼難以決定，那麼困擾着她。她這幾天來，坐着，站着乃至做任何事情的時候，腦子裏都不離的想着這一點，簡直全部心神給佔據去了。自然，她曾經向好幾位平素比較談得來的同學商討過，得到的結論和她自己想的一樣沒有準。有的主張跑遠點，也有的主張就在近點兒的地方算啦，有的主張入工廠，也有的主張到機關裏去好些，她也曾兩次三番，不知怎麼突然有了一個決定：於是向註冊處行去，要去登記的事情也過去了。可是，每回她都沒跨進註冊處的門，便打轉來。

這天已是星期六，一場大戰爭過後的戰場底靜穆的氣氛，在整個學校內飄盪着。同學們都卸下一副沉甸甸的担子，感到難得的輕鬆，於是有的趁這個機會，進城去探看朋友去啦；有家可歸的，就以颯爽的情緒，作着回家度夏的籌劃。家園給敵人佔去了的青年人，這時在一陣大的忙亂過後的閑暇裏，看到一些跟在挑行李的伙子後頭的同學那副欣躍的姿態，便不由得睜着愁鬱的，悵望的眼神，頑強地想起無條件地熱愛着的家鄉合留在家鄉裏的人們。於是，灰翳的顏色吹上青年人的臉，也吹上學校的表層。

天氣仍然很燥熱，無可奈何的一直在燥熱着，天面只是一片渺無涯際的淺藍，一片

已被火紅的炎陽像紙片一般燒成灰燼，不知吹散到哪角落去，沒留着一絲一痕。竹樹和黃桷樹都像錫給鑄成的，挺立在那兒乾脆就不擺動一下。火盤樣掛在天頂心的太陽，恍如永遠得停在那兒，再也不會移動。因此，它灑射下來的光焰，就不能不特別令人感到焦灼。

時候約莫是下午三時頃，踏上暑假的邊沿的學校，與前些時已然好像兩個世界，它顯得怪沉寂，還不能不留在學校裏的一部份同學，此時有的睡午覺，有的拖上熟朋友躲在茶館或別的什麼角落擺龍門陣去了。太陽光很無聊，也很執拗的鋪在樹木，庭院，泥地，房屋的背脊上。

穿過陽光綿密的網，梅玉涵以急速的步調從宿舍走向註冊處。她的表情也像中夏的天面那樣平板，單純。她全部感情的線條，全部注意力的脈絡，給一樁重要的事情給控制住。火熱的太陽光似乎一點也不給她生出特異感，她唯一想到的，就是她現在所應做的事。

她進入註冊處，很安靜也很隨便樣，她登記了到西北一家新興工廠裏當助理技師的志願，註冊處那位很面熟的辦事員，以訝異而佩服的眼色迎接她。

在這之前一點鐘，梅玉涵收到一封不意的來信。發信人是她的老朋友過月芬，發信的地方，是遙遠的東南區一個中等都市。以下是那封簡短的信的全部內容：

「玉涵：

這回我真的走了，心頭倒反而變得奇特的平靜。我希望你從這以後，永遠不要再想我！忘記這世界曾經有在過我這樣的一個人：

我重踏覆轍。我不怨社會給我安排那麼多的陷阱，我只恨自然。但是，後悔有什麼用呢？

你跑的路是對的，希望你努力。至於我，唉，我再一次請求你忘記我！

我們怕再沒有見面的一日了！

月芬

這一天，有一個特別明朗的天氣，太陽還沒從東邊的山背抬頭，蒼穹已然非常開朗。雲彩三幾堆，悠閒地在飄盪。它們給隱在地平線底下的太陽給塗上胭脂，是那麼鮮麗到使人們會因為看到了，便想得很遙遠，很爽快。晨風興沖沖地在遊行，從人們的心頭勾起遐思。山城剛剛睡醒，打着呵欠。街路上的行人疏疏落落，但是這景象不會引起落寞感。相反地，它使人感覺新鮮。不禁預想着一種更熱鬧，更忙碌的場面。乃覺得巨大的工作與希望，正緊跟蹤在後頭呢。

一輛渝蘭聯運直通客車，載着滿擠的乘客，與渝寶聯運客車結了伴，奔騰着，捲起一陣興奮的煙塵，從兩口開出去。這兒沒有憂鬱，沒有離愁的傷感。有的是力，是新生之力。是希望的光，是遙遠的寬闊的前途。



朝曦發散着出奇地耀目的光輝，投射着激勵的，歡躍的視線，矚望這一枝朝工業處女地行進的產業的新軍。

大地在微笑，空氣在歌唱，樹木在拍掌歡呼，人的心爲興奮所挑撥的躍動。

渝蘭聯運直通客車所載的乘客，一大半是受了西北一家新興大工廠的聘約的未來工程師；他們大都是剛從大學裏踏出來的青年工學士，帶着顆雄壯的心和一雙自己絕對相信的手。他們要用那有力的，茁壯的大手，去創造。

他們中，那唯一的女工學士梅玉涵，坐在車廂左側第三個位子。從車窗探進金黃色的朝陽，散抹在側斜地挺立着的她的上半身的頭髮，頸頸，鼻準，睫毛上。於是那一動也不動的女工學士的首部，竟變成一座莊嚴的神像一般。

她的表情是鎮靜的，沉着的，矜持的，嚴肅的。她的腦海裏，有着衆多的觀景在不斷奔流，她想憶起幾乎整六個年頭以來所有的悲、喜、辛、酸的經歷……。如今，她是邁開脚步，要跨上第七年了。

她在心頭反覆地說着：『一定的，我要去創造出一個新天地！』

---

---

# 江 南 兒 女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著 作 人 張 十 方

出 版 者 百 新 書 店

上海河南路一七九號

發 行 人 徐 稚 鶴

發 行 所 百 新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

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第二版

---

---

好友書社



---

編號 00058

---

售價

---